



世界文學名著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加巴立羅等著
戴望舒選譯

SPANISH SHORT
STORIES

By
F. CABALLERO & OTH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TAI WANG SHU



世界文學名著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目次

麗花公主	一
長婦人	一一
存根簿	三七
風琴手馬愛賽·貝雷思	四七
永別了科爾德拉	六七
十足的男子	七七
沉默的窟	一五三
貨箱	一六五
提莫尼	一七三

沙里奧·····	一八五
一個農人的生活·····	一九三
小學教員·····	一九七
黎蒙家的沒落·····	二〇七
他的腳邊的阿非利加·····	二六九
寒夜·····	二七九
作者生卒年表·····	三〇九

西班牙短篇小說集

麗花公主

加巴立羅

從前有一個父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了兵到美國去了，他在那邊住了好多年。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而他的弟弟又享有了一切財產，變成富翁了。他到他弟弟的屋子去，看見他正從樓梯上下來。

「你認識我麼？」他問。

這位兄弟回答得很不客氣。

於是兵士自己介紹了他自己。他的兄弟便告訴他有一隻舊箱子在倉屋裏，說這就是他父親所遺傳下來的。說了這些話之後，他便走他自己的路，絕不去款待他的哥哥。

他到了倉屋裏，找到一個很舊的箱子。他自言自語地說：

「我要這個破箱子做甚麼呢？天啊！至少我可以把牠生個火暖暖我的骨骼，因為天氣正十分冷哩。」

他便掙了這個箱子帶到了他的寓所裏，他就開始去用斧頭把牠劈成一片片。有幾片紙頭從一個祕密的抽屜裏落了下來。他拾起這種紙來並且讀了，知道這是一份別人欠他父親許多錢的債票。他收了這筆數目，於是他便富有了。

有一天，他正走過街去，遇到一個婦人，她是哭得很傷心，他便問她爲什麼哭。她告訴他說她的丈夫是病得很厲害。不但她沒有錢去買藥，而且她的丈夫還有被送到牢獄去清償他的債主的危險。

「不要憂慮，」何賽說：「他們不會把你的丈夫關到監牢裏去的，也不會賣掉你們的東西，因為我會替你安排好。他的債和醫藥費我可以替他付，假使他不幸而死了，那我一定給他一個很好的葬禮。」

這些事情他都實行了。可是在這人死了，他付了殯葬費之後，他便一個大錢也沒有了，因為他把他的全部遺產化在這件善舉上了。

『現在我怎麼辦呢？』他問他自己。『現在我連買自己的膳食的錢都不夠了，啊！我要到一個宮廷裏去當一名僕人。』

這件事他也做到了，他做了一個僕人，侍候國王。

他對於自己的行爲很檢點，因而國王很賞識他，把他提拔得很快，不久他便昇居爲『第一等紳士』了。

其時他的可惡的兄弟是已經很窮了，而且寫信給他懇求援助；因爲何賽有那麼好的心腸，所以他就幫助他，請求國王給他弟弟一個職務，而國王也允許了。

他於是來了，但是對於他的哥哥卻並無感激，反而因爲看出自己的哥哥得國王的恩寵而起妒忌之心，於是他便計劃去害他了。懷了這種存心，他就去探聽那些對於他的陰謀是有用的事情，接着他知道國王是迷戀着麗花公主，而她卻覺得國王是又老又醜，拒絕了他的愛情，而躲在一

所王宮裏。那所王宮是在一個荒野不能近的区域裏，這個嚴密的地方，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

這位兄弟報告國王說何賽知道公主在那兒，並且說他和公主是通着消息的。於是乎國王大發其怒，把何賽召來，並且命令他立即去把麗花公主帶回來，而且恐嚇他：假使他辦不到的話，那麼就要把他弔死。

這位可憐而又可悲的人兒走到了馬廄裏去找一匹馬，然後便想進行去冒險了，自己也不知道該走那條路去找尋這位麗花公主。他便注意到一匹很老很瘦的白馬對他說：

『請你用我，並且不要悲傷。』

何賽聽到這匹馬對他講話，心裏非常奇怪；他便上了馬騎着前進了，帶了三塊麵包，這就是那匹馬叫他拿的：

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行旅之後；他們來到了一個螞蟻堆邊。那匹馬便說：

『把這三塊麵包捏碎撒開，讓這些螞蟻去吃了。』

『爲甚麼？』何賽問了。『這些是我們自己要用的啊！』

「丟了牠們，」這匹馬堅決地說，「這常常會有好報的。」

他們仍舊進行他們的路，後來到了一隻被捉住在一個獵人的捕機裏的老鷹邊。

「下馬，」馬說，「割斷了網線，放了這隻可憐的鳥兒。」

「如果我們停留了，我們可不是會失了時間麼？」何賽問。

「不要擔心，照我說的做去，而且要永遠爲善不倦。」

他們又向前進及時到了一條河邊，他們看見一尾魚被拋在旱地上，牠雖則拚命努力總不能再回到水裏去。

「下來，」那匹馬對何賽說：「拿這尾魚拋回到水裏去。」

「我們不能再虛費時間了，」何賽說。

「做一件善事時間儘有着哪，」白馬回答着，「要爲善不倦啊。」

不多時，他們來到了一所隱在一個幽暗的樹林裏的宮堡邊，瞧見了麗花公主正在撒糠給她的小雞吃。

「等着，」白馬吩咐何賽。「現在我且去旋轉奔躍，這樣可使麗花看了覺得歡喜。你若覺得她想騎我一會兒，那時你可以請她去騎；然後我便踢起來並且噴起氣來。她就要覺得很驚懼，於是你就告訴她，說我對於婦女是不慣的，倘使你抱她騎上去我便會安靜下來的。你便騎上我，我就一直奔馳到國王的宮裏去。」

每件事都照着計劃實現，祇是當那匹馬飛奔出去的時候，麗花發覺了她自己是陰謀的受騙者。

她便散落那些她還握在手裏的糠，並且對她的同伴說，她掉落了她的糠，要他爲她拾起來。

「我們要去的地方。」何賽告訴她，「糠是多着哪！」

接着，當他們經過一株樹的時候，她把她的手帕拋到空中去；這手帕便掉在一枝最高的樹枝上，她叫何賽下馬來爬上樹去拿她的手帕。

「我們要去的地方手帕是多着哪，」何賽回答她。

他們經過一條河，她把一個戒指丟了下去。她要何賽下馬去找來。但是他對她說他們要去的

地方有的是戒指。

最後他們到了國王的宮裏，國王看到了他所愛的麗花，心裏非常快樂。但是她把她自己關在一間房裏，任何人來都不肯開門。國王請求她開門；但是她立誓要等到她在路上所落下的三件東西都找到後方始開門。

『這是沒有別的辦法了，何賽，』國王對他說，『只有你知道這些事情，你去把那些東西找來吧。假使你辦不到，我要把你縊死的。』

這可憐的何賽是十分的頹喪，便走去把這個消息告知那匹白馬。

白馬說：『不要怕。騎上我。我們去找着牠們。』

他們便上路前進，來到了那螞蟻堆。

『你是不是要糠？』馬問。

『是囉，』何賽回答。

『那麼叫這些螞蟻來，叫牠們去把糠帶來給你。假使他們不能夠找到，那麼他們至少會把你

給他們的麵包帶來的。』

這事竟辦到了。那些對他很感恩的螞蟻，替他去尋出了糠來。

『你瞧，』馬說，『一個人做了好事，遲早會得到酬報的。』

他們到了那株麗花拋上她的手帕去的樹邊；那條手帕是在微風中飄拂着，好像一面旗子，在一枝最高的樹枝上。

『我怎麼能够拿到牠呢？要拿到牠，我必須要有約伯的梯子。』

『不要擔心，』白馬回答他。『叫那隻你從獵人的網裏釋放出來的鷹來，牠能够替你把手帕取下來。』

這事也辦成了。他便叫住了鷹，鷹就把手帕喙在牠的嘴裏交給了何賽。

他們到了河邊，那條河是非常混濁的。

『我怎麼能够從這樣深的河底裏找到那指環呢，非但我不能看見牠，而且我也不知道麗花把牠丟在那兒？』何賽問着。

『不要急，』馬回答說：『叫那條你所解救的魚來，牠會替你拿到的。』

這事也辦到了。這魚潛游了下去，又很快樂的出來，搖擺着牠的鰭，把戒指含在牠的嘴裏。

於是，何賽快樂異常地回到宮裏去。但是當把這些東西歸還給麗花的時候，她說如果不先把那個將她從她宮裏帶出來的流氓放在油裏煎死，她是依舊要藏在她的避身處不肯出來的。

國王是如此的殘忍，他竟答應了這事，並且告訴何賽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除這個困難了，他是必須被用油煎死。

這陷於悲苦之中的何賽，走進馬廄去把這種事情告訴那匹白馬。

『不要憂愁，』馬說。『騎上我，我們要拚命地跑，一直跑到我出汗。用我的汗塗在你的身上，然後讓他們去煎熬。你不會出甚麼事的。』

這事也實現了。當他從大鍋中出來的時候，他已變成了一位很美麗而又優雅的青年人了，每一個人人都驚奇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麗花，她竟愛上了他了。

於是這位既老且醜的國王，看到了何賽所遇到的事情，相信在他也能够有同一的變換，而麗

花也就會愛上他的。所以他便投身到大鍋裏去，竟煎死了。

後來他們就都宣佈這位侍臣爲國王，他就和麗花結了婚。

當他去向那白馬道謝——他的幸運是由牠而來的——的時候，牠說：

「我就是那個窮人的靈魂，爲了這人的病和殯葬，你是化去了你的全部財產的。而當我看見你是如此地煩惱和危急的時候，我請求上帝允許我來幫助你，這樣來報答你的仁慈之心。在以前我曾告訴過你，而現在我再說一遍，對人們要行善不倦啊。」

長婦人

阿拉爾公

「我們所確實知道的真有限，我的朋友們；我們所確實知道的真有限。」

說這話的人是加布列爾，一個著名的山陵土木工程師。他是坐在瓜達拉馬的高峯上一道泉邊的松樹之下。那兒離露斯古里亞爾宮約摸祇有四哩多路，正是馬德里和賽戈維亞兩省的交界線。我認識那地方，那泉水，那松樹和一切，可是我忘記了那地方的名字。

「讓我們坐下來，」加布列爾接下去說，「這樣做是對的，我們的程序規定着要我們在這兒休息一會——在這個愉快的，古舊的地點，這個地點是因那有助消化的能力的泉水和有許多我們的老師，密古哀爾·波希先生，馬克西摩·拉古那先生，奧古斯丁·巴斯古哇爾先生和其他著名的博物學者都曾經在這兒喫過羔羊而出名的。坐下來，我要對你們講一個奇怪的又荒誕的故事，來證明我的話，雖然你們會因此而稱我做一個迷信家，可是這一類超自然的事實，卻的確還會

在這水和陸地所構成的圓球上發生的。我意思是指那些不能用理性，或是科學，或是哲學——哈麥列特的「字句，字句，字句」這句話，現在就被解作（或是誤解作）這三樣東西——來說明的事情。」

加布列爾是在對五個年齡不同的人說着這些興奮的話。其中沒有一個年輕的人，雖然有一個年齡和加布列爾也差得不遠。其中三個和加布列爾一樣地是工程師，第四個是畫家，第五個總算是一位文學者。他們都是跟着那說話的人（他年紀最輕）從聖羅倫佐僱了騾子上來的，打算在這美麗的貝桂里諾斯松林中採集植物標本，用紗網去捕蝴蝶，在枯萎的松樹皮下面捉稀有的甲蟲，在一個大籃子裏拿冷食吃——這是我們共同預備着的。

這事情發生在一八七五年。正當盛夏時分。我記不清畢竟是在聖·詹姆斯日或是在聖·路易斯日；我好像覺得還是聖·路易斯日對一點。且不管牠是那一天，總之我們在山峯上很涼爽而且舒適，無論精神，腦力和胃口都比平時要好得多。

在六個朋友都坐定了的時候，加布列爾便繼續說着下面這些話：

「我想你們大概不會罵我是一個幻想者。假使你們可以讓我說，那麼我就要說，我有幸地，或是不幸地，是一個新世界的人物。我對於自身並沒有什麼迷信，我是像一切最好的實驗主義一樣的實驗主義者，雖然我把靈魂的一切神祕的能力和感覺，也包含到自然界的實驗論料裏去。說起超自然的，或是自然之外的現象，那麼就請先聽這我所看到的又聽到的事情，雖然我自己並不是我所要講的奇怪的故事中的主人翁；然後再請對我說，有什麼世間的，物質的，或是自然的（無論你們用什麼名義都成）解釋法，可以用到這麼一種奇怪的事件上去。

「事情是這樣的。再請等一會！先替我倒一點酒喝；在那個澄清的珍珠泉裏（老天把這泉水位置在這多松樹的山峯上，目的是專爲了用來冰植物學家的酒），一直到這個時候，那瓶子一定已經冷透了。

「很好，諸位先生，我不知道你們可曾聽到過一個名字叫做德勒斯福羅的道路工程師。他是在一千八百六十年死的。」

「我沒有聽到過。」

「我倒聽到過的。」

「我也聽到過。他是一個從安達路西亞來的青年人，生着一嘴黑鬍鬚；他將要和莫列達侯爵的女兒結婚，可是害黃疸病死了。」

「正是這個人，」加布列爾說。「我的朋友德勒斯福羅，在去世前六個月，還是一個正如現在人們所常說的最有希望的青年。他長得很好，身材又不錯，很有精力，並且常是他那一組裏第一個有被升遷的光榮的人。他已經爲了幾度完美的工作而在他的職業上得到極好的名聲。有幾個公司，競爭着要他去工作，又有好多已達到結婚年齡的婦女競爭着要得到他。但德勒斯福羅卻是忠實於他那可憐的華桂那·莫列達的。」

「你們都知道，她突然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的夏季末的時候，在珊瑚塔·阿拐達的浴場上死了。那時候我正在巴奧地方；我接到了她死去的不幸的消息，覺得非常悲痛，因爲我和德勒斯福羅是很親密的朋友，我祇和她談過一次話，在她姑母——羅貝斯將軍的太太——的家裏，那時我就已經覺得她那灰藍的臉色便是身體不好的徵象了。但雖然這種，她卻有非常出衆的態度和千種

的丰姿，並且她又是一位貴人的獨養女；因此我覺得我那善良的數學家，一定是悲傷得安慰也安慰不了啦。因此，當我一回到馬德里的時候，（那時她已經去世了有十五天或是二十天了，）我便幾乎每天早晨都要去看他。他住在羅波街上華美的大學區中——我已經忘了門牌號碼，但總之是和加列拉·德·珊·海羅尼摩很近的。

「那位年青的工程師是非常地悲傷，然而表面上卻很平靜而又似乎很能夠節制他的哀痛。他甚至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在工作了，在他的助手們作着鐵路計劃或是別的什麼東西。他是穿着很重的喪服。

「他見了我就作着很長的又很親密的擁抱，並不發出嘆息聲。於是他便向他的助手作着一些關於在手頭的工作的指示，隨後便把我帶到了在屋子底裏的他個人的辦事室裏去。正當我們走向那兒去的時候，他使用一種悲涼的聲調對我說着，而眼睛卻望也不向我望一望：

「你總算來了，我覺得非常高興。我已經有好幾次希望着你能夠在這裏。我已經遭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祇有像你這麼樣的朋友聽了這事情，纔會不當我是傻子或是瘋子。我希望能

够得到一個關於這事件的意見，並且要這意見能够冷靜得像科學一樣。」

「請坐下，」我們到了他那辦公室裏的時候，他還在繼續着說，「你不要以為我會說着我正在受的苦痛——一種將和我的生命同盡的苦痛——來使你厭惡。我又何必說呢？雖然你自己沒有受過多大苦痛，但這次的苦痛，你是總能够想像得出來的。至於說要得到一個安慰，那我卻決不希望，無論現在，或是日後，或是永遠！我所想要對你說的事情，是很鄭重的，並且要從頭說起，這是一種恐怖的又神祕的事件，這是我的災難的可惡的預兆，使我覺得非常地害怕。」

「說下去吧，」我一邊坐下來，一邊說。實際上，我是幾乎很懊悔走進這屋子來，因為我已經在我朋友的臉上看到了一種可怖的恐怖的表情。

「那麼請聽着，」他說，拭去了他額上的汗珠。

「我不知道畢竟這是由於幻想的天生的災難而起的呢，還是由於聽了孩子們時常會吃嚇的那種故事或是旁的東西而起的，總之，事實是如此的：有生以來，我永沒有像獨自在深夜裏街上孤身的女人那麼使我受到恐怖和驚慌過。無論是我確實碰到了她，或是祇不過在心裏有她那

麼一個幻像，而效果卻總是一樣的。

「你知道我素來不是一個膽怯的人。當我需要決鬪的時候，我也會像任何人一樣地決鬪過一次。在我離開工程學校之後不久，我那在德斯貝尼亞貝羅斯的工人反叛了，我使用棍子和手鎗和他們對打，直到使他們屈服了纔休。在我一生中，無論是在哈安，或是在馬德里，或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我總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在街上跑，單獨一個人，又不帶武器；假使我碰到了什麼形狀可疑的人，賊，或是什麼掩來掩去的乞丐，我總非得把他們趕跑不可。但假使那個人剛巧是一個單身的女子，靜悄悄地站着或是走着，而我也只是單身的，四周圍又無論什麼人都看不到——那麼（假使你要笑我，就請笑吧，可是你得相信我）我便會週身覺得毛髮悚然；一些模糊的恐怖會來攻擊着我；我會想起別一世界的那些生物，想起幻影中的種種東西，想起各種在別的情形之下一定會使我發笑的迷信故事來。我一定會加緊了我的腳步，或是就轉回身去，在沒有平安地回到自己家裏之前，一點也不會減低我的恐慌。

「有時我自己也覺得可笑起來，覺得我這種瘋狂性的恐怖是可羞恥的事情。我所有的唯

一的自解，便是誰也沒有知道這事情。於是我便會平心靜氣地對我自己說，我是素來不相信妖魔，巫女，或是鬼怪的，我見了這麼一種被貧窮或是什麼罪惡，或是什麼偶然事件在這種時候從家裏趕出來的可憐的女人，是絕沒有可以害怕的理由的，對於她，我應當給予幫助，假使她需要幫助的話，或是布施她一點錢。但是一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這種反省的心理便又立刻過去了——要記得我已經有二十四歲了，我曾經在夜裏經驗到過許許多多的奇遇，而我在夜半之後，在街上碰到這種單身女子也從來沒有發生過一些兒討厭的事情！我在前面所對你說的這些事情，絕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因為我一回到家裏，或是在街上又看見另外的人，我這種不合理的恐怖便立刻不見了，在幾分鐘之後，我便會把方纔遭到的事情忘卻得記也記不上來，正如一個人忘卻了一個並不造成什麼壞結果的愚笨的錯誤一樣。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在將近三年以前（不幸我竟很清楚地記得那日期，這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到十六日的夜裏，）我在天亮以前三點鐘的時候走回家去。你一定還記得，我那時是住在蒙德拉街附近的哈爾提尼斯街上的小屋子裏。時候已經很遲，一陣淒楚的冷

風吹着，我正從一家賭場裏走出來——我告訴你這話，雖然我知道這一定會使你吃驚。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賭徒。我是被一位朋友騙着到那地方去的。但事實是，當那些從宴會或是劇場中散出的人們，在半夜裏陸續地走進來的時候，賭博便開始熱鬧起來，人們可以看到許多金子的閃光。於是便發現了鈔票和支票。我漸漸地被狂熱的又誘惑的興味所引動了，而把我所有的錢都失去了。甚至我在走開的時候還欠着一大筆，我便祇能留着期票在那兒。總之，我把我一生都完全毀了；要是沒有我以後所得的遺產，和我所有的好位置，我的情形便會是非常嚴重而又苦痛的。

「我這樣地走回家去，我說，在夜裏很遲的時候，又冷又餓，弄得滿身都麻木了，又慚愧，又懊喪，這一切你總都能想像得出來；我祇想着我那害病的老父，比想我自己都厲害。我幾乎想要寫信去向他要錢，但是這樣不但會使他悲痛，並且還會使他吃驚，因為他以為我一定是很過得去的。正在快要達到我那街上之前，在那條街和貝里格羅斯街交叉的地方，我剛走在一間新造的屋子之前，卻看見有一樣東西在那屋子的大門邊。這是一個又長又大的婦人，挺直了一動不動地站着，好像是木製的一般。她看上去似乎有六十歲了，她那勇敢的又惡意的眼睛，上面並不遮蓋着睫毛，像

兩枝劍似地定住在我的眼睛上。她那沒有牙齒的嘴，向我做着一個可怕的鬼臉，意思算是在微笑。

「我立刻感到的恐怖和驚慌，使我得到一種很清楚的認識，因此在兩秒鐘之間，一走過這個討厭的幻像，我便看清楚了她的臉和衣服的細微曲折。讓我瞧！我可能把我所受到的印象照原來樣子地記出來，因為這些印象都是在淡黃地照到這可怕的景像的街燈光下，永遠磨滅不了地印在我腦筋裏的。但是我自己吃驚太甚了，雖然這種吃驚也是有理由的，你不久就可以知道。然而你卻不要過分開心的心境，我還算沒有發狂呢！」

「在這個女子（我要這樣地稱她）身上使我吃驚的第一樣東西，便是她那多骨的肩頭的非常的高度和闊度。其次便是她那枯乾的，梟鳥似的眼睛的，又圓又固定的神情，她那大得怕人的轟出的鼻子，和她那像地窖似地凹陷的深黑的大嘴。最後，是她那好像是阿伐比野斯地方的少婦似的服裝——頭上包着一塊新的棉質小頭巾，在下頰上縛住，手裏又拿着一把張開的小扇子，似乎很害羞似地掩住了她的腰的中部。

「什麼東西也不會比她那隻大手裏所拿的小扇子更滑稽而又可怕，更可笑而又驚人的

了。這好像是在一個年老的，可厭的，多骨的女巨魔手裏拿着的假錫杖一般。那在鉤子般的，男性的
高鼻子邊裝飾着她的臉的棉布頭巾，也會造成同樣的效果；有一時我幾乎要相信（或是說我很
樂意地要相信）這是一個化裝的男子。

「但是她那諷刺的眼光和粗糙的笑容，卻確實像一個女怪，像一個女巫，像一個女妖，像一
個命運之神，像一個——我也說不出是什麼東西了！她身上很有一種東西可以證實了我一生中
每逢在夜裏街上碰到孤身女子時所感到的那種厭惡和恐怖並不是全然無理的。我們可以說，我
一直從在搖籃裏的時候起，就已經有了這種奇遇的預感了。我們可以說，我的被這種景象所驚嚇
是本能的，正如一切生物在沒有被自己的自然界中的仇敵所侵害之前，或甚至在沒有看到那仇
敵之前，祇要得到一些兒痕跡，就能够害怕着牠，猜度着牠，感覺着牠，又想像着牠一樣。

「在我看到我生命中的斯芬克斯的時候，我並不急忙地逃走。我雖然有逃走的衝動，但卻
抑制住了；這並不是爲了羞恥和男子氣的驕傲，卻是爲了害怕我的驚嚇會使她看出我是何等樣
人，或是會使她來趕我，來追我——我自己也不知是爲什麼原故。這原是一種夢裏的危險似的驚

慌，既沒有一定的形態，也沒有一定的名字。

「我的住所是在那條又長又狹的街道的那一端，在那條街上，我祇是一個人，完全是孤獨的，我覺得那個神祕的幻影祇要說一句話，就可以把我嚇死了。我怎樣纔能回得到住所裏呢？！我多麼急迫地盼望着那條蒙德拉街，那條街是又闊又有光亮，並且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有警察的！我最後決定要努力鎮靜；要把那不幸的恐怖隱藏起來；並不加緊我的腳步，依然繼續慢慢地走着，準備着犧牲我幾年來的健康或甚至生命，照這樣地一點點漸漸走近我的住所去，拚命振作着不要叫自己在沒有到住所之前就暈倒在地。」

「我是像這樣地一個人走着——我覺得離開那隱藏着拿扇子的婦人的門邊，已經約摸有二十步路了，突然又有一個可怕的意思打到了我的腦筋——可怕，但又是非常自然的——我想要向後面看看我的敵人可在跟我。我像電光的閃動那麼快地想起了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畢竟我的恐慌是有些根據的，或者祇不過是一些瘋狂。假使這是有些兒根據的，那麼這個婦人一定會跟我來，把我追上，而我便再沒有活的希望了，但假使這祇不過是一些瘋狂，祇不過是一個假設，

祇不過是一種虛驚，那麼我立刻就要替自己證實，（並且以後再碰到這類似的情形也可以不必害怕了，）因為我祇要一看到那個可憐的老婦人原來不過是在門口避寒，或不過是在開着的門邊等待什麼人，那麼便一切都可以放心了；這樣我就可以十分安閒地回去，而且可以從此醫好了一種使我十分煩悶的幻想病。

「作過這麼一番理解之後，我便作着一種異常的努力回過我的頭去。啊，加布列爾！加布列爾！這是多麼可怕！那個長婦人在靜悄悄地跟隨着我，快要趕上我了，幾乎要用她的扇子來觸着我了，幾乎要把她的頭靠在我的肩上了。」

「她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啊，我的加布列爾？她可是一個賊？她可真是一個化裝着的男子嗎？她可是一個惡意的老女妖，已經看到了我是怕她的嗎？她可是一個正是我的虛怯所召來的鬼怪嗎？她可是一個人類在腦筋所自生出來的幻象嗎？」

「一下子我真不能把我的一切思想都說給你聽。假使定要我說真話，那麼我是像一個四歲的孩子自己覺得看見了黑人似地作着一聲怪叫，便逃開了。我不息地跑着，直到我離開了那兒，

走進了蒙德拉街。一到那兒，我的恐怖便像魔術似地離我而去。雖然在那條街上也是沒有人跡的，而我卻確實不再害怕了。於是我便回過頭去，看看那條哈爾提尼斯街。我能够一直把牠望到底。那兒的光線很足，以使我看到那個長婦人，假使她已經轉身到無論那一方面去了的話，但是，天哪！我是再也看不見她了，無論是站着，或是走着，或是怎樣！然而我卻非常小心地不再回到那條街上去。那個該死的東西，我這樣地對我自己說，是縮到了別的門口去了。但是她祇要動一動，便無論如何逃不過我的視線的。

「正在這時候，我看到一個警察走上加巴列羅·德·格拉齊亞街來；我便站定在那個地方不動，對他喊着。我對他說，在哈爾提尼斯街上有一個男子穿着婦人的衣服。我叫他繞貝里格羅斯街和阿都瓦那街過去，而我卻站在那個地方不動；照這樣，那個傢伙（他或許是一個賊，或許是一個殺人犯）便再也逃不過我們了。那警察便照了我的話去做。他從阿都瓦那街走去；一到我看到他的提燈在哈爾提尼斯街上慢慢地移近來的時候，我便很果敢地向燈光走了過去。

「我們不久就在那一帶房屋的中部碰到了，我們兩個誰也沒有碰到一個人，雖然我們是

一家仔細地看過去的。

「『他一定走到了不知那家屋子裏去了，』那警察說。

「『一定是這樣的，』我回答，一邊在開着自己的門，心裏決定了明天起要從別一條路回來。

「『一會兒之後，我便到了自己的房裏；我總老是帶了大門鑰匙走的，這樣可以不必驚動我那善良的霍賽。然而在那一天夜裏，他卻在等着我。我在十一月十五到十六這兩天內的不幸，還沒有告一個段落呢。

「『出了什麼事情？』我詫異地問他。

「『法爾恭爺在這兒，』他回答，顯然有點驚慌，『從十一點鐘一直等到你兩點半，於是他對我說，要是你回來睡覺的話，你最好不必脫衣服了，因為他在天亮的時候會再來的。』

「『這幾句話使我又悲痛，又吃驚得渾身發抖了，好像是在向我宣告我自己的死亡。我知道我那親愛的老父，在哈安地方的他自己家裏，時常在犯着危險的痼疾。我曾經寫信去給我的弟兄

們說，假使他的病突然發生了什麼不測，就請他們打電報給法爾恭，他一定會用最適當的方法來告訴我的。因此我可以一點也不疑心地知道，我的父親已經死了。

「我坐在一張圈椅上，等待着天明和我的朋友，並且等待着他所帶來的我的大不幸的消息。在這兩小時殘酷的等待時期中，我所受到的怎樣的痛苦，是祇有上帝知道。在所有這時候，三個各自的思想永遠不分開地聯結在我的心裏，雖然牠們是各個不同的，卻拚命要可怕地團在一起。這三個思想便是：我在賭博上的損失，我的碰到那個長婦人，和我的可敬的父親的逝世。

「正在六點鐘的時候，法爾恭來到了我的房裏，沈沈地看着我。我投身在他的臂間，悲苦地哭泣着，他便一邊撫着我，一邊喊道：

「『不錯，我親愛的伴侶，哭吧，哭吧！』」

「我的朋友德勒斯福羅，加布列爾在又喝了一杯酒之後斷續地說，『也在說到這地方的時候稍稍停了一會兒，於是又接下去這麼說：

「『要是我的故事到這裏就完了，那麼你或許會覺得這故事一點也不奇怪，一點也沒有不

合事理的地方。你也會像那些判斷力很強的人一樣地對我說：「這是一個有生動的幻想的人，總一定是在某種恐怖或是別的東西的衝動的支配之下的；夜間的單身女子便是我的恐怖來源，其實那個哈爾提尼斯街上的老傢伙也不過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飄泊者，她不過在向我來求乞，而我卻驚喊着逃走了。」

「在我呢，我也極想要這樣相信。在幾個月之後，我甚至竟這樣地相信了。然而要我敢決定以後再也不會碰到那個長婦人，卻不是一下子就能辦得到的事情。但是在今天，我卻願意犧牲了我全身上所有的血液，來再遇到她。」

「爲什麼？」

「我要當場就把她殺死。」

「我不懂得你的話。」

「等我告訴了你，我在三星期之前，我得到我那可憐的華桂那的可怕的死訊之前幾小時，我真又碰到她了，然後你一定明白的。」

「把這事情講給我聽，把這事情講給我聽吧！」

「所能講的話也並不多了。這是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還沒有大亮，雖然在街頭，向東方望去，已經可以看到有一些曙光了。街燈剛熄了不久，警察都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了。正當我走過普拉多街，準備向羅波街的那一端而去的時候，那個可怕的婦人又攔住在我的面前。她並不向我看，我以為她並沒有看見我。」

「她像三年之前一樣地穿着那件衣服，又帶着那把扇子。我的驚惶和恐怖是比什麼時候都厲害。在她一閃過之後，我便很匆忙地穿普拉多街跑去，但我永不把我的眼光離開她，這樣可以肯定她並不在回顧着我，在我走到了羅波街的那一端的時候，我已經氣促得像在一條急流裏游泳過一樣。於是我又用極快的速率趕回家去，那時候是滿心歡喜，而不是滿心恐怖了，因為我以為那個可惡的女巫已經被征服，而且失去她的能力了，不然我走得離她那麼近，她又怎麼竟會不看到我？」

「但是不久，當我已經快要到家的時候，卻又有一陣恐怖襲擊着我全身，因為我想起了

那個狡猾的女妖，一定已經看到了我，而且認識了我，但是假作着不認識我，而讓我走到羅波街去了。那兒是比較黑暗一點，她便可以悄悄地跟我前來；我想起或者她已經趕上來了，並且已經追着我了。

「這樣地想着，我便向四周圍看了一下——她果然在那兒！她已經在我的肩頭了，幾乎用她的衣服來碰到我的身體了，用她那可怕的小眼睛來看着我，顯出了她那凹進的，深黑的嘴，樣子很古怪地用扇子扇着自己，似乎在嘲笑我的稚氣的恐怖。

「我的恐怖一時竟變成了非常的憤怒，一種野人似的憤怒。我衝到了那個長大的老婦人身上。我抓住了她在牆上撞。我把我的手扼住了她的咽喉。我碰到了她的臉，她的胸，她的灰黑的四散的頭髮，直到我最後完全相信了她是一個人類——一個女子。

「那時候她發出了一聲既粗糙，又刺耳的狂叫。這在我看來是假作出來的，好像是一種她實際上並沒有感到的，恐怖的虛偽的表現。不久她便裝着似乎要哭的樣子，其實她並沒有哭，而祇是喊着，並且用土狼似的眼睛看着我：

「你爲什麼無緣無故地和我鬧起架來？」

「這句話竟增加了我的恐怖，而減輕了我的憤怒。」

「那麼你還記得，」我喊着，「你在什麼地方曾經看見過我。」

「我應該這樣說，我親愛的，」她譏諷似地回答。「聖·歐根祭日，在哈爾提尼斯街，三年前。」

「我的骨髓都冷透了。」

「但是你是誰呢？」我問着，並不把她放鬆。「你爲什麼要跟我？你和我有什麼事情？」

「我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她回答着，魔鬼似地瞟了一眼。「你厭惡我，你又毫無理由地害怕着我。假使不是沒有理由的，那麼請告訴我，善良的先生，你爲什麼第一次看見我就這樣地害怕。」

「因爲我是一生出來之後就厭惡着你的。因爲你是我生命中的惡精靈。」

「這樣看來，那麼你已經認識我好久了。不錯，你看，我的孩子，我也認識了你好久。」

「『你也認識我認識了多久？』

「『在你還沒有生之前！當我在三年之前看見你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便對我自己說：就是這個。』

「『可是我對你有什麼關係？你對我又有什麼關係？』

「『『魔鬼！』那女妖回答，用涎沫對我的臉唾着，掙脫了我的緊握，快得可驚地跑了開去。她把她的裙子拉到了她的膝蓋上面，她的腳觸着地的時候，一點聲音也沒有。

「『要想捉住她簡直是發瘋。並且，在加列拉·德·聖·海羅尼摩和普拉多街上，已經有人們在來往了。天已經十分亮了。那長婦人繼續地跑着，或是說飛着，一直到了呼哀爾達街，那兒是已經有太陽光照着了。她在那兒停止了，回頭向我看看。她恐嚇似地用她那摺攏的扇子，向我搖了幾搖，於是便在牆角邊不見了。

「『再等一會兒，加布列爾。不要對這件和我的生命和靈魂都有關係的案子立刻就下判決。且再聽我兩分鐘。』

「當我一走進了自己住所的時候，我便碰到了法爾恭大佐，他剛來對我說，我的華桂，我的未婚妻，在這世界上我所有的一切希望，幸福和快樂，已經在前一天在聖達·阿怪達死去了。她那不幸的父親打電報給法爾恭，叫他來告訴我——告訴我？其實在一小時以前，當我碰到我那生命中的惡精靈的時候，我早就猜到這事情了。你現在可懂得了嗎？我要殺死我那幸福的天生的仇敵，那個刁惡的老女妖，我的命運的活的象徵。

「但是我爲什麼要說殺死她呢？她是一個女人嗎？她可是一個人類嗎？爲什麼我一生下來就有一種關於她的預感呢？爲什麼她在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就能認識我呢？爲什麼我祇有在大的災害快要降臨到我身上來的時候，纔會碰到她呢？她可是撒旦？她可是死神？她可是生命之神？她可是基督的叛徒？她是誰？她是什麼？」

「至於我爲了要安慰德勒斯福羅而發表的意見，我親愛的朋友們，加布列爾接下去說，『我卻可以不必對你們多講了，因爲這意見是一定和你們現在所要發的意見同樣的，完全同樣的。你們現在一定會說，我這故事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一點也沒有什麼超乎自然現象之外。或許你們

竟會更過分一點；你們會說我的朋友是半瘋狂的；說他常是瘋狂的；至少他是犯着一種心理上的病，這種病有人稱之爲「無故的恐慌」，有人稱之爲「感情的瘋狂」；即使承認那關於長婦人的我所說的這些事情是真的，卻也祇能算是偶然在同時發生的事件；並且那個可憐的老生物或許也是瘋狂的，或是一個賊，或是一個乞丐，或是一個娼女——正如我這故事中的主人翁在清醒的時候所對自己說的那樣。」

「這是一個很確實的假設，」加布列爾的同伴們喊着：「我們所有發表的意見正是這樣。」

「啊！請再聽幾分鐘吧，你們會知道我當時的判斷是錯了，正如你們現在判斷是錯了一樣。不幸地沒有判斷錯誤的人，便是那個德勒斯福羅。說「瘋狂」這個字，是比替世界上所發生的某種事情下一個解釋，要容易得多。」

「請說吧，請說吧！」

「我就要說了，這一次，這最後一次，我可以不必先喝一杯酒，就講起我的故事來：

「在我和德勒斯福羅作了這次談話之後沒有幾天，我便被派到阿爾巴采德省去當山陵工

程師。不到幾星期，我便從一個公文繕寫員那兒聽到說，我那不幸的朋友，已得了一種猛烈的黃疸症；這病症使他周身都發青了，他老是躺在一張圈椅上，既不工作，又不想見任何人，祇是在無可安慰的悲哀中日日夜夜地哭泣着。醫生們都已經沒有希望把他治好了。

「這消息使我明白了，他爲什麼不覆我的信。我祇能靠託法爾恭大佐，算是關於他的消息的來源，而所有的消息，都祇有一天天地惡劣下去。

「在請了五個月假之後，我正在電報帶到了德都安戰事的消息來的那一天，回到了馬德里。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好像是在昨天一樣。那一天晚上我買了一份不可省的西班牙通信，而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德勒斯福羅的訃告，在第二天早晨要請他的朋友們去參與葬儀。

「你們可以斷得定我是在場的。我坐在最近柩車的那一輛車裏，到了基·魯易斯墳場；在我們到了那兒的時候，我便注意到了一個鄉下女子。她年紀很老，而且很長。她在看他們把棺材拿出來的时候，毫不敬神地笑着。於是她勝利似地走到了那些拿柩罩的人的前面，用一把很小的扇子，指着那他們到墳邊去所要走的路徑。

「在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我就非常驚惶而又詫異地感覺到了，她便是德勒斯福羅的勢不兩立的仇人，她的樣子，正如他所對我說的一樣，——生着非常大的鼻子，魔鬼似的眼睛，可怕的嘴，帶着棉布的頭巾，和那小小的扇子，這在她手中好像是瀆神和譏諷的錫杖一般。

「她不久便注意到了我是在看她，便樣子很奇特地把眼光定住了我，好像是認識了我，好像是在使我知道她是認識我的，好像是知道死者已經把在哈爾提尼斯街和羅波街上所發生的事情，對我講過一般，好像是在向我挑戰，好像是在宣佈要我來繼承她對於我那不幸的朋友所懷着的厭恨。

「我敢承認，我的恐怖是比在我聽到那些偶然事件的時候的詫異要大得多。我覺得這是顯然的了，在那個神祕的老婦人和德勒斯福羅之間，一定有一種生前的不可解的關係。但在那個時候，我全部的顧慮卻都是關於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靈魂，我自己的幸福的——假使我真個遺傳到了這麼一種詛咒，那麼我的一切都會受到最大的危險了。

「長婦人開始笑起來。她輕鄙地用扇子來指指我，好像她已經看到了我的思想，而在當衆宣

布我的怯弱。我須得靠在一位朋友的手臂上，免得倒下身去。於是她作着一種憐意的又鄙意的神色，轉過了腳踵，走向墳場而去。她的頭回過來看看我。她自己扇着，又向我點點頭。她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地獄裏的妖態，慢慢地，在墳墓邊走，直到後來便在無數的墳墓中不見了。

『我說，這事情已經過去十五年了，我永遠也沒有再碰到她過一次。假使她是一個人類，那麼她一定已經在這時候以前死去了，假使她不是一個人，那麼我祇能相信，她是太看不上我，不屑來和我發生什麼關係。』

『現在，請說出你們的理論來吧！把你們對於這些奇怪的事情的意見告訴我吧。你們可還以為這是很合理的事情嗎！』

存根簿

阿拉爾公

在我就要講的那個時期，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的背脊已開始彎曲下去，原因就是他已经六十歲了，其中的四十年，都是消磨在耕作高斯底略河畔的一塊土地上的。

那年他在他的農場裏種了一些大南瓜，大得像大橋柱上的裝飾的圓球一樣；那些南瓜正面反面都熟到橙黃的顏色，這就可以看出現在已是六月了。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很熟識牠們的每一個的形狀，成熟的樣子，甚至牠們的名字，特別是那最大，顏色最好看，而且好像在說着「羨我們吧！」的四十個樣品。他終日多情地望着牠們，而且悲哀地叫着：

「不久我們就要分別了！」

最後，在一個下午，他決意犧牲了，指點着那使他費過了那麼大的力的，他的心愛的南瓜中的最熟的，他說出這樣驚人的話來：

「明天」他說，「我要採下這四十個，把牠們拿到加弟斯市場去。吃牠們的人真是幸福的啊！」
於是他邁着慢步走回家去，整夜地悲傷着，好像是一個在第二天要把女兒嫁出去的父親一樣。

「我可憐的好南瓜啊！」他不住地歎息着，不能熟睡。但是他沈思再三，得了這樣的一個決斷：
「除了把牠們賣掉之外，我有什麼辦法！我是以此爲目的而種牠們的。至少我也可以拿牠們來換十五塊錢。」

可是，當第二天早上他到農場裏去，發現了他的四十個南瓜已被人在夜裏偷了去，那時，請你想想他的異常的驚愕，他的難遏止的暴怒，和他的絕望吧。也不用煩瑣說明，我祇要說他是像莎士比亞的戲曲中的猶太人一樣，達到了那最高度地悲劇的憤激，發狂地反覆說着夏洛克（註）的那些可怕的話就夠了：

「哦，祇要我抓住了你，祇要我抓住了你！」

（註）夏洛克是莎士比亞戲曲威尼斯的商人中的主角。

於是他便冷靜地思索着，他斷定他的心愛的東西不會還在本村羅達了，因為人們決不會冒着被發覺的危險拿牠們來出賣，加之在東村南瓜的賣價又是很低的。

「南瓜一定在加弟斯，一點也不會錯！」他在思量之後這樣地推斷。「那個不要臉的無賴，那個賊，在昨夜九十點鐘偷了我的東西，在半夜裏乘着貨船帶着牠們逃了。我要在今天早上乘一小時船到加弟斯去，不抓住那個賊來恢復我的勞力的收成不相信。」

這樣說着，他還在出事的地方的附近逗留了約二十分鐘，好像是安撫着那受損害的植物似地，或是計算着失去的南瓜，或是籌劃着一種給那罪犯吃的厲害的刑罰，一直等到八點鐘，他纔向埠頭那面走去。

一小時船正預備要開了。這隻小小的船每天早晨在九點鐘的時候載着搭客很快地開到加弟斯去，正如貨船載着果子和蔬菜每夜在夜半的時候開出去一樣。

這就叫第一班一小時船，因為在這一時間之中——有時候順風竟只要四十分鐘——牠航行過那從古舊的杜克·德·阿爾哥思鎮到老海爾古萊思鎮的二十幾里水程。

這天早晨十點半的時候，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在加弟斯市場的一個蔬菜攤子的前面站定了，對一個站在旁邊的無聊的巡警說：

「這些南瓜是我的。把這個人抓起來！」

於是他便指出了那個商人。

「把我抓起來！」那個商人又驚又怒地喊着。「這些南瓜是我的。我買來的……」

「你可以把這些話對市長去講，」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回答。

「我不願意。」

「我要你願意。」

「你是賊。」

「你是流氓。」

「你們說話應該客氣一點，有禮貌一點。人對人是不應該像這樣子地談話的，」那個巡警很鎮靜地說着，在這兩個爭論的人胸膛上都打了一拳。

這時羣衆聚了攏來，不久這公共市場的巡官，糧食的評判者便出來了。

那巡警把他的公務卸給了他的上司，又把那所爭論的事報告了巡官。於是那評判者使用着冠冕堂皇的話問着那商人：

「你是從誰手裏買進這些南瓜的？」

「從那從羅達來的老頭兒富拉諾「大叔」那兒買進來的，」那個商人回答。

「準是那個人！」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喊着。「我疑心的正就是那個傢伙！他的貧乏的農場出產的很少，他便偷盜起他的鄰舍來。」

「可是承認了你昨夜被偷去了四十個南瓜的理論，」那評判者轉向那老農夫追問下去，「你怎樣去證明牠呢，沒有別的了，是嗎？」

「爲什麼呢？」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說。「因爲我認識我的南瓜，正如你認識你的女兒們一樣地清楚，如果你是有女兒的話。你沒有瞧見我把牠們培養大來嗎？瞧這兒！這個名叫「圓的」那個，「胖傢伙」，而這個，「大肚子」，那個，「紅的」，那個，「瑪奴愛拉」……因爲牠像我的小女

兒。」

於是這個可憐的老人便傷心地哭起來了。

「這全很對！」那評判者回答。「但是法律並不以你認識你的南瓜的事實就算數的。法律需要你列舉出一切事情的來歷，而你又應該用明白的證據去證明牠……諸君，你們也用不到笑。我是律師。」

「好吧，也用不到離開此地，你立刻就可以看見這些南瓜是出在我的農場裏的證據了！」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說着，這使旁觀者都很驚愕。

他把他帶在手頭的一個小包裏丟在地上，屈膝下來坐在自己的腳踵上，於是便安閑地解着那束着包裹的手帕的結。

評判者，商人和旁觀者都驚奇到萬分。

「他要拿出些什麼來？」大家都這樣問。

在這時候，羣衆上加了一個新的好管閑事的人。看見了這人，那商人喊了起來：

「你在這兒好極了，富拉諾「大叔」！這個人說在這裏的這些你昨夜賣給我的南瓜，是偷來的，你可以來說明一下……」

那個新來的人臉色變成比臘都黃了，他想溜走；可是情形實在使他走不了，加之那評判者也叫住了他。

這時，蒲斯加倍阿達思面對着那個嫌疑賊，說道：

「現在你瞧着吧！」

富拉諾「大叔」又鎮靜了下來。申辯道：

「我們現在瞧一瞧我們兩人之中誰能證明那他想證明的吧。因為如果你不能證明，也不能設法證明你的話，我便要拿誣告罪送你進監牢去。這些南瓜是我的。我在我的愛希陀農場裏種大了牠們，我今年把牠們運到加弟斯來，沒有人能證明這不是我的。」

「你現在瞧着吧！」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解鬆了手巾的結，把包裹打開，又把這話說了一遍。

他把許多還是綠色的流着汁水的南瓜莖倒在地上，這個老農人，坐在自己的腳踵上，笑到死去活來，向着那評判和旁觀者這樣說：

「諸君，你們曾經繳過稅嗎？如果你們是繳過的，你們有沒有看見過收稅人所帶着的綠色的簿子？收據從那本簿子上裁下來，卻賸下一個存根，有了這存根，就可以證明某一張收據是否是假造的。」

「你在說着的是存根簿，」那評判嚴肅地說。

「我所帶來的就是這個啊。我的園子的存根簿，那就是那些在這些南瓜未被偷去以前生在這些南瓜上的莖。如果你們不相信我，請你們瞧着這些莖吧。這根莖是屬於這個南瓜的，這是無可懷疑的。還有這一根莖呢，你可以容易地看出，是屬於這一個的。這一根粗一點的，一定是屬於這一個的。一點不錯！而這一根……還有那一根……還有那一根！」

他一面說着這些話，一面便把一根莖配到在採下的時候留在南瓜上的凹面上去，於是旁觀者們便驚愕地看出那莖的形狀不整齊的底，是恰巧配合上那白色的小凹面，這就是那我們可以

稱爲南瓜的柄痕的東西。

於是那些旁觀者，巡警和評判也包括在內，全蹲了下來，來幫助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作這特殊的證驗，大家都同時帶着孩子的高興口氣，衆口同聲地說：

「是呀！是呀！一定是這樣的啊！你沒有瞧見嗎？這一根是在這裏的嗎？這根是這裏的！那根是那裏的！」

於是，人們的笑聲和街上頑童的呼嘯聲，和婦女們的咒罵聲，和這老農人的勝利和快樂的眼淚，和那急着想把這賊送進牢裏去的巡警所給那賊的推撞，都混在一起了。

不用說，他們都很快活：富拉諾「大叔」不得不把那五十塊錢還了那商人蒲斯加倍阿達思；「大叔」十分滿意地回到羅達去，雖然他在路上還不住地說：

「牠們在市場裏看起來是多麼美麗！我應該把那瑪奴愛拉帶了回來，這樣我可以在今晚吃了牠，把種子收藏起來。」

風琴手馬愛賽·貝雷思

倍克爾

「你看見那個披着朱紅色的大氅，帽上佩着白羽毛，穿着金繡的衣裳的人嗎？我說的就是那個剛從肩輿上下來去招呼那位貴婦人的男子——就是那位前面走着四個執着火炬的扈從的男子。呢，這個男子是馬斯高索侯爵，是寡婦維略比奈達伯爵夫人的情人。別人說，他在向她求愛之前，曾經想娶過一位很有錢的人的女兒，可是那個姑娘的父親據說是一個小氣鬼——噓！說到他，他就來了——你瞧見那個緊裹着大氅從聖斐利浦門走過來的人嗎？呢，他正就是我們剛纔說起的那個父親。因為他非常有錢的原故，在塞維爾是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的。

「瞧——瞧這一羣威儀堂堂的人！他們是二十四位武士。啊！那個艾明也在那裏。別人說，幸虧他在馬德里的大人物那裏有點手勢，那位綠十字勳章的縉紳還沒有和他為難過。他到教堂裏去的惟一目的，便是去聽音樂。

「哎呀！鄰舍，這光景很不好。我怕會噪鬧起來。我要避到教堂裏去，因為我猜想起來，這不是主禱而是毆打。瞧瞧！阿爾加拉公爵的人們繞着聖彼得方場的角上過來了，我似乎又在杜艾涅思街裏看見美弟拿西道尼亞公爵的人們。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瞧那邊——瞧那邊！他們毆打起來了。鄰舍，鄰舍，趁他們還沒有關門，從這條路出去吧！」

「可是這是什麼呢？他們已住手了。這種光是什麼？火炬！一頂肩輿！主教自己也來了！願上帝讓他在職如我希望活的幾世紀吧！如果不是爲了他，半個塞維爾在這時候早已因爲那些公爵們的爭吵而被燒盡了。瞧着他們，瞧着他們，那些僞君子，他們兩方面全那樣地擠過去吻主教的指環！」

「來吧，鄰舍——在還沒有擠滿了人之前走進教堂去吧。像這個樣子的有幾夜，教堂裏是那樣地擁擠，如果你又比一粒麥子大一點，你便擠不進去了。那些尼姑們對於她們的風琴手有一種競爭的目的。別的婦女社都提出了高價去聘馬愛賽·貝雷思；然而，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就是副主教也答應給他無數的金錢，只要他肯到大伽藍去。但是他卻不肯聽他們的話。他的心愛的風琴是他的命寶。你不認識馬愛賽·貝雷思嗎？我忘記你已走到附近了。呢，他是一個心地清淨的人；窮

是當然的，可是卻和別人一樣地慈善。他沒有任何親屬，只有一個女兒，沒有任何朋友，只有他的風琴，他把自己的時候全化在照顧女兒和修理風琴上。那隻風琴是一件古舊的東西，這是你應該知道的；但這在他是不關緊要的。他那樣地使用着牠，使牠的音成爲一個奇蹟。他那樣地知道牠啊！而且也全是靠觸覺的，因爲我可不是已對你講過這個可憐的人生出來就是盲人嗎？

「他在很卑謙，正像石頭一樣。他常常說他不過是一個修道院的可憐的風琴手而已，而事實卻是他能夠給大主教的禮拜堂總管 *organist* 的功課。你想，他在沒有生牙齒以前就開始了。在他以前，他的父親也處着和他同樣的地位，而當那個孩子顯出這樣的才能的時候，他能夠繼續父業是很當然的事了。他的觸法是多麼地出色啊，願上帝保佑他！他老是演奏得很好；可是像今夜那樣的一夜他是不可思議的。他對於這聖誕節夜的彌撒有着最大的虔誠，而在正十二時——這是主誕生之時——高舉起聖餅的時候，他的風琴便像天使們的聲音一般地響出來。

「可是我何必要把今夜你將聽到的來講給你聽呢？你只要看塞維爾的有名人物，副主教也包括在內，都到這一個小小的修道院去聽他就够了。而且來的不祇是那些能够了解他的技巧的

有教養的人們；那些一般的民衆也都擠到這教堂裏來，而當馬愛賽·貝雷思奏起風琴來的時候，他們是都沈靜如死的。而在聖餅高高地舉起了的時候——在聖餅高高地舉起了的時候，那時你便連一個蒼蠅的聲音都不會聽見。每個人的眼睛裏都淌下眼淚來，而當音樂銷歇了的時候，你便會聽到一種長太息的聲音，這便可以看出人們已屏息得很久了。

『來吧，來吧，鐘聲已經停了，彌撒快要開始了，快點進去。這是大衆的聖誕節夜，但是在我們卻是一個更難得的機會。』

這樣說着，這位像名勝古蹟引導人一般地指點着她的鄰人的婦人，便擠進了聖女英耐絲修道院的大門，她擠着這個人推着那個人，在蜂湧在門口的羣衆之間排開了一條路，終於到了教堂的裏面。

教堂是點着無數的燈火。那從祭壇上落下來的光波，在那些跪在由扈從安放在自己前面的天鵝絨的跪墊上，又從女侍手裏拿起祈禱書來的貴婦們的富麗的珍飾上閃耀着，沿着聖壇格子屏形成了一個光亮耀目的圓圈。站在這格子屏旁邊，披着錦繡的大氅，有意隨便露出自己的綠色

和紅色的勳章，一隻手拿着帽子，讓帽羽掃着地，一隻手放在長劍的光亮的柄上或是短刀的鑲珠寶的執手上的那二十四位武士，和一部分的塞維爾的最高貴的貴族，似乎是圍成了一堵牆，來防止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們和平民接觸。那些平民呢，他們在教堂的後部一前一後地推擠着，像拍岸的潮聲一樣地喧囂着，而當看見副主教進來的時候，這喧囂的聲音便轟然變爲歡呼之聲了。這位高貴的人在高高的祭壇旁的一張朱紅色的華蓋下坐了下來，四面圍繞着侍從。爲民衆祝福了三次。

這是開始做彌撒的時候了。

然而，過了幾分鐘祭司還沒有來。羣衆不耐煩地喃喃地低語起來了；武士們低聲互相交語着；於是副主教便差遣了他的一個侍者到聖器監守人那裏去問爲什麼不開始舉行祭典。

『馬愛賽·貝雷思病了，病得很重，他萬萬不能到這半夜彌撒來。』

這便是侍者帶回來的話。

這消息立刻傳到羣衆中去了。因這件事引起的騷亂是這樣的大，以致審判長不得不站起來，

而軍官們也不得不走進教堂，來強制大家靜下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面目可憎的，骨瘦如柴的，又是斜視的人，擠到副主教坐着的地方來。

『馬愛賽·貝雷思病了，』他說；『祭典不能開始。如果你以為適當，在他不到的時候我可以奏風琴。』
馬愛賽·貝雷思並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風琴手，而且在他死後，那架風琴也不是沒有人能奏的。』

雖然有幾個信徒已經認出這奇怪的人是聖女英耐絲修道院的風琴手的死對頭，而發出那憤怒的呼聲來，那副主教卻領首答應了。可是這時大門口突然傳進一種驚人的囂聲來。

『馬愛賽·貝雷思在這兒！馬愛賽·貝雷思在這兒！』

聽到了這種從那些由門裏擠進來的人們口裏發出來的喊聲，每一個人都向四面望着。

那個臉色發青軟弱無力的馬愛賽·貝雷思，果真進教堂來了，他坐在一張衆人以爭得肩負為榮的圈椅上被擡進來。

醫師的吩咐，女兒的眼淚——什麼也不能把他牽留在床上。

「不行，」他說過；「這是最後的一次，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不肯不再見一見我的風琴就死，尤其是今夜，這聖誕節夜。來啊，我願望這樣，我要這樣；來吧，上教堂去！」

他的願望得到滿足了。人們把他坐在圈椅裏擡到琴樓上去。彌撒開始了。

大伽藍的鐘敲了十二下。

入祭禱來了，接着是福音，接着是供獻歌，於是，那司祭供獻了聖餅，然後把牠拿在手裏而將牠舉起來的時候到了。一片的繚繞的香煙，成着微青色的波，迷漫在教堂裏。小鐘發着顫動的鳴聲響出來，於是馬愛賽·貝雷思便將他的年老的手指放在風琴的鍵上。

金屬的簧的衆多的聲音傳出一種悠長而莊嚴的和諧之音，牠漸漸地消逝下去，像輕風帶去了自己的最後的回音一樣。

對於這一種像從地下昇到天上的聲音一般的高揚的聲音，便有一種溫柔而遼遠的聲音來回答，牠的音量漸漸地隆大起來，一直到變成一片狂放的強力的和諧爲止。這是穿過空間而來到世上的天使們的聲音。

接着，大天使們所唱的遼遠的讚美歌便可以聽到了；同時唱出來的一千個讚美歌，交混着成爲單獨的一個歌，然而這單獨的一個歌，卻只是那有如一片海波上的霧一般地，似乎浮在這神祕的回聲的大洋上的奇異的歌曲的伴奏而已。

一曲一曲地消逝過去。音律漸漸地變成更簡單了。現在可以聽見的唯一只有兩個聲音了，牠們的回音混和着。接着只剩下一個聲音，單獨地持續着一個像光絲一樣明亮的調子。那司祭俯倒了他的臉，而在他的斑斑白髮的頭的上，聖餅便顯露出來了。在這個時候，馬愛賽·貝雷思所奏着的調子開始漸漸地宏大起來，一種難以形容的歡樂充滿在教堂之中。

從形成這莊嚴的和諧之音的每一個調子中，都展開了一個樂旨；有的近，有的遠，這些嘹亮，那些沈着，你可以說水和鳥，微風和樹林，世人和天使，地和天都在用着自己的語言，唱着一首讚美歌，歌頌救主的誕生。

羣衆屏息出神地聽着。那司祭的教士覺得自己的手在顫動；因爲他似乎已看見諸天敞開了，聖餅變形了。

風琴繼續奏着，但是牠的聲音卻漸漸地沈了下去，正如一個音由回聲渡到回聲，然後慢慢地銷歇一樣。突然間，從琴樓上發出了一聲呼喊——一聲尖銳刺耳的呼喊，一聲婦人的呼喊。

風琴發出一種奇怪的，不調和的聲音，像是一聲嗚咽，接着便是沈寂。

羣衆湧到通到琴樓的樓梯邊去，信徒的焦慮的目光都是轉向着那邊的。

「出了什麼事了？什麼事？」一個人問着另一個人，但是沒有一個知道如何回答，混亂擴大了。這種騷動有擾亂教堂內的秩序和禮儀的可能。

「什麼事？」貴婦人們問着審判長。他是先走上琴樓去的一個人。現在，他臉色慘白又露着沈痛的表情，走到副主教那邊去。那位副主教也是和大衆一樣，焦急着想知道這騷動的原因。

「什麼事？」

「馬愛賽·貝雷思剛斷了氣。」

的確，在信徒們跑上了樓梯，而到了琴樓上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可憐的風琴手讓自己的頭倒在他的還孌着殘音的老舊的風琴上，而他的女兒，跪在他的腳邊，陡然地在流着眼淚，嗚咽着呼喚

着他。

「晚安，我的好巴爾達沙拉太太。今晚你也去做聖誕節夜彌撒嗎？我呢，我打算到教區教堂裏去做，可是什麼事發生了——維生德到那裏去，你不是這樣問嗎？嗯，羣衆到那裏去便到那裏去。而且我一定要老實對你說，自從馬愛賽·貝雷思死後，我每次到聖女英耐絲修道院去，總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我心頭似地。可憐的好人！他是一位聖人！我知道一件事——我撕了一塊他的大氅，當作聖物珍藏着，他是當之無愧的。我慎重地相信着，假如副主教肯出場辦理，我們的孫兒孫女準會看見他的肖像掛在祭壇上的諸聖像之間了。但是他當然不肯這樣辦。正如人們所說的一樣，生離和死別是沒有朋友的。這全是現在的最近的事情；請你了解我吧。什麼？你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嗎？是囉，你的處境是和我們的不同，這倒是真的。從我們的家裏到教堂，從教堂到我們家裏——這裏一句話，那裏一句話——傳得像飛一樣地快——也不用到東問西問——我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切的消息。

「呃，你瞧，這事已安排停當了，就是那個聖羅芒教堂裏的風琴手——老是說別的風琴手的壞話的那個斜眼的人——那個簡直像屠夫而不像一個音樂師的大混蛋——這次的聖誕節夜是要到馬愛賽·貝雷思的老地方去奏琴了。當然，你是知道的，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而且在全塞維爾是什麼人也知道的，沒有人敢去輕試過。他的女兒，雖則自己是一個音樂教師，也不肯去嘗試。她父親死後，她便到修道院裏去做女尼了。她的不願奏琴是最當然的事；像她那樣的聽慣了那些出神入化的奏演的人，任何別的奏演在她聽起來一定不堪入耳的，她的不願意上去比較是更不用說了。但是，正當姊妹社爲了尊敬這死去的風琴手，並且爲了表示對於他的哀悼，已經決定今晚不奏風琴的時候，那個傢伙卻來了，他說他預備來奏風琴。

「蠢愚是一切事物中的最大膽者，這句話是對的，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誤（那些同意做這瀆神的事的人們也有錯誤的），但是世界上卻偏有這種事。但是，我說，來的民衆卻一點也沒有什麼錯。任何人都會說自從去年以來什麼也沒有改變。同樣的高貴的人物們，同樣的華麗的衣服，在門口擁擠着的人羣，同樣的在大門口的騷亂，同樣的在教堂裏的羣衆。哎呀，如果那死者重新活過

來，他準會寧可再死，而不願聽到自己的風琴被一雙低劣的手奏着。事實是，如果鄰舍對我所說的話是真的，他們是正爲那闖入者預備下一個好看的接見例。一到了他按琴鍵的時候，便發出那由羯鼓，鼓，琴所有的喧騷聲來，那時你便什麼別的聽音都聽不見了。別響！這回事的主要人物走進教堂去了。天啊！那樣的漂亮的衣服，那樣的圍頸，那樣的高貴的神氣！來吧，快點，副主教剛來，彌撒快要開始了。來吧；我想今晚一定會供給我們談許多日子的談話資料的！

這樣說着，這位出色的婦人——讀者是可以從她的斷續的談吐中辨認出她來的——使用她的老法子，在人羣中東擠西撞地排開了一條路，進了那聖女英耐絲教堂。

祭典已經開始了。教堂裏是像去年一樣地璀璨。

那個新風琴手，在穿過了教堂中部的一排排的信徒，吻過了副主教的指環之後，便走上了琴樓，在那裏，他扮着一副矯作而可笑的莊嚴態度試着風琴的音。

一種低低的含混的嘈雜聲從叢集在教堂後部的平民之間發了出來，這是不久行將爆發的大風雨的準確的徵兆。

「他簡直是一個丑角兒，」有的人說，「他什麼事也不會做，連眼睛也不能直望。」

「他是一個蠢才，」別的人說，「他在他自己的教堂裏獻了醜之後，還要到這裏來褻瀆馬愛賽·貝雷思的風琴。」

而當有的人脫了大氅以便打鼓，有的人試驗着自己的羯鼓，大家都愈講愈響的時候，只有在這裏或是那裏，找出一個不很出力地擁護那怪人物的人。這怪人物的驕傲不遜的舉止，是和馬愛賽·貝雷思的謙卑的樣子和和藹的態度卻巧成了一個反比例。

當那位司祭在垂倒了頭念了聖經之後，把聖餅拿在手裏的時候，那大家等着的時刻終於來了。鐘聲轟響着，像是一陣水晶音的雨，篆烟的透明的波浪昇起來了，風琴於是也響了。

但是牠的第一個調音是被那充滿了整個教堂的極大的喧嘩聲所遮掩住了。風笛，號角，羯鼓，平民所知道的每件樂器，都一齊發出牠們的不調和的聲音來。

這混亂和騷聲只持續了沒有多少時候。正如這喧聲一齊地起來一樣，牠也一齊地停止了。那第二個宏大，雄勁而莊嚴的調音，撐持着自己，從風琴的銅簧裏傾瀉出一種好像是源源不

竭的響亮的和諧之瀑布。

像那在入定的時候在耳邊嬾繞的歌似的天上之歌；那些靈魂悟解，而口不能重唱出來的歌；依着微風斷續而鳴的一個遼遼的曲子的孤單的音調；在樹頭作着雨聲互相接吻着的木葉的沙聲；帶着震顫的歌聲，像箭一樣地從花間衝到天上去的雲雀的弄舌聲；像狂風暴雨的怒吼一樣地勢不可當的無名的音聲；像光和聲的混合物一樣的昇到上帝的寶座上去的飄動着的讚美歌——全都以空前的更壯的氣勢，更微妙的詩情，更不可思議的潤色，由那風琴中數百種聲音表現出來了。

在那風琴手走下琴樓來的時候，那湧到樓梯邊去的羣衆是那麼地多，而他們的想見他，想向他致禮的渴望是那麼地大，以致那審判長害怕——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會在那些人羣之間被擠得喘不過氣來，便吩咐了幾個士官用着他們的公事杖爲這風琴手開了一道路，讓他可以走到那主教等候着他的高祭壇邊去。

『你要曉得，』那副主教說，『我是遠遠地從我的邸裏到這裏來聽你的。現在，你快要像馬愛

賽·貝雷思一樣地苛刻了嗎？他老是不肯在聖誕節夜到大伽藍裏去奏風琴，累得我非自己起來不可。」

「明年，」那風琴手回答，「我一準來幫忙，從此以後，隨便給我多少錢，我也決不再來奏這隻風琴了。」

「爲什麼不呢？」那主教打斷了他的話問。

「因爲，」那個風琴手一面回答，一面努力在鎮壓那從他臉色的慘白上表露出來的驚恐——「因爲這風琴是這樣的又舊又壞；我們不能在牠上面充分地表現出自己來。」

副主教帶着侍從退去了。大人物的肩輿一頂頂地在左近的街道的紆曲中消失了。大門口的人羣散了。當兩個站住了劃着十字禱告着，要走進杜艾涅思街去的婦人，碰見了的時候，僧役已在把門都鎖上了。

「你會怎樣呢，我的好巴爾達沙拉太太？」一個人說着。「我便是這樣的。每個怪人都有自己的癖的。赤腳加布欽思會堅決地對我說是這樣的，但是我不肯相信他的話。那個人永遠不會奏

得像我們所聽到的那樣子。你想，我在他的教區教堂聖巴爾多羅美教堂聽過他一千次；教士要把他趕出去，他是一個那麼劣等的風琴手。你會覺得還是用棉花把你的耳朵塞住好。呢，你只要瞧一瞧他的面孔就够了，他們說，那就是靈魂的鏡子。我記得，我好像現在看見他一樣，可憐的人——我記得馬愛賽·貝雷思的臉色，在像今夜那樣的夜裏，他將他底絕技顛倒了羣衆之後，從琴樓上走下來的時候，他的臉色，多麼溫雅的微笑！他臉上現着多麼快樂的顏色！像他那麼大的年紀，他卻像一位天使一樣。可是這個傢伙卻狼狽不堪地走下來，好像有一隻狗追在他後面狂吠一樣，臉色像死人一樣，而他的臉呢——噲，好巴爾達沙拉太太，相信我罷，相信我的話罷：其中必有點神祕。」

這樣談話着，這兩個婦人在街裏轉了灣，便不見了。她們之中的一個人是用不到說明就可以知道是誰的。

又是一年過去了。聖女英耐絲修道院的女尼和馬愛賽·貝雷思的女兒半隱在教堂的陰影中，低聲地談着話。響亮的鐘音正在招呼着信徒。很少幾個人走進了這在今年是寂寞冷落的大門，在用過了門邊的聖水之後，便在教堂的中部找了座位，在那裏，一堆鄰近的居民在靜靜地等候着。

聖誕節夜的彌撒開始。

「那邊，你瞧，」那庵長說着，「你的擔心是完全孩子氣的；教堂裏一個人也沒有。今夜全塞維爾的人都湧到大伽藍裏去了。去奏風琴吧，一點不要擔心地去奏。我們這裏只有一個姊妹社。可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什麼事發生了？你怎樣了啊？」

「我害怕！」那少女用一種深深的驚恐的聲音回答。

「害怕，怕什麼？」

「我也不知道——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請你聽一聽昨夜發生的事吧。我聽到你說你很希望我爲彌撒奏風琴。我受寵若驚，想先去把琴栓調整一下，使風琴發聲準確，以便今天可以使你出其不意地吃驚一下。我便獨自走到堂裏去，開了那扇通到琴樓上去的門。那時大伽藍的鐘正在敲着，我不知道是幾點鐘；可是鐘聲卻很淒涼，而且聲音又很衆多——當我好像被釘住似地站在門口的時候，我似乎覺得牠要響一世紀的樣子。」

「教堂是虛空而黑暗。遠遠地有一點微弱的光閃動着，好像是天上的一顆暗淡的星；那便是

點在祭壇上的燈。從這盞燈的祇能使幽陰的深深的恐怖更增大的搖搖不定的光裏，我看見——我看見——教母，請你相信我的話——一個人。在深深的沈寂中，他背向着我，一隻手按着琴鍵，一隻手調着琴栓，於是風琴響了，但是那種響法是難以描摹的。每一個音好像都是窒在銅簧裏的嗚咽，在簧裏受着氣壓顫響着，發出了一種低低的，幾乎聽不見的，但卻是準確的聲音。

「大伽藍的鐘還在敲着，而那個人也繼續地按着琴鍵。我連他的呼吸聲也聽得到。

「恐怕把我血管裏的血都冰住了。我的身體是冷得像冰一樣，而我的頭卻發着熱。我想喊，但是喊不出聲來。那個人轉過臉來望着我——不，他不望着我，因為他是盲人。他就是我的父親！」

「沒有的事，教妹！趕開了這些幻覺吧，惡魔是用這些幻覺來覆滅薄弱的想像的。向天使長邁克爾，天軍的統領，唸一遍「主禱」和「福哉瑪利亞」吧，這可以幫助你抵抗魔鬼。在你的頭上佩一塊裹過反抗誘惑的顧問聖巴可繆的聖骨的布去，快點去，坐到風琴邊去。彌撒快要開始了，而信徒們也要等得不耐煩了。你的父親是在天上，因此，他不會來嚇你，而會下來在這神聖的服役中與感他的女兒的。」

那庵長說完便坐到堂中姊妹社的中央去了。馬愛賽·貝雷思的女兒用着那戰慄着的手開了琴樓的門，在風琴旁邊坐了下來，於是彌撒便開始了。

彌撒開始了，牠繼續上去，一直到供神的時候，並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於是風琴響起來了。同時，聽到了一聲馬愛賽·貝雷思的女兒的呼喊聲。

那庵長，女尼們，和幾個信徒，急忙地跑到琴樓上去。

「瞧他！——瞧他！」那少女喊着，眼睛直瞪那個她所曾從那裏恐怖地站起身來的坐位。她用她的痠攣着的手緊緊地抓着琴樓的欄干。

大家都留心地望着她的目光所指的那地方。在風琴邊一個人也沒有，可是牠卻繼續地響着——像大天使們在他們的深深的神祕的入定中的歌一樣地響着。

「我不是對於你說了一千次過嗎，好巴爾達沙拉太太——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其中一定有一個大神祕。什麼？你昨夜沒有去做聖誕節夜彌撒嗎？呃，那麼無論如何你總得知道出了什麼事

了。全城所談着的沒有什麼別的事。那副主教是十分生氣，那是無足怪的。沒有到聖女英耐絲教堂去，沒有見到那奇蹟——只聽着那壞極的嗚嗚的聲音！那便是那受靈感的聖巴爾多羅美教堂的風琴手在大伽藍裏所幹的事，那些聽到他的人們這樣對我講。是呀，我也始終這樣說。那個斜視的傢伙永遠不會奏得那樣好的。完全是謊話。其中一定有一個大神祕。我想那是什麼呢？馬愛賽·貝雷思的靈魂啊！」

永別了科爾德拉

阿拉思

他們是三個——永遠是那同樣的三個——羅薩、皮寧和「科爾德拉」。

「索蒙特」牧場是一塊天鵝絨般的，綠色的，三角形的小地，像一塊地毯似地伸張在小山的腳下。牠的較低的一角一直展延到從奧維埃多直達季洪的鐵路邊；一株電桿木像旗桿似地站立在原野的角上，這對於羅薩和皮寧是代表着外面的世界，一個不知道的，神祕的，永遠被害怕而且被誤會的世界。

皮寧，他一天一天地看着這個沈靜的，與人無害的電桿，在鄭重地想着這事情之後，到末了便斷言那東西祇不過在冒充是一株枯樹，此外便什麼都不是，而牠的玻璃杯似的東西也無非在叫人相信是一種奇怪的果子，因此他們很放心地敢爬上去，幾乎一直碰到電線。他永不爬到那杯子邊去，因為牠們太類似那些教堂裏的聖器，他一看了就會生出一種敬畏，一直要到他重新滑下來，

很平安地把他的腳站在綠色的草地上纔安心。

羅薩是比較膽小一點，但對於那些不知道的東西卻更加喜歡，她是祇能滿足於在電桿木下邊整幾小時地坐着，聽風在電線上吹出呪文似的金屬的聲音，隨後又跟從松樹的心裏發出來的歎息混攪在一起。

有時候，這些震動似乎變成音樂了，在羅薩聽來，牠們又像是一些從不可知的境地沿着電線傳到不可知的境地去的私語。她並沒有要想知道在世界的那一面人們在互相說些什麼話的好奇心。這對她是沒有關係的；她祇是在聽着那些和諧而神祕的聽音。

「科爾德拉」是已經活到成熟的年齡了，她是比她的同伴們更實際一點的。她高傲地不跟一切世界接觸，遠遠地望着那根電桿木，祇把牠當沒有生命的廢物，祇除了可以在上面磨擦一下身體之外，便沒有其他用處了。

「科爾德拉」是一頭看見過許多生活的母牛，她會整幾小時地躺在草地上，與其說是在吃草，卻不如說是在默想，並且享受着生活的安靜，灰色的天，平靜的大地，而這樣地改善她的身心。

她跟那些孩子們一起娛樂，而那些孩子們的責任更是看重她；如果她能夠，她也許會發笑的；像羅薩和皮寧那樣的孩子也會來看守她——她，「科爾德拉！」——把她束縛在牧場裏，不讓她跳出籬笆去，不讓她到鐵軌邊去閒蕩。難道她真會跳嗎？這些鐵軌跟她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切原是她的樂趣：靜靜地吃着草，留心地挑選着最好的東西，也不好奇地擡起頭來向四面望，吃過之後，不是躺躺，就是想，要不然就細細地回味着沒有痛苦的歡樂，她所開心的事情僅僅是要活，其他的便都是危險的事情了。她的心境的平靜是祇有在鐵路創辦的時候被擾亂過一次；當她看見第一輛火車經過的時候，她是差不多害怕得要發狂了，她跳過石牆，到鄰近的草地上去，去混在同樣地驚異着的一些牲口堆裏；她的恐怖延長了好幾天，而每當火車頭在墜道口出現的時候那恐怖總會多少有點猛烈地在她心頭再現。

漸漸地，她發現了火車是無害，是一個時常會過去的危險品，是一種祇恐嚇着，但並不執行的災禍。因此，她的戒備便鬆弛下去，再無需乎低下頭去準備防衛了。漸漸地，她看到火車的時候站也不再站起來，終於她的厭惡和擔心完全消失，連看也不去看牠了。

在羅薩和皮寧心裏，這新奇的火車卻造成了更有趣的印象。最初，牠造成了一種跟帶點迷信的恐慌混攪在一起的興奮；孩子們瘋狂地跳躍着，發着很響的喊聲；後來卻漸漸成爲平靜的娛樂了，當他們每天幾回地看着那條鋼鐵的大蛇載着許多奇怪的人物很快地滑過的時候。

但是鐵路和電報卻祇是短期間內的事情，這一切不久就被環繞着「索蒙特」牧場的沈寂的海所吞沒了去，於是便再看不見一些生物了，也沒有從外界傳來的聲音可以聽到。

每天上午，在炙熱的日光下面，在蜂擁的昆蟲的哼聲裏，孩子們和母牛等着日中可以回家去，而在悠長的，悲涼的下午，他們又等待着黑夜的來到。

陰影張大了，鳥兒沈默了，而且時常可以看到一顆星從天庭的最黑的地方顯現出來。孩子們的靈魂反映着嚴肅的自然的平靜，坐在「科爾德拉」身邊，夢一般地沈默着，這沈默是祇偶然被牛鈴的輕微的聲音所打破。

那兩個孩子，是像一粒青色的果子的兩半面那樣地分不開的，他們之間由一種很好的感情聯結着，這種感情之所以存在，是爲了他們完全不知道兩個人何以有區別，何以必須要分出彼此

來的原故。這種感情發展到了「科爾德拉」那頭母牛身上去，而那頭母牛，假如她辦得到的話，她也用她的那種無所表示的方式報答着那兩個看守她的孩子的恩愛。就是在那兩個孩子異想天開地鬧着玩，用種種不很溫厚的辦法來作弄她的時候，她也極度地容忍着，她是時時刻刻地顯得非常鎮靜，而且穩重。

安東·德·欽塔，那兩個孩子的父親，買進了「索蒙特」牧場，而「科爾德拉」可以享有這種肥沃的草料的權利，還是很近的事情。以前，她是不得不站着官道徘徊，而在路旁的稀薄的草地上找到一些喫的。

在從前窮苦的時候，皮寧和羅薩常常替她找尋着最適當的地域，用種種方法來保護她，不使她受到在公共地方找尋食料的牲口所常要遭到的虐待；而在牲口房裏，憔悴又飢餓，稻草是非常少，而菁蕪又幾乎沒有的時候，那母牛曾經受到那兩孩子的許多好處，而這樣纔使困苦的生活勉強可以容忍下去。後來，在小牛誕生和斷乳之間的那一段困難時期，不得不發生了應該給欽塔多少乳，而自己的孩子又需要多少乳這個困難問題的時候，皮寧和羅薩就已經顯然地站在「科爾

德拉』這一面了。他們時常偷偷地把小牛解下來，讓牠高興非凡地把路旁的所有的東西踢開，唯恐不及地跑到牠母親的肥胖的身體下面去，而那母牛卻會轉過頭來，用一種溫柔而感謝的眼色，向那兩個孩子望望。

這些關聯是永遠不會割斷，而這些記憶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安東·德·欽塔最後斷定了他自己生就不會有好運氣的，而他的想逐漸擴大他的牲口棚的黃金的夢想也斷乎不會實現，因為，在節衣節食地省下錢來，買了這一頭母牛之後，他不但沒有力量買第二隻，甚至連租錢都要拖欠起來。他把「科爾德拉」當做了唯一的可利用的出路；他覺得必需要把她賣掉，雖然她是向來被認為家庭中的一員，而他的妻子在垂死的時候也說過他們這人家將來是要靠着這條母牛了。

當母親在祇用一些稻桿編成的欄柵和牲棚分隔着的房裏，垂死的躺在榻上的時候，她用疲倦的眼光望望「科爾德拉」，好像懇求她做孩子們的繼母，請她供給一些父親所不會懂得的情愛。

安東·德·欽塔也稍稍有點覺得這種情形，因此便不向孩子們說明必需要把那母牛賣掉的

必要。

有一個星期六，在剛天亮的時候，他利用了羅薩和皮寧還熟睡着的機會，硬一硬心，把「科爾德拉」趕向季洪去。

當孩子們醒來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明白他們父親爲什麼要突然離去；但是他們知道那頭母牛是一定跟他同去了，雖然她自己是不願意的，到傍晚，父親混身是灰塵，很疲倦地趕着那牲口跑回來，也不向他們說明他出去幹什麼，於是孩子們便害怕着也許有危險的事情會發生。

那頭母牛並沒有賣掉。因爲覺得非常愛惜這頭牲口而把賣價擡得很高，因此便沒有人肯買，有幾個買主已經差不多快加到他所固執的價錢了，卻又被他的那種不和善的神色趕去。他用這樣的思想來安慰他自己，他當然是願意賣的，問題是在別人不肯出「科爾德拉」的價錢，因此他便回來，跟他同回來還有許多跟着牲口的鄰近的農民，他們也因爲主人和牲口之間的感情而多少經驗到一些困難。

從皮寧和羅薩開始懷疑到快有什麼糾紛要發生的那時候起，他們的心境永遠平靜不下去。

了，他們最大的恐懼最後又因為來強迫他們離去的地主的出現而證實了。

因此，「科爾德拉」是必須要賣掉了，也許僅僅能得到一頓早餐的代價也得賣。

下一個星期六，皮寧陪他的父親到一個鄰近的市場上去，在那兒，那孩子害怕地看見好多帶着殺戮的武器的屠戶們。那牲口已經賣給了這些屠戶中的一個；在打過烙印之後，她從新被趕回到她的棚裏去，一路上鈴子很悲涼地響着。

安東是沈默着，那男孩子的眼睛是紅腫着，而羅薩，在聽到這消息的時候，她把手臂繞在「科爾德拉」的項頸上，嚶嚶地哭了。

以後的幾天，是「索蒙特」牧場上的悲慘的日子。「科爾德拉」她一點也不感到自己的命運，是照樣地安靜着，一直等到斧頭殘酷地加到她身上去的時候；但是皮寧和羅薩卻是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老是一聲不響地躺在草地上，傷心着將來的事情。

他們仇恨地看着那些電線和經過的車輛，這些東西是跟他們所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跟那個奪去了他們的唯一的朋友和伴侶的世界，連接在一起的。

幾天之後，就到了分別的日子；屠夫帶了說定當的代價來。安東一定要他喝一點，一定要他聽着那頭母牛的許多好處。父親好像一點也不知道「科爾德拉」並不是賣給一個能够好好地待她，使她快活的新的主人的，被酒和袋裏的錢的重量所刺激，他繼續頌揚着她的品性，她的產乳的容量，她的耕種的氣力。那一個人卻祇笑笑，因為那母牛將遭到怎樣運命，他是完全知道的。

皮寧和羅薩，兩個人手挽住手，遠遠地望着他們的敵人，悲慘地想着過去，想着「科爾德拉」的種種，而在她最後被牽去之前，他們攀住了她的項頸，拚命地吻着她。孩子們在狹狹的路上送了一程，跟那個漠不關心的屠夫和滿不情願的母牛做了悲慘的一羣。後來他們停止了，看那牲口漸漸地在邊界上的樹叢的陰影裏不見。

他們的繼母是永遠地走了。

「永別了，科爾德拉！」羅薩喊着，失聲痛哭起來。「永別了，親愛的科爾德拉。」

「永別了，科爾德拉，」皮寧重說着，他的聲音是被感情所塞住了。「永別了，」遠遠的牛鈴最後一次這樣淒慘地回答，隨後，那種可憐的聲音便消失在其牠的聲音裏面。

第二天一早，皮寧和羅薩又到「索蒙特」牧場去。牠的孤寂是從沒有像現在那麼難受的，在今天以前，牠從沒有顯得像一片荒涼的沙漠似的。

突然間，煙氣在隧道口出現之火車從裏面出來。在箱子似的車子裏面，從狹狹的窗上可以望見那些載得很密的牲口。

孩子們向火車搖着拳頭更相信了世界的貪婪。

「他們把她載去殺了！」

「永別了，科爾德拉！」

「永別了，科爾德拉！」

皮寧和羅薩仇恨地看着那鐵軌和電線，這些是那個僅僅爲了滿足貪婪的食慾而把他們的這麼許多年的伴侶奪去的殘酷的世界的象徵。

「永別了，科爾德拉！」

「永別了，科爾德拉！」

十足的男子

烏納木諾

鳩利的出衆的美麗，在南娜達古城附近，幾乎是遠近皆知了；鳩利可以說是這城裏的一件公物，是這都會的建築上的寶藏之外的特有的名勝，新鮮而充滿生命。「我要到南娜達去，」人們常說，「去看教堂和鳩利·嚴耐茲。」在這位美麗的女子的眼睛深處，似乎存着一種未來的悲劇的預兆。她的舉止使望着她的人充滿一種不安。當老人們看見她獨自走過，引起路人所有的目光時，他們就要嘆息；當年輕的人看見她時，他們夜間就要比平常睡遲。她完全曉得自己的魔力，她自己也覺出一個悲慘的將來，懸在她的眼前。一個從她的良心裏發出來的親近而祕密的聲音，彷彿常常對她說，「你的美麗將要成爲你自己的大害！」因此，她便想各種的方法使她的心避開這惡兆。

這位地方美人的父親維克多林諾·嚴耐茲，以前很有些不清楚的名譽，但他竟把他的經濟

的挽救的最後的希望，完全放在他的女兒身上了。他很愛做些生意，但這些經營總是愈來愈糟。他的女兒就是他的最後的財政上的希望——他的最後的一張牌。他也有一個兒子，但他已經有很久的日子沒有聽見他的消息了，因此只好認命罷了。

「鳩利現在是我們最後所剩的了，」他常愛這樣對他的妻子說。「一切都要靠她所做的或我們替她安排的這次結婚了。假如她要蹈一個愚蠢的自誤，我們就完了，我非常怕她這樣。」

「你所說的「愚蠢的自誤」是什麼意思？」

「真是蠢話。我告訴你罷，安娜克萊達，你簡直一點常識都沒有……」

「但這也不是我的錯處啊，維克多林諾。你既是這家裏的唯一有見識的人，你就得時時指示我纔行。」

「哼，現在最要緊的，我已經告訴你一百遍了，就是必須監視着鳩利，警告她不要墜入那愚蠢的戀愛——本地有許多年輕的姑娘，都是在這上面失去她們的時間，面子，甚至健康。你應該禁止那窗邊的小話，禁止她和那些無聊的學生們吊膀子。」

「但是我應該怎樣辦呢？」

「真的！你可以叫她明白，我們的將來，我們的雙方的幸福，甚至我們的臉面，你聽見了沒有，都要靠……」

「是的，我明白了。」

「不，你不明白！我們的自尊心啊。你聽見了沒有？全家的聲譽都要靠她的結婚。她必須使她自己受人敬愛纔行。」

「可憐的孩子？現在絕對必要的，就是叫她不要把她自己投在那些一無所長的求愛者的懷裏，叫她不要再讀那些純想像的小說，牠們只會擾亂她的夢，激起她的想像。」

「但是你要我怎樣辦呢？」

「我們必須把一切都加以鎮靜的考慮，使她的美麗有正當的用處。」

「我在她這樣的年紀時……」

「算了罷，安娜克萊達，蠢話够多的了！你一開口就只會胡說。你在她這樣的年紀時……你在

她這樣的年紀時……真的！你忘記了我是在……之後纔認識你。」

「是的，不幸地……」

這位美麗的姑娘的父母的談話，於是便在此爲止，第二天總是又照樣地從頭來一遍。

可憐的鳩利完全明白她父親這種打算的意義，因之非常苦痛。「他想拍賣我，」她常對自己說，「爲的好救濟他那經營糟了的生意，也許爲的好使他不至於入獄。」這是絕對的真情。

憑着一種反抗的本能，鳩利便向一個最先向她表示愛慕的人表示容納。

「看老天爺的面上，小心點吧，我的孩子，」她母親說。「我完全曉得你們現在是在做什麼。我已經看見他在我們的房子四週逗留，並且給你做手勢。我知道他曾給你寫了一封信，而且你還回了信……」

「這有什麼呢，母親？我必須像一個囚犯似地過着，一直等有一個土耳其王來，讓我父親賣給他嗎？」

「千萬別說這樣的話，我的孩子……」

「我不能像別人一樣地有一個求愛者嗎？」

「當然能够，但他必須是個好人……」

「我們怎麼知道他好不好呢？先得有開頭纔行呀。最要緊的，我們必須先互相熟識，纔能互相真愛。」

「相愛……愛……」

「好罷，我一心等着我的買主吧。」

「同你們簡直沒辦法，你和你父親。所有姓嚴耐茲的人都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唉！當我想到我結婚的那時候……」

「這正是我不願意在將來說的話。」

決定了犧牲一切，鳩利便鼓着勇氣走到樓下來，從一個鋪店似地窗子裏和她的愛人說話。『假如我們被我父親發現，』她自己想，『我真不知道他會怎樣辦。但這樣倒好些；這樣人家就可以知道我是被犧牲的，知道他要拍賣我，』於是她便站在窗前，在這個初次的會面裏，把關於她的

家庭生活的所有的悲慘的不幸都告訴了亨利——一個眼高的鄉村的唐煥。他是來立意要救她，要償她的身價的。

但是，亨利呢，雖然他愛慕這位美麗的姑娘，卻覺得他的熱情消滅了。「這個小傢伙要鬧出悲劇呢；」他對自己，「她大概整天光讀些感傷的小說。」等到全南娜達城都曉得這位著名的本地的美人已經允許他挨近她的窗柱的時候，他便開始設法要脫開這個討厭的地位了。法子不久便找到了。有一天早晨，鳩利狼狽地走下樓來，兩隻眼哭得通紅，對他說。

「亨利，現在的事情實在不可忍了。這裏已不是家庭，簡直是個地獄。我的父親已經曉得了我們的事情。想想吧，只爲了我想辯護我的行爲，他竟打了我一夜！」

「真是個畜生！」

「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一個畜生呢。他說他還要同你談談……」

「讓他來吧！在那之後……」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對自己說，「這把戲真該結束了；那妖怪會作出殘暴的事的，假使他看見他的寶藏被人拿走的時候；而且，我既沒有能力救濟他的困難。」

……

「亨利，你愛我嗎。」

「問得真好！」

「回答我；你愛我嗎？」

「我用整個的心和靈魂愛你，愚傻的小姑娘！」

「你有把握嗎？」

「十分，十分地有把握！」

「你願意爲我做一切的事嗎？」

「是的，願意做一切的事！」

「那麼，好吧，帶我離開這裏。我們必須逃走，而且，我們必須逃得遠遠的，使我父親捉不到我們。」

「你可曾把這事仔細地考慮過一遍嗎？」

十足的男子

「不，不，帶我走吧，帶我走吧。假如你愛我，就把我父親的這件寶藏偷去，使他不能把牠賣掉吧！我不要被人賣！」

說完了這個，他們便考慮怎樣逃走。

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們決定了這天逃走——當鳩利帶了她的隨身的小包裹，預備着動身而等候着那輛密定的馬車來到時，亨利竟不露面了。「他是個懦夫！比懦夫還不如！他是多麼卑陋啊！」可憐的鳩利往床上一倒，憤怒地咬着枕頭，嗚咽着說。「他還假裝愛我！不，他並沒有愛過我；他是崇拜我的美麗。真的，連這個都沒有他的唯一的慾望就是要在全南娜達城的人們前面吹，說我——鳩利·嚴耐茲——有名的我——已經認他做未婚夫了。現在他又告訴每一個人說，我要和他逃走呢。啊！你是一個下賤的匪棍啊！簡直同我父親一樣地怯懦；同一切男子一樣地怯懦！」於是她被一個不可安慰的失望罩住了。

「我的孩子，」她母親說，「我知道這事情已經過去了，我真感謝上帝。但是你的父親說的很對；如果你這樣做下去，你會弄壞你自己的名譽的。」

「如果我怎樣做？」

「如果每一個向你求婚的你都允許他，你會得一個蕩婦的名聲，並且……」

「那也不錯，母親，那也不錯。結果別人就可以不來了。尤其是在上帝所給我的這副容貌未嘗失去以前。」

「唉，唉！你簡直同你父親一般一樣。」

果然，過了不久，她又接收了一個求愛者。她一點不少地把同樣的事告訴了他，用嚇亨利的法子嚇了他。但是彼爾卻是個比較老實的人。

末了，在同樣的情形下，她又提出她的逃走的願望。

「聽着，鳩利，彼爾回答，『我並不反對我們一同逃走，完全相反地，你知道我是高興的。但是在我們逃走之後，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怎樣辦呢？』」

「以後有的是時間決定。」

「不行，我們不能在那時決定。我們必須現在來考慮。在我這目下以及未來的某種時間內，我

是沒有錢來供給你的。我知道我的家裏不能接收我們，而你的父親呢……？」

「什麼！你意思要把我所說的一切完全取消嗎？」

「但是我們將怎麼辦呢？」

「你不是個懦夫，是不是？」

「告訴我我們應該怎樣辦。」

「唔……自殺！」

「鳩利，你瘋了！」

「是的，我瘋了；被失望和厭惡逼瘋了，被這個要賣我的父親逼瘋了……假如你也瘋了，而且是發狂地愛着我，你一定願意和我一同自殺。」

「留心這句話吧，鳩利：你說你願意我如此發狂地愛你，以致甘願和你一同自殺。然而你並不是因為發狂地愛我而自殺，而是因為由於厭惡你的父親和家庭而自殺啊。這並不是同樣的事呢。」

「啊！你把牠論斷得多麼好啊！愛情是不能論斷的！」

於是他們也斷了他們的友誼。鳩利不住地對自己說，「他也不愛我，正如那個一樣，他們都是迷於我的美麗，不是迷於我，我都瞧不起他們！」說完，她便悲傷地哭起來。

「你看是不是我的孩子？」她母親說，「我沒告訴你嗎？再來一個吧！」

「一百個，母親，一百個，一直等我找到一個——一個救我脫離你們倆的——為止。你們倆都是想賣我的！」

「把這話對你父親去說吧。」

說完了，安娜克萊達夫人便跑到自己的房裏痛哭了一頓。

末了，她的父親對她說，「聽着，我的女兒，我對這兩件事都沒有採用我所應該採用的辦法。但是我要警告你，我已不能再忍受這種謬舉了。」

「唔，我已經又犯了一點這種謬舉呢，」直直地望着她父親的眼睛，鳩利帶一種反譏的調子喊。

「什麼？」父親威脅地叫。

「我又有了了一個未婚夫。」

「又有一個誰？」

「你不能猜猜嗎？」

「不要拿我開玩笑，老這樣不回答。你使我急了。」

「是誰嗎？還不是亞巴多先生嗎？」

「多麼可怕呀！」她的母親叫。

維克多林諾先生的臉變白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亞巴多先生是個非常富的地主，淫蕩而且好女色，聽說凡是他看中的女人，都不惜用各種法子得來。他結了婚，但又和他的妻子離開。他已經結了兩次婚了。

「你對這事以為怎麼樣，父親？」

「我以爲你是瘋了。」

「我既沒瘋，也沒做夢。他沿着我們的窗子下面走，圍着我們的房子下面轉。可要我告訴他，叫他來同你接洽嗎？」

「我得離開這屋子；否則我和她的談話就要有不幸的結局。」父親出去了。

「唉，我的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她的母親呻吟道。」

「母親，我敢擔保這個提議在他看來並不是這樣可怕；我告訴你，他一定會把我賣給亞巴多先生的。」

這位可憐的姑娘的反抗漸漸減消了。她覺得即使是一個買賣的成交，在她也是一種贖罪。最要緊的就是，無論用什麼法子，離開這個家庭和她的父親。

在這時候有一個印第安人（註）亞歷山大·高麥茲，在南娜達城的邊境上買了一塊最富最大的田產。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有人會聽見他講過他的父母，他的原籍，和他的幼時。關於他，大家所知道的只是，他的父母曾在他很小的時候把他帶到古巴，後來他又到了墨西哥，在那裏——

（註）在美國致富的西班牙人。

十足的男子

沒有人知道是怎樣——他發了一筆大得使人難信的財（據說有幾百萬元）到了三十四歲，他便回到西班牙來，預備在這裏住下。據說他是一個來歷不明的鰥夫。

關於他，有許多極荒謬的故事，在人們中間傳說着。和他來往的人，都覺得他是個野心家，充滿巨大的計劃，處處都是非常精細，非常果決，非常自信。他似乎非常自傲他自己的粗鄙。

「一個人有錢什麼都可以辦到，」他常說。

「不是永遠可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人回答他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是的，但是那些自己有能力賺錢的人們可以。自然，一個無聊的富公子——一個糖做的伯爵或公爵——無論他有幾百萬也是無用的；但是我啊！我呢？用我自己的臂力致富的我呢？」

你真應該聽他怎樣說這個「我」字。他的全人格彷彿都聚在這個自信的字眼上了。

「凡我立意要做的事，我從來沒有失敗過。假使我願意，我可以做美國的國務卿，但是我不願意。」

亞歷山大聽見人們說到鳩利，南娜達城的最美麗的寶貝。「我們必須去看看，」他對他自己說。在他看見她之後，他說，「我們必須把她弄來！」

有一天，鳩利對她的父親說，「你知道那奇怪的亞歷山大嗎——那許多日子以來人們整天講的——那買迦巴頡都田莊的……」

「是的，是的。他怎麼樣？」

「你知道他也整天在我四周逗留嗎？」

「鳩利，你打算騙我嗎？」

「我說的正經話。」

「我告訴你，不要拿我開心……」

她從她的胸衣裏取出一封信，粗魯地把牠丟給她父親。

「那麼你要怎樣辦呢？」他問她。

「真的！我有什麼要辦的呢？我必須告訴他叫他同你去接洽，讓你定價目嗎？」

維克多林諾先生嚴厲地瞪了他的女兒一眼，一句話不說地離開了屋子。有好幾天的工夫，全家都佈滿一種可怕的寂靜和隱恨的空氣。鳩利覆了她這位求婚者一封充滿了諷刺和恨惡的信。過了不久，她便接到了一封回信，上面寫着這幾個字，用重大、清楚，而多角的字寫着，用重的底線畫着：「你終究是要屬於我的。亞歷山大·高麥茲知道怎樣去得他要去的東西。」讀着這封信，鳩利想：「他是個真正的男子，他會救我嗎？我會救他嗎？」幾天以後，維克多林諾先生走到他女兒房裏，眼睛裏含着淚，幾乎要跪在她面前，對她說：

「聽着，我的孩子，一切都靠你的決定了；我們所有的前途和我的聲譽，都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假如你不肯接受亞歷山大的請求，我的破產，我的各種的密事，甚至我的……不久就都要暴露了。」

「不要告訴我這個。」

「不，我不要再隱瞞什麼了。我的限期已經近了。他們將把我扔進監獄裏去。在這以前，我曾盡了我的力量敷衍下去……爲了你的原故，也是用了你的名字，「可憐的小姑娘，」他們常說。」

「那麼假如我接受了呢？」

「讓我現在把整個的事實告訴你吧。他查明了我的地位，曉得了一切事情。現在，感激他，我已經非常自由而舒服了。他結束了我所有的曖昧的帳目，也償還了我的……」

「是的，我知道，不要告訴我吧，但是現在怎樣辦呢？」

「現在我是完全在靠着，我們都是；我是受着他的恩惠生活，即使你也是在靠着。」

「換一句話說，你已經把我賣給他了？」

「不，他把我們全買了。」

「這樣說，無論我願意不願意，我都是屬於他了？」

「他並沒說一定。他什麼都不求，什麼都不要……」

「好慷慨！」

「鳩利！」

「好了。我完全明白了。去告訴他吧，說在我這方面說，他愛幾時來就幾時來吧。」

剛說完這句話，她便開始抖戰起來。剛纔說話的是誰呢？她自己嗎？不是，恐怕另有一個東西常常藏在她的身上，常常使她恐懼。

「謝謝你，我的孩子，謝謝你！」

父親站起身來擁抱他的女兒；但是她卻用手推開他，喊：

「不要污染了我的衣服！」

「但是，我的孩子……」

「去吻你的那些文件去吧！或者不如去吻那些要把你扔到獄裏的人們去吧。」

「鳩利，我沒告訴你亞歷山大·高麥茲知道怎樣去得他要得的東西嗎？人們還想去告訴我什麼事不可能嗎？告訴我。」

這是那位年輕的印第安人見了維克多林諾的女兒的第一句話。這位年輕的姑娘聽見這句話立刻打了一個戰。她平生就一次覺到她是立在一位真正的男子的面前。她覺得這個人比她所

想像的更老實，更沒有那樣粗野。

在第三次來訪之後，父母便讓他們兩人單獨留在房裏了。鳩利抖戰着。亞歷山大沈默着。這抖戰和沈默支持了很久的工夫。

「鳩利，你彷彿有病似的，」他說。

「不，我很好。」

「那麼你爲什麼怎樣抖戰呢？因爲冷，也許？」

「不，因爲我害怕。」

「害怕！害怕什麼？害怕我……？」

「我爲什麼要害怕你呢？」

「但是你確是害怕我呢。」

聽見了這句話，她的恐懼便掙開了牠的捆束！變成了眼淚。她從她的靈魂的深處哭了——用她的整個的心哭了。她的嗚咽窒塞了她，使她不能呼吸。

「我是個食人鬼嗎？」亞歷山大低聲說。

「他們已經賣了我了！他們已經賣了我了！他們拍賣了我的美麗！他們拿我做了交易！」

「誰說的這個？」

「我，我說的！但那是不可行的，我是不肯跟你的，一直到死，我都不能屬於你。」

「你是要屬於我的，鳩利；你要跟我而且愛我……你的意見是你不肯愛我！我這真是不可能的事？」

這「我」字的聲調把鳩利的眼淚立刻打斷，她的心臟似乎停止了跳動。於是，一面望着這個男子，一個聲音似乎對她說：「這是個真正的男子。」

「你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我吧，」她說。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他問，說話時仍舊毫不拘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你爲什麼說我要怎樣用你就怎樣用你呢？」

「因為你的確能够……」

「我所要的……我所要的（他的「我」字總是又清楚，又得意）是要叫你做我的妻子。」
鳩利忍不住大叫了一聲。她那美麗的大眼睛裏充滿了恐懼。她凝視着這位男子，他一面微笑着，一面向他自己說，『我要得全西班牙最美的妻子。』

「你以前又以為我要你做什麼呢？」他問。

「我以前以為……以前以為……」

她又開始窒塞地嗚咽起來。接着她便感到一個嘴唇壓在她的嘴唇上，還有一個聲音向她說：
「是的，我的妻子……我自己的妻子……完全屬於我的……當然是我的合法的妻子。法律

將批准我的意志……否則我的意志便要批准法律！

「是的，我是屬於你的……」

她完全被征服了。於是他們便定了結婚的日子。

在這個粗硬而祕密的人的身上，那一方面使她迷戀，一方面又使她害怕的是什麼呢？最可笑的事就是他使她感到一種奇異的愛情。因為鳩利是不想愛這位冒險家的，因為他之所以把一個最美麗的女子弄來做妻子，不過是要借她顯誇他的富有罷了。但是，雖然她不情願愛他，她總覺得自己是被一種熱情似的東西戰敗了。牠與一個高傲的勝利者打進一個被擄的女子的心的那種愛情非常相近。他的確不是買了她，簡直完全征服了她。

「但是，」鳩利對自己說，「我真愛我嗎？他愛我嗎？真正愛「我」嗎？像他所說（他怎樣說這個字喲！）他是真的爲我自己而愛我，而不爲誇耀我的美麗嗎？對於他，我果然較勝於一件罕有的非常值錢的裝飾品嗎？他是誠懇地傾心於我嗎？但是他現在要做我的丈夫了，我也要離開這個可咒詛的家庭，脫離我的父親了。因爲我父親一定是不能和我們住在一塊的。我們將送給他一筆津貼，讓他去繼續去侮辱我母親，繼續去和使女們鬼混。我們將禁止他再幹那些靠不住的賣買，至於我，我可以有錢了——大大地有錢了。」

然而，她並不是完全滿意。她知道全城的人都羨妬她；她知道她這無限的幸運已經做了衆人

的談資，人們都說她的美麗已得了一切能得的東西。但是這個人真愛她嗎？

「我一定要獲得他的愛，」她對自己說。「我需要他真愛我。我不能做他的妻子而他毫不愛我，因為那不是好事情。但是，真的，我真愛他嗎？」當她同他在一塊時，她總是被一種驚訝籠罩着，同時一個神祕的聲音從她的靈魂的深處跑出來說：「這是個真正的男子。」每次亞歷山大說「我」的時候，她總要抖戰。她是被愛情制得抖戰了，雖然她也許以為是爲了別的原因，或者完全不曉得。

他們結了婚，搬到京城去住。感謝他的財富，亞歷山大大有許多相識和朋友；但他們都多少地有點好奇。鳩利以爲常到他們家裏來的人——其中還有不少的貴族——都是他丈夫的債戶，他們都用了很好的抵押品從她丈夫手裏借了錢。但在事實上她卻一點也不知道他的事情，他也從來不對她提起牠們。鳩利沒有一件東西沒有；她願意怎樣就怎樣。但是她卻渴望一件東西，這件東西也是她願意得的。她並不是渴望這個征服了她，甚至迷住了她的人的愛情，乃是要知道他是否絕對的確地愛她。「他是愛我還是不愛我呢？」她常問她自己。「他時時對我留心，他用極大的敬意

待我，有點彷彿我是個放縱的孩子似的；他甚至嬌養我。但是，雖然如此——他真愛我嗎？」和這人講愛情或傷感的溫存，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只有蠢貨纔講這些東西，」他常說：「什麼我的美麗的人兒呀……我的情人呀……我愛呀……想和我講這些東西！通通是傷感的羅曼斯。我知道你常愛讀小說……」

「我現在還愛……」

「那麼你就讀去吧。假使你喜歡的話，我就在我們旁邊的那塊空地上築一個小樓，把從亞當一直到現在所有的小說，通通放在裏面。」

「你總愛說這些大話！」

亞歷山大的衣服永遠是穿得極樸素，極平常。並不是因為他穿着這種衣服就可以沒有人注意他，祇是他有一種特別的粗俗的習慣罷了。他不歡喜換衣服，老愛穿着他所常穿的一件。你簡直可以說，無論什麼時候他換上一身新衣服，他總要把牠在牆上磨擦，直到牠樣子破爛為止。在另一方面，他又堅持着要他妻子極端典麗，穿得可以充分地顯出她的美麗。他從來不怕用錢，他最愛付

的，就是衣服店和時裝店的帳，和鳩利買奢飾品的錢。

他常愛和她一同出去，爲的是使人們注意他們倆的服裝和舉動間的差別。他很喜歡注意人們停住腳步望他的妻子；假如她有時故意賣弄地去引人，他便不去注意，或者也可以說假裝不去注意。他似乎時時都在對那些帶着肉感的慾望望着她的人們說：『她使你高興嗎？我非常喜歡，但是她屬於我的，單單屬於我的。請你息念吧！』她感到了這種意思，想道：『這個人是愛我，還是不愛我呢？』因爲她永遠把他看做「這個人」——看做她的。她是做了這個人的女人。漸漸地，她的心靈便變成了一個宮奴的心靈；一個愛寵的，無匹的宮奴——但是，雖然如此，也就如此而已。

他們中間從來沒有生過密膩。她猜不出什麼是她丈夫所好的。有幾次她曾冒着險問到他的家族的事。

『我的家族？』亞歷山大便說。『我現在除了你沒有別的家族。我的家族就是我，還有屬於我的你。』

『但是你的父母呢？』

「對你自己說吧：我沒有。我的家族自我起。我創造出我自己。」

「我想問你點別的事，亞歷山大，但是我不敢。」

「你不敢？我會吃你嗎？我可會對你的說話生過氣嗎？」

「不，從來沒有，我不抱怨。」

「好啊！」

「我不抱怨，但是……」

「說吧，要問我什麼就問什麼，讓我們把牠弄完。」

「不。我不問你了。」

「問我，我說！」

他是帶着這樣一種聲調和這樣一種自我主義來說這句話，使她不禁充滿恐懼和愛——
一個受寵的宮奴的貼服的愛——而抖戰地回答了。

「那麼，告訴我你是不是個鱈夫？」

一個輕微的皺眉像一個影子似地在亞歷山大的額上閃過，同時他回答：

「是的，我是個鰥夫。」

「你的第一個妻子到什麼地方去了？」

「人們會對你講過些事情。」

「怎麼，沒有啊。」

「人們會對你講過些事情；講到的是什麼？」

「啊，是的，我聽他們說……」

「那麼你相信了嗎……」

「不，我沒相信。」

「自然你不能——不去相信是你的責任。」

「我也沒相信。」

「這是非常自然的事。凡像你這樣愛我的，凡像你這樣屬於我的，是不會相信這些謠言的。」

「實在的，我愛你……」

當她說這句話時，她本希望可以在他身上激起一種同樣坦白的感情。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喜歡那些從小說裏取出來的句子。我們對一個人愈少說到愛愈好！」
略停了一會，他接着說：

「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我在年輕的時候在墨西哥和一個年紀比我很大的女人——一個年老的富家女——結了婚，後來我強迫她立我做他的承繼人，立了之後我便殺了她。這是他們告訴你的，是不是？」

「是的，這是他們告訴我的。」

「那麼你相信不相信呢？」

「不，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你殺你的妻子。」

「我知道你比我預料的還聰明得多。我怎麼能殺我的妻子呢——一個屬於我的東西？」
鳩利開始抖戰着；卻不曉得自己的抖戰乃是他把「東西」兩個字用在他的前妻的身上。

「可是世界上仍舊有許多丈夫殺他們的妻子。」鳩利大膽地說。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妒忌或他們的妻子不忠實……」

「胡說，祇有癡子纔去妒忌，因為祇有癡子纔讓他們的妻子對他們不忠實呢。但是我啊！我的妻子就不會騙我。我的前妻不能騙我，你也不能騙我！」

「不要這樣說話，讓我們說點別的吧。」

「爲什麼？」

「聽見你說這些事我就難過。彷彿我的腦子裏會欺騙你的念頭呢。即使在我的夢裏也不……」

「我知道，你不用告訴我我就知道。我知道你永遠不會對我不忠實！欺騙我！我自己的妻子不可能，至於她，我的前妻，她的死也不是我殺死的。」

亞歷山大和他的妻子談得最久的就是這次。她一直都是沈思着，抖戰着。這個人是愛她還是

不愛她呢？

可憐的鳩利！她這個新家簡直就像她父親的家一樣可怕。她是自由的，絕對地自由。他愛怎樣就怎樣，愛出去就出去，愛進來就進來，愛接待什麼男女朋友就接待什麼男女朋友。但是她的夫君和主公——他愛她嗎？這種疑慮便使她成了這個門窗大開着的富麗的土牢中的囚犯。

一線清晨的日光透入了她的女奴的靈魂的黑暗和烏雲：她有孕了。「我終於可以知道他愛我不愛我了。」她說。

當對她的丈夫宣佈了這個消息之後，他說：

「這正是我所料的，現在我有了後嗣，我將把他造就成人——一個像我一樣的人。我料到他來。」

「假使他來不來怎樣辦呢？」她問。

「他一定要來，你必須替我生個孩子；——替我。」

「世界上也有許多人結了婚而沒有孩子呢？」

「別人也許如此。我卻不然！我必須有一個孩子。」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定會替我生一個孩子的。」

孩子生下來了，但父親卻仍舊像以前一樣頑硬。他只堅持着不許他的妻子奶那孩子。

「我並不懷疑你有十足的健康和力量；但是奶孩子的母親是要身子吃大虧的，我不願意你的身體受影響。我要把你的青春保持得愈長久愈好。」

一直到醫生對他說，鳩利奶她的孩子不但於她的身子沒有損失，她的美麗反會增加，他纔把他的決定取消。

這位父親從來不高興吻他的兒子。『這種溫柔的蠢動作，有時反叫他們難受，』他常解釋說。有時他也許把他抱起來，用很久的工夫來端詳他。

「你有一次不是問到我的家族嗎？」亞歷山大有一天對他的妻子說。『那麼，就在這裏。現在

我已經有一個家族，有一個承繼我的財產和我的事業的人了。」

鳩利很想問她的丈夫什麼是他的事業，但是她不敢。「我的事業！」真的，這個人的事業是什麼呢？在另一個時候，她也聽見他表示過同樣的意思。

在常到他們家裏來的人中，有一位是波爾達維拉伯爵，這位伯爵與亞歷山大大有事業上的關係，後者曾用重利借給了他一筆很重要的款子。——伯爵常常和鳩利在一塊下棋，她很愛這種遊戲，——同時也常常把他的不幸的家務事，對他的朋友——他的債主的妻——發洩。波爾達維拉伯爵的家庭生活簡直是個小地獄，並且是沒有多少火焰的地獄。伯爵和伯爵夫人是完全合不到一塊。他們也不相愛。兩個人各人找各人的快樂，伯爵夫人更是謠言四出。有人曾為她造出這個小謎語：「誰是波爾達維拉伯爵的河東獅子？」因此伯爵便到美麗的鳩利的家裏來，想找別人的墮落安慰他自己的墮落。

「伯爵今天又來了嗎？」亞歷山大總問他的妻子。

「伯爵……伯爵……你說的是那個伯爵？」

「算了吧！伯爵啊！這裏只有一個伯爵，一個侯爵，一個公爵……他們在我彷彿都是一樣，彷彿都是用一種原料做出來的。」

「啊，是的；他來過了。」

「如果他使你高興，那也不錯。他就會這一點把戲——可憐的傻子。」

「我以為他是個很聰明的人有知識，很知禮，而且很富同情心。」

「唔，如果你高興……」

「他也真可憐呢。」

「呸！那是他自己的錯。」

「爲什麼？」

「因爲他是個癡子。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完全自然的。像伯爵這樣的笨貨，受他妻子的欺騙是很自然的事。你能稱他爲男子嗎？我真不知一個人怎麼會嫁給他這樣一個東西，再說，她嫁的也不是他——而是他的爵銜。我倒要看看那個女人會像她待這個不幸的人一樣地待我！」

鳩利望了一下她的丈夫，忽然毫不自覺地脫口說：

「假使我來呢？假使你的妻子像向他的妻子對他一樣地對你呢？」

「胡說，」亞歷山大哈哈地笑起來。「你總想把書裏取出來的鹽來加在我們的家庭生活裏。但是如果你想試驗我的妒忌，你就錯了。我不是那種人。儘管和那個傻子玩去吧。」

「這人果然一點都不會妒忌嗎？」鳩利問她自己。

「他看見伯爵常到我們家裏來，並且拉攏我，難道就不動心嗎？這是他由於信任我的忠實和我的愛嗎？再不然這是由於他信任他對我的勢力嗎？這是不關心嗎？他是愛我還是不愛我呢？」她漸漸有點憤怒了。她的夫君和主公使她的心受着苦痛。

這位不幸的女人一心一意地要激起她丈夫的妒忌，彷彿這就是她的愛情的關鍵似的；但仍舊沒有用。

「你肯陪我到伯爵家裏去嗎？」她常問。

「做什麼？」

「去吃茶。」

「我沒有胃病。在我們那裏，我們只有在有胃病的時候纔吃這種泥水。好好地去吃吧，竭力安慰安慰那位可憐的伯爵吧。伯爵夫人今天一定也要和你的好友在一塊的。一桌好客，真的！」

可是伯爵仍舊繼續包圍着鳩利，他假裝感受家庭的不幸的苦痛，爲的是引起他的朋友的同情，由同情把她引到愛他。同時他又設法叫她明白他也曉得她的家庭裏的小苦惱。

「是的，鳩利，這是真的；我的家是個十足的地獄。唉！假使我們早一點相識就好了！在我沒有把自己陷入不幸之前，在你……」

「在我也來陷入我的不幸之前嗎，你的意思說？」

「不，不，這不是我的意思……」

「那麼，你要說的是什麼呢，伯爵？」

「在你未委身於這個人，你的丈夫之……」

「那麼你以爲我那時就可以委身於你嗎？」

「唔，可能的！可能的……」

「多麼胡說，你以爲你對我有不能抗拒的魔力嗎？」

「你能讓我向你說一句話嗎，鳩利？」

「你愛說什麼就請說出來吧。」

「有不能抗拒的魔力的不是我，乃是我的愛。是的，我的愛！」

「你忘記了我是戀愛着我的丈夫……」

「啊！至於那個……」

「你敢懷疑嗎？是的，我是戀愛着他，正如我所告訴你的——我是摯誠地戀愛着我的丈夫

……」

「但是——在他那方面……」

「你這話什麼意思？誰告訴你他不愛我？」

「你自己。」

「我我什麼時候告訴你亞歷山大不愛我的？」

「你用你的眼睛，你的動作，你的態度……」

「留心一點，伯爵，別使這次做你最末次的拜訪吧。」

「可憐我吧，鳩利，讓我一言不發地來拜訪你吧。只讓我看看你，只讓我對着你來晒乾我心裏的淚……」

「多麼好聽啊！」

「至於我那彷彿使你這樣生氣的話……」

「彷彿牠真使我生氣……」

「我果然真會使你生氣嗎？我只對你說了一件事：說假使我們在——我在落入我妻子的手裏之前，你在你落入你丈夫的手裏之前——相遇，我就可以像我現在一樣地愛你了。允許我坦開我的心吧！那時我的愛就可以獲得你的愛了。鳩利，我不是那些想用他們的個人事業來征服女人

佔有女人的人，那些——雖然他們都是這樣——只要受人家愛而不去愛人家的人。你在我的臉上找不到這種自傲的。」

鳩利覺得她自己已經慢慢地受了毒了。

「世界上有許多人，」伯爵說，「他們不會愛人，但是他卻要被人家愛，以為他們有權利得那些委身於他們的可憐的女人的絕對的愛情。他爲使自己光榮起見，就要選一個以美麗出名的女人，把她像隻馴服的母獅子似地帶在身邊。『看看我們的母獅子，』他們大聲說；『你可看見她對我是多麼服從嗎？』」

「伯爵，伯爵！你談得太遠了……」

波爾達維拉伯爵把身子移近一點，用他那戰顫的呼吸吹着那藏在赤褐色的鬚髮裏的紅的耳朵小聲說：

「鳩利，我已經打進了你的良心了。」

這種言語的親膩使那隻耳朵紅起來了。

鳩利的胸部像一個風雨將近的海洋一樣地開始起伏了。

「不要吵我吧，看上天的面上，不要吵我吧！假如他進來怎麼辦呢？」

「他不會進來。他對你做的任何事都不關心。假使他這樣不來理你，那是因為他不愛你……是的，是的，他不愛你，鳩利，他不愛你！」

「那是因為他對我有絕對的信任……」

「對你？對他？他自己。他對他自己有一種絕對的、盲目的信念！他以為他——因為他是他——亞歷山大·高麥茲——一個自己創業的人——我不願意說他是怎樣創的——他不相信一個女人會欺騙他。至於我，我很曉得他常罵我……」

「是的，他常罵你……」

「我早知道！但是他也常像罵我一樣地罵你。」

「看老天爺的面上，不要說了吧，你簡直在殺死我……」

「要叫你死的人是——他——你的丈夫。而且你還不是第一個呢。」

「這是一個毀謗——伯爵，一個毀謗！請離開此地；請離開此地，永遠不要回來！」

「我走，但是我還要回來，總有一天你將溫柔地對我說話的。」

說着，他便走了，留下她的心受着創傷。

「這個人的話是真的嗎？」她問自己道。「這是實情嗎？他把我自己不敢承認的事揭露了。他果然罵我嗎？他果然不愛我嗎？」

關於鳩利和波爾達維拉伯爵的關係的謠言漸漸傳遍了。亞歷山大一點也沒聽到，至少他是裝做這樣。他把一個朋友的告密打斷說：「我知道你要對我說什麼話。算了罷；這些故事都是無聊的閑話。一個人必須叫一個浪漫的女人有趣一點纔行。」他說這句話可是因為他是一個懦夫嗎？

但是，有一天在俱樂部裏，有一個人在他面前說了一句雙關的笑話，他立刻拾起了一個瓶子摔在他的頭上。這立刻引起了一個可怕的毀謗。

「這種蠢笨的玩笑敢和我開和我！」他用最抑揚的音調嚷，「就彷彿我不明白牠們的意義

似的！就彷彿我不曉得四周關於我的妻子的浪漫的行動的那些蠢話似的！我非把這些無根的故
事除盡不可……」

「但也不是用這種法子，亞歷山大先生，」有一個人冒險對他說。

「告訴我用什麼法子吧。」

「你不如除淨那引起這些故事的主因。」

「啊！真的。不許伯爵到我家裏來嗎？」

「這是漂亮的辦法。」

「但是那就要更使那些造謠家得意了。再說，我又不是個暴君。假如這個木偶似的伯爵能娛
樂我那可憐的妻子，我就能只因爲別的蠢貨說這道那，而不叫她享受這個蠢貨——我敢發誓，他
祇是個以唐煥自居的十足的癡子，無害的廢物——的消遣嗎？得啦！想跟我開玩笑！我！你們完全
不明白我。」

「但是，亞歷山大先生，在面子上……怎麼辦呢？」

「使我生存的是實際，不是面子。」

第二天，兩個相貌莊嚴的紳士走到亞歷山大的家裏，爲那被侮辱的人要求圓滿的答覆。

「叫他把他的醫生和外科醫生的帳單送來吧！」他向他們說，「我答應把牠結清，也答應賠償一切損失。」

「但是，亞歷山大先生……」

「你們要怎麼樣？」

「我們什麼都不要。但被辱的方面要求償補……要求圓滿的答覆……要求一個高尚的解釋……」

「我不明白……也可以說我不願意明白。」

「那麼，這意思就是決鬪。」

「很好。他想要在什麼時候就在什麼時候。但是你們卻無需乎顧到什麼手續。我們用不着證人。只消叫他在腦袋乾淨之後——這就是說，當他那瓶傷復原之後——通知我一聲好了；他愛到什

麼地方我們就到什麼地方，關在一間房子裏，祇憑我們的拳頭就可以把事情做個正當的解決。除了拳頭之外什麼武器我都不幹，那時他就知道亞歷山大·高麥茲是誰了。」

「你在拿我們開玩笑！」證人中的一個喊道。

「沒有的事。你們代表你們的社會，我代表我的社會。你們出身於顯貴的父母——貴族的門閥……我吶，我祇有我自己手創的一個家庭。我沒有出身，我也不願意聽你們那所謂「名法」的瞎話。我已經警告你們了。」

兩個證人立起身來，其中的一個——態度嚴肅，精力充足，但還不算完全傲慢（因為這個人也是個很有勢力的富翁，而且是家族不明）——開口說：

「那麼，亞歷山大·高麥茲先生，我就要說……」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過請小心一點，因為我這裏還有一個瓶子。」

「這樣，亞歷山大·高麥茲先生，」他揚起喉嚨來喊道，「你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紳士了。」

「當然不是；當然我不是個紳士。我我什麼時候做過紳士呀？算了，算了吧……」

「是的，讓我們走吧。」另一個證人說，「我們在這裏沒事可做了。至於你，亞歷山大·高麥茲先生，你對於你那卑賤的舉動一定要得相當的結果的。」

「一點不錯；這正是我所希望的。至於那位——那位被我打破腦袋的多話的先生——請你們告訴他，我再說一遍吧，叫他把他的醫生帳單送來，叫他以後說話小心一點。至於你們兩位——世界上的事是說不定的——假使你們有一天用得着我這個不懂名法的野富翁的時候，你們可以來找我幫忙，我也一定肯替你們效力，正如我替別的紳士們效力一樣。」

「這種情形簡直不能再忍受了！讓我們走吧。」

說完這話，兩個證人便跑出來了。

在同日晚上，亞歷山大把他和這兩個證人間的吵嘴告訴了他的妻子，又把擲瓶子的事給她解釋了一番。他非常高興地把他的冒險說出來。她驚愕地聽着他的話。

「我——一個紳士！亞歷山大·高麥茲沒的事！我祇是一個人，然而卻是一個真正的人——

十足的男子。」

「我呢？」她反問了一句，爲的好說話。

「你嗎？你是個真正的女人。一個愛讀小說的真正的女人。至於那個和你下棋的小伯爵——他祇是一個廢物，比廢物還廢物。我爲什麼不禁止你和一個哈吧狗玩而禁止你和他玩呢？假使你

去買一個哈吧狗，一個山羊，或一個小猴子回來，摸牠，吻牠——我就必須抓起那個狗，貓或小猴子把牠丟到窗子外面去嗎？那真要成一件漂亮的事呢；假使牠落在什麼路過的人的頭上，那就更妙了！」

「但是，亞歷山大，他們的話對了；你應該禁止這個人到我們家裏來……」

「這個人嗎，你說？」

「隨便你罷。無論如何，你應該禁止波爾達維拉伯爵到我們家裏來。」

「那是你的事。假使你不這樣辦，那就是因爲這個人並沒有奪得你的心。真的，假使你開始對他關心，你一定要把他送走，爲的好保護你免受危險。」

「假如我開始對他關心怎麼樣呢？」

「真的！我們的話又說回來了。你想叫我妒忌。我！你什麼時候纔能明白我是和別人不同的喲？」

鳩利愈來愈不能了解她的丈夫，但是她卻愈迷醉於他，愈想知道他愛不愛她。在另一方面，亞歷山大，雖然能相信他妻子的忠實，或者，也可以說，相信他的妻子——亞歷山大的妻子——欺騙他——一個真正的人——是不可能的。他開始對自己說：『這種都城裏的生活和她所讀的那些小說，把我這位小夫人的頭已經弄昏了。』於是他便決定把她帶到鄉下去住，於是他們便搬到一個他們的田莊裏去。

「在鄉下住幾天一定對你有很大的好處。」他對她說。『這可以使人安神。再說，假如你覺得沒有你那小猴子便要無聊，你也可以邀他和我們同去。』

但是鳩利的焦急到了那裏卻更增大起來。她苦悶得要命。她的丈夫什麼東西都不許她讀。

「我把你帶到這裏來，是爲的使你離開那些書，治好你那憂鬱病，免得牠重起來。」

「我的憂鬱病？」

「當然！你罩滿了憂鬱的思想。牠們都是從你那些書上來的。」

「那麼我以後不再看牠們就是了。」

「我並不要對你有這麼大的要求……我什麼都不要。我是暴君嗎？我會對你有過什麼苛求嗎？」

「沒有，你甚至不來求我愛你。」

「自然不來。那是一件求不可得的東西！再說，我知道你愛我，你不會愛別人……因為你已經明白一個真正的男子是什麼樣子，所以即使你勉強自己愛別的人，你也辦不到。讓我們不要再談這種浪漫的話吧。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喜歡這個。這祇是合於在同那小伯爵吃茶的時候來說無聊話。」

當鳩利發現他的丈夫和一個連漂亮都不漂亮的使女有染時，她更苦痛了。有一晚上，飯後沒有別人，鳩利忽然對他說：

「你別以爲我不曉得你和西蒙的……」

「我一點都沒打算隱藏，但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即使最好的菜……」

「這話什麼意思。」

「你太可愛了，我不能每天佔有你。」

他的妻子抖戰了。這是第一次她的丈夫說她可愛。他真愛她嗎？

「但是，」鳩利說，「怎樣和這樣一個賤東西呢？」

「當然啊，她的下賤正合我的脾氣。你不要忘記，我是從豬圈裏長大的，我的朋友們說我專愛下賤的東西，一點都不錯。嚐了一次這種粗野的開味品，我就可以更能鑑賞你的美麗，典雅和高尚。」

「我真不知道你是捧我還是在罵我。」

「你看！你的憂鬱病又來了！我還以爲你已經好了呢！」

「自然，你們男子，你們可以任意而行，欺騙我們……」

「誰欺騙了你？這就叫欺騙你嗎？吓書上的玩藝兒……書上的我連一個針都不會給西蒙」

「自然不會。她在你不過是個小狗，小貓，小猴子罷了！」

「是的，一個小猴子，正對。祇是一個小猴子罷了！她最像這個！你給她起的名字真好：一個小猴子！但這能表示我不是你的丈夫嗎？」

「你意思說，我並沒因為這件事而失去做你的妻子……」

「你的病好得多了……」

「一個人慢慢地什麼事都可以辦得到。」

「辦得到也恐怕是因為同我在一塊，不是同你那個小猴子。」

「自然——同你在一塊。」

「好。我不相信我這次粗野的戲竟會使你忌妒。你——會忌妒我的妻子！爲了那個母猴子！至於她，我要給她一點嫁奩，叫她開步走。」

「自然——祇要一個人有錢……」

「她將用這點嫁奩立刻嫁人，把嫁奩和一個男孩帶給她的丈夫。假如這孩子像他的父親——一個十足的男子——那位未婚夫就要人財兩得了。」

「不要說了吧！不要說了吧！可憐的鳩利忍不住哭起來了。」

「我還以為鄉村生活已經醫好了你的憂鬱病呢。」亞歷山大結論說。「當心不要讓牠加重吧！」

過了兩天，他們便回到了他們的城裏的住宅。

鳩利又恢復了她的長久的，苦痛的，不安的生活，波爾達維拉伯爵也恢復了他的拜訪，雖則更加了小心。末了，鳩利絕望起來，便開始在她丈夫面前故意注意伯爵對她獻的殷勤。他看見便說：「我們必須再回到鄉下給你治治病纔行。」

有一天，絕望得不能忍，鳩利跑到她丈夫面前叫：

「你不是真正的男子，亞歷山大，你不是真正的男子！」

「什麼！我爲什麼不是？」

「不，你不是真正的男子。」

「說清楚一點。」

「我知道你不愛我，我知道你不關心我，我知道你並不把我看作你的孩子的母親，我知道你娶我不過爲要展覽我，不過要以我的容貌自驕……」

「真的！又是文章。我爲什麼不是個真正的男子呢？」

「現在我已經知道你並不愛我。」

「好，怎麼樣呢？」

「你允許伯爵——那個猴子，照你的稱呼——願意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是你答應的啊！」

「我爲什麼不答應呢，他是我的愛人？你聽見了沒有？他是我的愛人。」

亞歷山大不動聲色地望着他的妻子，鳩利預料他一定勃然大怒，於是便更興奮地吼道：

「怎麼樣吧！現在你不是要像殺死那個女人一樣地殺死我嗎？」

「我殺那個女人並不是真事，那個猴子是你的愛人也不是真事。你對我扯謊不過爲的激動我。你想把我變做一個俄代羅，（註）然而我的家卻不是一個劇場。再說，如果你這樣下去，你就完了，因爲你將變爲一個癡子，我必須把你關起來。」

「癡子？我——癡子嗎？」

「完全是你想，竟到了相信自己有愛人的地步了！這就是說——竟要我相信！想叫我對你用那些只適於伯爵的茶桌的小說裏的字句，這種野心卻是不能實現的。我的家不是一個劇場。」

「懦夫，懦夫，你是懦夫！」鳩利忘情地叫。

「我們不久就應該更加特別的小心了。」她的丈夫回答。

在這場吵架之後兩天——在這期間他曾把他的妻子嚴禁起來——亞歷山大把他的妻子傳到他的書室裏。可憐的鳩利完全失去了力量，祇好服從了這命令。到了那裏，她看見她的丈夫正在那裏等着她，此外還有波爾達維拉伯爵和兩個別的紳士。

「聽着，鳩利，」亞歷山大帶一種可怕的鎮靜說，「這兩位先生是兩個神經病家，我特別把他們請來查看你的病，爲的好想法子醫治。你的腦筋不大好；在你神志清白的時候，你一定也自己知道。」

「你在這裏作什麼，我親愛的約翰？」鳩利問，也不理她的丈夫。

「你們看見沒有？」後者轉向兩個醫生說。「她總不肯放棄她的幻想。她固執地以爲這位先生是……」

「我的愛人！」她插口說。「如果這不是實在的，那麼讓他否認吧。」

伯爵俯視着地板。

「你看，伯爵，她是怎麼堅持她的瘋病啊！」亞歷山大對波爾達維拉說。「你實在沒有——你

實在不會和我的妻子有這種關係……」

「當然沒有，」伯爵叫道。

「你們看見沒有？」亞歷山大繼續對着醫生們說。

「你也敢，約翰，也敢否認我是屬於你的嗎？」鳩利叫。

伯爵在亞歷山大的冷鋒的視線下戰抖了。他回答：

「自克一點吧，夫人，你十分知道這些話是不確實的。你知道，如果我常到府上來，那不過是因爲我是你的丈夫的朋友，也是因爲我，波爾達維拉伯爵，開罪不起……」

「我這樣的一個朋友」亞歷山大插口說。「我我亞歷山大·高麥茲沒有什麼伯爵能開罪我，我的妻子也不能對我不忠實。你看，先生，這個可憐的女人完全癡了。」

「你也是呢，約翰，」她叫，「懦夫——你這個懦夫！」

她的神經突然一緊，她昏過去了。

「現在，親愛的先生，」亞歷山大對伯爵說，「我們出去吧，讓這兩位高明的醫生完結他們的

診斷。」

伯爵隨着他走出。他們離開書室之後，亞歷山大對他說：

「現在我們先講明白，伯爵，一條路是宣告我妻癡狂，一條路是把你的腦袋劈爲兩半——連你的帶她的——隨便你決定吧。」

「我應該做的是把我欠你的通通還清，省得再和你有什麼來往。」

「你欠我的是閉上你的嘴。因此我們的結論就是：我的妻子是瘋子，你是蠢貨中的蠢貨。並且——請小心這個！」他抽出一支手槍。

幾分鐘以後，當兩個神經病家離開書室的時候，他們商量道：

「這是一幕可怕的悲劇，我們怎樣辦呢？」

「我們除了宣佈她瘋癡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否則這個人就會把她和那個可憐的伯爵都殺死的。」

「但是我們的職業的責任呢？」

十足的男子

「我們目下的責任乃是阻止一個更大的犯罪。」

「我們宣佈這個人瘋狂不好嗎？」

「他並不瘋；他有別的毛病。」

「十足的男子」——照他說。」

「可憐的女人！聽她說起來真可怕。我所怕的是她終於會真變成瘋子。可是，這樣宣佈她我們或者還可以救她。無論怎樣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個房子纔好。」

他們果然宣告她發了癡，於是，因為他們的宣告，她的丈夫便把她送入了一個療養院。

當鳩利發現自己做了這療養院的囚犯時，一塊濃重的，憂鬱的，失望的岑雲彷彿壓在她的頭上。她所得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他們差不多每天把她的孩子給她帶來一次。她總是緊緊地把他抱在懷裏，讓她的眼淚滿了他的臉。那可憐的小東西，雖然不明白，也總和她一塊哭。

「唉！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子！」她常這樣對他說，「如果我能把你身上你父親的血液吸盡

就是了！因為他真是你的父啊！」

因為孤獨，這可憐的女人漸漸覺得自己真有要瘋的趨勢了，常常對自己說：「我這樣豈不是真要在這裏變成瘋子嗎？我和那無恥的伯爵的事情豈不真要作為幻想嗎？唉！懦夫，是的，他是懦夫啊！他竟敢這樣把我丟下，讓我被禁在這裏啊！小猴子——小猴子！這是多麼對啊！那麼亞歷山大為什麼不把我們倆都殺死呢？他這種報復的法子是更可怕啊！他為什麼要去殺這個怯懦的猴子呢！不，真的，壓迫他，逼他說謊話，那好多了。他見了我的丈夫就抖戰——在他面前抖戰。這是因為我的丈夫是個真正的男子！那麼他為什麼不殺我呢？若是俄代羅，他早把我殺了！但是亞歷山大不是個俄代羅；他不是俄代羅那樣的兇漢。俄代羅是個兇暴的摩爾人——但是他卻不大聰明。亞歷山大有一副有力的腦筋和一副可怕的自驕。這人的確用不着殺他的第一個妻子；他只消逼她自己死就夠了。一看見他她就會起一種純粹的恐懼。我呢……他真愛我嗎？」

於是，在這裏，在這瘋人院裏，她又開始用這個苦痛的問題攪擾她的心靈了：「他愛我嗎——或是他不愛我嗎？」接着又對她自己說：「至於我——我簡直盲目地愛他！」

未了，爲免得發狂，她便假裝自己的病已被治好，對院裏的人說她和波爾達維拉的戀愛祇是她自己的幻想。於是他們便通知了她的丈夫。

有一天他們把她叫到客廳裏，她的丈夫正在那裏候着她。她伏到她丈夫的腳下，嗚咽道：

「饒恕我，亞歷山大，饒恕我！」

「起來，鳩利，」他把她扶起道。

「饒恕我吧！」

「饒恕你？饒恕你什麼？他們對我說你已經好了，你已經沒有那些幻覺了……」

鳩利恐懼地感到她丈夫的冷而射人的目光。她覺得她自己充滿一種盲目的，無理的愛情，同時雜着同樣盲目的恐怖。

「你說對了，亞歷山大，你說對了。我瘋了——絕對地瘋了。爲了使你忌妒——只爲了使你忌妒，我造出了這些故事。牠們不過是謊話罷了。真的，我怎麼能欺騙你呢！告訴我你相信我！」

「有一天，鳩利，你問我殺了我的前妻是不真的，」她的丈夫用一種冰似的聲調說，「我反過

來問你相信不相信。你回答的是什麼？」

「我說我不信；叫我信那種話是不可能的。」

「好，那麼，現在我就對你說，我不會相信——我也不會相信你會委身於這個小猴子。這樣够了嗎？」

她開始戰抖了，感到自己已經離近瘋狂的邊界。是一種混合着恐懼和愛的瘋狂。

「那麼，現在，」這可憐的女人吻着她丈夫，對着他的耳朵細聲說，「現在，亞歷山大，你肯告訴我——你愛我嗎？」

這時她在他身上第一次看到一件她從沒有見過的東西：她窺見了這位有錢的，創業的人所妒忌似地隱藏着的可怕的，緊密的內在的靈魂。她就彷彿一個危險的電光突然在他的孤獨的靈魂的湖上閃過，使他的湖面起了皺紋；因為，在這個人的冷利若劍的兩眼上，現在已滴出了兩滴眼淚。接着他便對她叫喊着說：

「我愛你嗎，我親愛的孩子——我愛你嗎！我用我的全靈魂愛你，用我的所有的血和我身上

的一切愛你。我愛你甚於我的生命！起初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並不愛你。但是現在呢？現在我簡直盲目地愛你——發癡地愛你。我屬於你勝於屬於我。」

接着，用一種獸似的憤怒，發燒地，狂野地，瘋子一樣地吻着她，他繼續地叫着：「鳩利！鳩利！——我的神——我的一切！」

看見了她丈夫的赤裸的靈魂，她覺得她要瘋了。

「這是我願意死的時候了，亞歷山大，」她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在他的耳邊小聲說。

聽見了這句話，這人彷彿立刻驚醒起來，把自己的夢擺脫，接着，就彷彿他的眼睛——這時又變成了冷然射人的樣子——已經把他們的眼淚吞了下去似地，他說：

「什麼都沒有，鳩利。這不是真的嗎？你現在一切都知道了；但是我剛才的話並不是我真心要說的……忘掉牠嗎？」

「忘掉牠？」

「好，那麼就記住牠吧，但是你必須像沒有聽見牠一樣地過下去。」

「我只把牠留在心裏好了。」

「你也可以對你自己背誦牠。」

「我只把牠留在心裏，但是……」

「那就够了。」

「但是，憑老天爺的名字，亞歷山大，讓我繼續一會吧……只消一剎那……你是爲我的自身而愛我，爲我的靈魂而愛我呢——即使我是屬於另一個人——還是因爲我是一件屬於你的東西而愛我呢？」

「我已經對你說過，你必須把我剛纔告訴你的話忘掉。如果你再要多求，我就不得不把你丟在這裏了。我是來把你帶走的，但是你必須完全痊愈纔行。」

「我的確完全痊愈了！」他的妻子感情勃然地斷言道。

於是亞歷山大便把她帶到他的家裏。

在鳩利從療養院釋放出來不多幾天，波爾達維拉伯爵便接到亞歷山大的一封半邀請半命令的信，叫他去同他吃飯。信上寫道：

「如你所知，我的妻子已經完全痊愈地出了醫院；這位不幸的女人曾在她的瘋狂中重重地觸犯了你——雖然並沒有一點意思要害你——誣控你犯一件像你這樣紳士所不會犯的壞名的事；我請你在下星期四同我們吃晚飯，因為我非常想使你這樣的一個紳士，有一個應得的賠罪。我的妻子求你來，我也要你來。因為如果你不在這定明的時候來接受這些賠罪和解釋，你就要有某種結果。再說，你也知道我做得出來的是什麼。亞歷山大·高麥茲。」

波爾達維拉伯爵接受了這個邀請，面孔青着，身子戰着，畏畏縮縮地來到他們家裏，晚飯是帶着最沮喪的談話吃的。他們談了無數的小事情——當着僕人們——其中雜着亞歷山大的輕率而動人的笑話。吃完最後的一道菜之後，亞歷山大轉身向一個僕人吩咐道：「拿茶來。」

「茶！」伯爵冒險地驚訝了一聲。

「自然哪，我親愛的伯爵，」家主回答。「並不是因為我有胃病，不過是合合規矩罷了。在兩個

十全的紳士有什麼解釋的時候，吃茶是很合適的……」

接着他便轉向僕人說：「現在你們可以出去了。」

屋子裏只剩下了他們三個，伯爵抖戰着，他連茶都不敢嘗。

「先給我倒上，鳩利，」她的丈夫說。「讓我先喝，伯爵，證明一個人可以完全放膽地在我家裏吃茶。」

「但是我……」

「不，伯爵，雖然我不是一個真正的紳士，或甚至比這還不如，我還不致於用這種手段。現在，我的妻子要向你解釋幾句。」

亞歷山大向鳩利望了一眼，於是慢慢地，她開始用一種鬼似地聲音說了。她是輝煥地美麗。她的眼睛發着光。她的字句清冷而平穩地洩着，但是一個人可以測到一個吞入的火焰正在牠們底下燒着：

「我叫我的丈夫請你來到這裏，伯爵，」鳩利開始說，「因為我曾重重地觸犯了您，應該向您

解釋。」

「我嗎，鳩利？」

「不要叫我鳩利。是的，你，當我最初發狂時——當我像發狂地傾心於我的丈夫而想找出他是否愛我的時候——我會打算借你引起我丈夫的妒忌，於是，由於我的瘋狂，我竟誣控你敗壞了我。不是真的嗎，伯爵？」

「的確的，確的，鳩利夫人……」

「高麥茲夫人，」亞歷山大改正道。

「你必須饒恕我在我和我丈夫叫你「小猴子」的時候所誣控你的事。」

「我原諒你。」

「我那時誣控你的是一件卑陋而下賤的行爲，完全配不上你這樣的一個紳士。」

「這個句子用得正合適，」亞歷山大加上說，「正合適——一個卑陋而下賤的行爲，配不上一位紳士。」

「我要再說一遍——雖然我是可以而且必須因為我那時的景況而被原諒，我仍舊要要求你的原諒。你肯給我嗎？」

「是的，是的，我給你，夫人；我給你們兩個人，」伯爵半死不活地呻吟，恨不得愈快愈好地逃出這個房子。

「給我們兩個人？」亞歷山大插嘴說。「我用不着你原諒。」

「的確的……的確的！」

「算了，算了，請鎮靜鎮靜吧，」丈夫說。「我看你非常不自在。再吃一杯茶吧。鳩利，給伯爵倒上。你願意在裏面加點菩提汁嗎？」

「不，不……」

「好，現在我的妻子已經把她應對你說的話說完，你也饒恕了她的瘋狂，讓我求你以後常常光臨我的家裏吧。既發生了這種事情，你當然明白，如果我們斷了友誼，那是一件最無趣味的事。現在我的妻子——感謝我給她的關心——已經完全痊愈了，你來這裏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了。爲向

你證明我對我妻子的痊愈的信心起見，我現在要把你們倆留在這裏，恐怕她也有什麼不敢當着我面前說的——我也不願意聽的——話對你說。」

亞歷山大離開了屋子，使他們倆坐在那裏面面相對，同樣地被他這舉動嚇住。

「怎樣一個人啊！」

「這纔是個真正的男子呢！」鳩利對她自己說。

一個壓人的寂靜跟着他的走出進來了。鳩利和伯爵誰都不敢擡起頭來互相望一眼。波爾達維拉用眼向鳩利的丈夫走出的門那邊瞟着。

「不要那樣望着那門，」鳩利說。「你不知道我丈夫的爲人，他不會藏在門後面竊聽我們的話。」

「我怎麼知道他不會呢？他還許帶證人一齊來呢。」

「你爲什麼說這個話，伯爵？」

「你以爲我已經忘記他把兩個醫生帶來，千方百計地逼辱我，並且宣佈你發瘋的那天了。」

嗎」

「但是那是實情呢。假如我那時沒有瘋，我是永遠不會說你是我的愛人的。」

「但是……」

「但是什麼……伯爵？」

「你是要宣佈我發狂嗎？你的意思，鳩利，是要否認……」

「請你用鳩利夫人或高麥茲夫人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說，高麥茲夫人，爲了某種原故，你沒有真接受我的進行——不但是進行，而且我的愛？」

「伯爵！」

「其實你後來不但接受了牠們，而且還做了牠們的鼓勵者……」

「我已經告訴了你，伯爵，我那時發了癡。我必須要再說一遍嗎？」

「你否認我曾是你的愛人嗎？」

十足的男子

「我再對你說一遍：我那時發了癡。」

「我一分鐘也不能再在這裏坐了！再見吧！」

伯爵把他的手伸出來，預料着她一定拒絕。但是她卻用她的手握住牠，對他說：

「你大概已經曉得我的丈夫所說的話了吧？你願意什麼時候來就可以來……」

「但是，鳩利！」

「什麼！你又要開始嗎？我既然告訴你我那時發了癡……」

「我簡直被你和你的丈夫逼得要瘋了……」

「你逼得你要瘋！我覺得這倒不是一件容易事呢……」

「但是這是事實呀！你叫我「小猴子。」」

鳩利哈哈地笑了。又羞又憤，伯爵抱着不再回來的決心離開了這所房子。

這層層的波折震搖了可憐的鳩利的的生活，她很重地病了；神經錯亂。這時她彷彿真要瘋了。她

時時被一種發熱的昏亂迷住，在昏亂中總是用最熱烈的，最多情的字眼呼着她的丈夫。每到他妻子的這種苦痛的病發作時，他總是不顧一切地跑來竭力鎮定她。「我是屬於你的，屬於你的，完全屬於你的，」他總是這樣在她的耳邊重覆說，同時她總是把全身吊在他的頸子上，彷彿要把他扼死似的。

他把她搬到他的一個田莊上去，希望鄉村生活能夠對她有好處。但是這病卻漸漸地奪去了她的生命，這可怕的病症已經深入膏肓了。

當這富人末了感到死神將要把他的妻子從他手裏奪去的時候，他全身充滿了一種可怕的鎮靜和頑固的憤怒。他把所有的最好的醫生都叫了來。「完全沒有希望」他們總這樣對他說。

「替我救活她吧，」他總是這樣對醫生說。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亞歷山大先生，完全不可能的。」

「救活她，我告訴你！我願意犧牲我所有的財產，所有的金錢來救她的命！」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亞歷山大先生。」

「那麼我就爲她捨我的生命！你不曾作一個借血的手術嗎？把我所有的血取出來給她吧。來，把我所有的血吸出來吧。」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亞歷山大先生，不可能的。」

「你這話什麼意思——不可能？我要把我所有的血給她，我說！」

「只有上帝能救活她。」

「上帝！上帝在哪裏？我從來沒想到過他。」

接着，把身子向鳩利——他的妻子——她的臉蒼白得可怕，但是卻從來沒有比這時更美麗了——帶着臨死的時候的美麗——轉過去，他對她說：

「鳩利——上帝在那裏！」於是她便把她那大而出神的眼睛向上一動。好像說：

「他在那裏……」

亞歷山大審視那懸在床頭的十字架。接着便把牠拿下來，握在手裏大叫：「把她救活，把我所有的財產，所有的血……所有的一切都取了去吧……」鳩利總是望着他微笑。她丈夫的盲目的

憤怒使她充滿一種溫柔的光明。她終於得到真的快樂了！她怎麼竟會懷疑這個人不愛她呢？

生命一點一點地從她的身上流盡了。她漸漸地變得冰冷而像石頭一樣。於是這位丈夫便躺在她的身旁熱情地吻她。他想把他所有的溫度傳在她的身上，補上她所失去的溫度。他甚至想把自己的呼吸給她。他好像一個瘋狂到一百分的人。同時她總是繼續對他微笑着。

「我要死了，亞歷山大，我要死了。」

「不，你不死，」他總是對她說。「你絕對不會死。」

「你的妻子是不會死的，是嗎？」

「對了，我的妻子不會死。我寧肯自己死來吧，讓死來吧。向我來！讓死向我來吧！讓牠來吧！」

「啊！我現在知道我的苦痛並不是白受了！你想想吧，我竟懷疑過你的愛呢！」

「不，我並沒有愛你。我已經對你說過一千遍了，鳩利，說那些愚傻的情話祇是些文章上的胡說亂道罷了。不，我並沒有愛你。愛！愛！想想吧，那些壞東西們，那些懦漢們口裏講着愛，卻讓他們的妻子死去，那不是愛。我不愛你……」

「你說什麼？」她重被以前的恐懼所佔，用一種最軟弱的聲音問。

「不，我不愛你……我……簡直沒有適當的字！」接着他便發出一陣長久而無淚的嗚咽，彷彿死人的嘆息。這是一種苦痛而蠻野的愛情的苦吟。

「亞歷山大！」

這個薄弱的呼喚包含着最後的勝利的可憐的歡呼。

「你不能死！你絕對不會死；我不讓你死！鳩利，殺了我吧，但你卻必須活着！」

「我要死了……」

「我同你一齊死！」

「孩子怎麼辦呢，亞歷山大？」

「他也必須死！沒有你爲什麼愛他呢？」

「啊，上帝！亞歷山大，你瘋了……」

「是的，我是唯一的瘋子，我曾做了許久的瘋子——我是唯一的瘋子……殺死我吧，帶我跟

你一同去」

「假如我能够……」

「不，不！不殺死我，但你卻是要活着的。爲你的自滿而活着吧。」

「你怎麼辦呢？」

「我嗎？如果我要不是屬於你的，就給我死吧！」

他把她抱得更緊了，彷彿要阻止她離開似地。

「現在你肯告訴我你是誰嗎，亞歷山大？鳩利在他的耳邊輕聲說。

「我嗎？不過是一個人罷了——然而屬於你的；一個你造成的人。」

這個字就彷彿是一個墓中的低語似的——就彷彿是人類的船筏駛入那神祕的黑水時從生命之岸發出來的一樣。

亞歷山大覺得他的強壯的兩臂只是抱着一個沒有氣息的人體了。他的心裏彷彿感到一種將死之夜的死似的冷氣。他立起身子，望着那僵硬而沒有氣息的美人。他從來沒見過她比今天更

美麗。她好像是浴在那死後的永久的黎明的光輝裏。比回憶着這個冷僵的屍體更大地，他感到他的一生像薄雲一樣地在他的眼前過着——他那曾瞞了一切人，甚至他自己的一生。他甚至一直想到他那些可怕的童年——想到他在那稱爲他父親的人的無情的鞭撻之下抖戰的時候；想到他詛咒自己的時候——想到有一天晚上，絕望得不能復忍，他曾在他的小鄉村的教堂裏向一個基督像揮拳示威。

末了他離開了屋子——把門關上，跑出去找他的孩子，這個小男孩剛剛只有三歲，他的父親把他抱起來，同他一起走進屋子。他開始狂暴地吻他的孩子，孩子因爲不慣於他父親的吻法，也因爲從來沒有受過他一個吻，更許是因爲已經猜出那在他胸中蕩動着的野蠻的熱情，便開始哭起來了。

「不要做聲，我的孩子，不要做聲。你肯饒恕我要做的事嗎？你肯饒恕我嗎？」

孩子被他嚇住，便止住了哭。他望着他的父親——他正在從他的眼睛，口，頭髮上尋找他的失去的鳩利的眼睛，口，頭髮。

「饒恕我，我的孩子，饒恕我！」

他自己又到別的房子裏勾留了一會，爲的好寫下他的遺囑，接着他便回到他的妻子——或者可以說曾經做他的妻子的東西——的身邊。

「我把我的血給你，」亞歷山大向她說，彷彿她能聽見似地。「死把你奪走了，現在我要去追上你！」一時之間他覺得他已經看見他的妻子微笑了，眼動了。他開始擁抱她，叫她，對她用小聲說了無數的可怕的溫存話，但是她仍舊非常冷。

過了些時，當他們把停屍的房子的門打開時，他們看見他正用手臂抱着他的妻子。他是又白又冷，浸在那完全從他身上流出的血泊裏。

沉默的窟

烏納木諾

在王國的中部，有一個濃密的大樹林。在這林中，有着四季不凋的樹葉的各種樹木欣欣向榮地生長着。在秋日，牠們並不變成黃色，在春天，牠們也用不到再披上嫩綠的衣裳。陽光並不射進去。溫暖小草；因為枝葉是太濃密了。幾條溪水在樹林裏蜿蜒地流着。沒有野獸去侵害牠。幾條被那些到那裏去的人物的腳步所踏成的，而且總是沿着溪岸的簡單的小路，通到那在樹林中央的一塊空地上。

沒有人能夠記得在那塊空地曾經下雨過；一個很古而有根據的傳說又主張說在這塊樹林的空地上，是從來也沒有下雨過。即使在那風雨的日子——這種日子是很少的——雲中也好像一定有一個洞似地，保護着這塊神祕的空地免為天上的水所沾溼。而那個窟便是在這塊空地上。這個窟是由岩石的一個口子，一個石頭的洞口組成的，裏面有一條小路通下去，很險峻，但是

走起來卻並不難。這小路通到洞裏去，一直到有二百步路遠近的地方，牠突然灣到一塊凸出的石崖後面去，便看不見了。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會知道，在那塊石崖後面的窟的底裏到底有些什麼。走過了那一個地點而回來的人是一個也沒有，而且也沒有人通一點可以使人猜想出他們的命運的音信出來過。兒童，青年人，中年人——女人，老人——康健的人和瘋人，不幸的和快樂的，都走進去過；但是沒有一個人曾經傳出一點點的裏面是什麼的暗示來過。他們只要一拐灣，從此便不知道他們的消息了：既沒有墜落的聲音，又沒有叫喊，更沒有呻吟，甚至連嘆息的聲音都沒有。他們是在完全的沈默中被吞下去了。

可是這窟的這種沈默是只在當牠接受牠的捨身人的時候纔有的。有些日子，尤其是在秋天，在有些時候——在薄暮時分——從窟底裏便發出一種籠在香霧裏的，醉人而非人間的，神祕的音樂來。傳出來的聲音好像是人數繁多的賽會行列的歌，一種好像是由許多人唱出來的，迴蕩而憂鬱的歌。但是這種遼遠而優美的怨歌的憂鬱卻是非常溫柔而甜美。一聽到了這種聲音，那些繼

續地在窟口的周圍徘徊着的大部分的人，便立刻要衝到窟底裏去。

各種的探討都做到了，把一個人身上縛了一根結實的繩子叫他進去，這樣如果他一通信號，人們便可以把他拉出來；可是每次作這種試驗的時候，結果總是一點信號也沒有，拉出了那根解鬆的繩子而已。有一次，人們在一個人的腰間纏了一條金屬的腰帶，腰帶上鑲了一條鐵鏈放下去；可是他們卻拉出了腰帶和鐵鏈，人卻沒有了。他怎樣能解脫自己呢？……又有一次，一個人帶着一個自己的朋友的屍身下去——他們想知道這窟是否也接受死人的。第二天早晨，人們在拐角的前面的那條小路上發現了那個屍身；但是那個帶着死人下去的活人卻一去無消息了，正如往常的情形一樣。從此以後，可以斷定這窟是只讓活人進去的了。

人們想了另一種法子而試驗了幾次：那就是把動物趕進洞去。牠們過了一會兒便出來了，可是牠們是驚怖而昏亂地出來的；而牠們一生便從此不作一聲了。牠們出來之後都變成啞子了。從那窟裏出來的動物：狗、貓、羊、牛、獅、鵝，在牠們以後的一生中都不叫了。而且從來沒有人看見一隻蟾蜍，一隻耗子，一隻蜥蜴，一隻蒼蠅，或是一隻蚊子進洞去過。

人們也幾次試驗叫幾個人互相緊握着手下去。當第一個人走到轉灣的地方而轉了灣，他便放鬆了自己的旁邊的那個人，隨便那另一個人握得怎樣緊也沒用，於是他便在窟底的沈默之中消失了；否則便是整排的人都不見了。

各階級的人都在那神祕而音樂的洞裏失去過。有一次一個一家之父被那神祕拉了進去，他的兒女們都聚集在洞口呼喊他：「父親！父親！」接着他們便都繼續着他被拉進去了。可是那使國王和全國驚恐的，就是常常有一對對的青年情人和青年的新婚夫婦都會讓自己被那洞窟吞下去，這是一種受人愛好的蜜月旅行一種沒有歸期的旅行。照這王國的繁生的習慣，一家人家大都是十個以上的孩子的，這種青年夫婦的繼續的失去使主治者十分不安。

一條神聖的條例下給全國家的王侯叫他們把達到那窟裏去的道路都斷絕交通。而且甚至有一個王侯也在那裏失去了：從那個時候起便沒有人敢走近那面去了。可是那不能避免的魅力是那樣的大，以致不得不決定在洞口派守衛兵站崗，用武力去防止任何人進去。可是結果是連守衛兵自己也進去了；而當那些守衛一屈伏了之後，那些逗留在外面的人們便也都跟着下去了。

可是那些自殺者的行爲是很奇怪的。在這國家裏不會有這種行爲的發生好像是當然的事，因爲凡是一個人厭倦生活，他祇要到窟底去，用不到自殺的；然而事實竟並不如此。在這王國的神祕的窟那裏，發生過許多的自殺事件過，而大部分的人卻都是正在洞口邊自殺的。這可以觀察出，他們是想走進去的，可是在還未達到那致命的轉灣的地方之前，他們走了幾步便回身了。有一次有一個窮人患着一種忍無可忍的苦痛的長病，他便自殺了，他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說他之所以到洞邊去而又回來者，便因爲他怕在洞裏還會繼續痛苦而不能自殺——因爲怕一種永久的痛苦。

政府拿這窟來作處死刑之用。不把定罪的人處死，而把他們送進窟裏去；他們當然是十分高興受這樣的處置的。然而，並不是大家都是如此。有幾個人恐怖地戰慄起來不肯進去，即使洞口的弓手們恐嚇着他們說要把他們射死，他們還是不肯。有幾次那些兵士是不得不把那寧可死而不願葬身在裏面的罪犯的屍體從洞口轉灣的地方擡出來。

有一次從一個遼遠而渺茫的國度，從一個不可考的迢遙的地方，來了一個盲目的老乞丐，伴

着一個年輕的孩子。那老人只說着他自己的方言，一種在這王國裏是絕對聽不懂的方言。當他和那領導着他的孩子說話的時候，雖則他的話是很簡短，卻沒有一個人能猜得出他是在說着什麼。但是這孩子卻稍稍能說一點這王國的語言。這老人有時唱着歌；而他的歌聲卻和那在秋日的薄暮，籠在醉人的香霧中從那窟裏面昇起來的遼遠而神祕的歌聲，微微有點相似。這種歌好像是馬大和馬利亞的兄弟拉撒路被基督從墳墓裏救起後，在第二度生命中工作時所唱的歌。（註）每一個人人都停了下來聽這盲目的可憐的老人；而一切聽了他的歌聲的人，便都躍躍欲試地要到樹林裏去，一直到達到了那塊空地，在窟裏消失了自己為止。

有這樣一回事發生了：那個盲目的老乞丐和那個孩子竟移步向樹林中去，接着到了那塊空地，接着又向窟裏走去；那老人由那孩子領導着，排開密密叢叢的羣衆，唱着歌順着小路走進洞裏去。那個領導着他的孩子並沒有回來；但是那盲目的老人卻回來的——幾百年中僅有的人！大家都擁擠過去看他。他盲目着回來，像他進去的時候一樣。而且他所說的話沒有人能懂得一句；而且

也沒有人能從他的音調，他的手勢，或是他的舉止上推測出什麼東西來。他後來在濃密的樹林中不見了，從此便沒有人聽得他的消息了。但是他的從窟底的歸來，這唯一的歸來，卻在人們的心頭印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這王國裏，整個的，絕對整個的生命，是依賴着這個窟的祕密而存在的。一切的藝術，所有的科學、文學、政府，一切都是集中於牠的。人們死在那兒，正像死在任何地方一樣。哦，是啊，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像別國一樣地，因同樣的病，取同樣的方式而死的。

在窟口的附近，時常有一大羣的迷醉了的人們聚集着，他們在那裏度時，度日，度月，度年，有的竟度盡了終生，凝看着那小路的拐角處。而當從洞底裏傳出那由一個遼遠的合唱隊唱着的甜美而憂鬱的歌聲來的時候，這大眾的人便聚在一起，陶醉於這奇異的音樂，和那同樣奇異的籠着音樂的馨香。這些不幸的人大部分都不敢走到裏面去，於是他們渴望着窟底，在窟口的附近可憐地死去。這樹林附近的樹叢裏，是搭滿了茅舍和蓬帳，那便是這些迷醉了的不幸的人們的蔽身之處，而每當一個人最後決意進洞去的時候，其餘的人都恐怕地又豔羨地凝望着他。雖則是屢次失望，

在話別的時候，他們還老是，老是，老是對那進洞去的人說：『讓我們知道裏面究竟有些什麼吧。我們叫你的時候，回答我們啊。』可是回答的人卻一個也沒有。

在這王國裏，有許多人，當然是大多數人，從來沒有走近窟去，或甚至走近那包圍着這窟的樹林去過，但是他們也像別人一樣地迷醉着這窟的祕密。有幾個人——這種人爲數也不少——竟認爲這種東西是不屑談起的；但是或許他們竟是那最關心着牠的人。而那些否認這樣的窟的存在的人，雖然是屈指可數，但也竟有幾個。

在這王國裏，一切的哲學，一切的科學，一切的文學，如我們前面所說過的一樣，都滿佈着這個洞的祕密；而那特意想使人不曉得這個祕密的一切的哲學，一切的科學，一切的藝術，一切的文學，大部分反都充滿了這祕密。人們越是不大說起牠，牠越是要印到人們的想像中來。

在這王國的思想家之間，關於這個窟洞有些什麼的假設和學說都是數不盡言的。這也是當然的事情。有人提議叫工程師開闢另一條道路通進去；但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個敢下第一鋤的工人。此外，人們記得有一位王侯曾經要把這窟口用一道牆圍起來過，但是那些開始工作的人

們，不是丟開了工作走進洞去，便是不久就死了。而且每天早晨，總是發現前一天的工程已經被毀了。爲了這個原故，這計畫便不得不拋棄了。

在鄰近的人民之間，這個窟的祕密是一種混着恐怖的談笑的主題。到這個王國裏來探討這祕密的一切的外國人，不是什麼也沒有探討出，便是不回去對人講他的所見了，因爲他們已屈服於這奇異的魅力而失在窟裏了，或則便是他們甚至連這個樹林也沒有能力進去，便回去了。那走進了樹林，一直走到那永不下雨的空地的外國人，總是走進窟底裏去的。這是沒有例外的。

至於那些連樹林也沒有能力進去——樹林對於他們起了一種那麼大的推拒力——而拿自己所聽到的那些從來沒有進去過的人的說話，來做報告的根據的外國人，有的則推說這完全是鬧着玩的，別的一些人則聳聳肩，還有一些人則對於這事作了一個象徵的解說。

然而，這種象徵的和譬喻的解說，是最不被那些知道一點樹林中的東西的人們所信任的。這絕對不是一個象徵，卻是一個很實在的現實。

這絕對不是一個象徵，絕對不是的：也決不是什麼譬喻。這絕對不是抽象的思想，不是披着具

體而譬喻的形式的衣裳的社會學的見解。全不是的。

昨天，這在我的巴思葛山間的那麼可愛的九月的第八日，我沿着波特隆河岸漫步經過波特隆堡；那條河便是高爾里斯灘的邊界。後來我回到了比爾巴奧。回到了我的那個比爾巴奧，而到我兒時住過的那間房間去就睡。我在床上轉輾反側着，預備着後天我要說的關於那在盛年死去的比爾巴奧的雕刻家奈梅西奧·毛格洛凡何的演說辭，好久纔睡熟。

毛格洛凡何的作品之中，有一件表現着烏哥里諾伯爵的苦痛（註）的浮雕，正如檀德在他的神曲裏那麼精細地講給我們聽的一樣。而昨夜我是心裏念念不忘地想着神曲，在轉輾了多次之後纔睡熟的。

在子夜時分，我被一片很響的霹靂聲和驟雨聲所驚醒了。在醒來的時候，我發現我已知道了

（註） Ugolino della Gherardesca 比賽（Pise）之暴君，爲其仇人投入一塔中餓死。檀德之神曲曾述其事，言烏哥里諾噬其行刑人之腦蓋。

這窟的祕密的故事。我是第一次知道牠，以及牠的固有的矛盾，並沒有什麼說明或是象徵，我全盤整個，詳細地知道。我點起了燈開始寫牠出來，寫牠出來叫人傳抄。

叫誰傳抄呢？我不知道。這故事從那裏來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這不是一個象徵，這不是一個譬喻，什麼也不是。有人將牠告訴了我——我也不知道這人是誰——於是我便像那人告訴我一樣地告訴了你們。

貨箱

達里歐

在遠處，在好像是藍鉛筆劃出的那條分開了水和天的線上，太陽正在慢慢地沈下去，牠帶着牠的金色的塵沙和紫色火花的旋風，像是一個燦耀的大鐵盤。

海關碼頭已歸於沈寂；海關的辦事們都來來往往地踱着，把帽子拉下來緊壓到眉毛邊，向四面張望着。起重機的巨大的臂是不動了；工人們都起身回家去了。

海水在碼頭下嗚咽着，而那在傍晚的時候從海上吹來的鹹濕的風，吹得那附近的小船不住地顛簸。

船夫們都已經去了，祇剩下那個年老的路加思大叔。這位路加思大叔在早晨搬一個桶子上貨車的時候傷了腳，雖則蹣跚難行，他卻還做了一整天的工。這時他坐在一根木柱上，嘴裏銜着煙斗，悲哀地凝望着大海。

「啊，路加思大叔，你在休息嗎？」

「不錯，正是我的少爺。」

於是他便開始了他的閑話，那種流暢而有趣的閑話，那種我歡喜從那些賣力爲生，有着健康的身體和壯實的筋肉，吃着豆子和紅酒的粗人們嘴裏聽到的閑話。

我和藹地望着這個年老的粗人，我很有興味地聽着他的故事，這很短的，全是從一個卑微而高尚的心裏說出來的故事。「啊，在我當兵的時候啊！呢，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已當了蒲爾奈斯的兵了。你瞧，我那時已有力氣拿起來福鎗來和米拉福洛雷斯的人打仗了。接着我結婚了。我生了一個兒子。啊對啦，少爺，他在兩年之前死了！」

那雙在叢厚的眼毛下的發亮的小眼睛，那時便濡濕了。

「他怎樣死的？爲了要替我們一家——我的女人，兒女和我——賺飯吃呀，少爺，因爲那時我正害着病。」

於是，在海波已籠上了煙霧，城市已點起了燈火的時候，坐在那根當橈子坐的木柱上，熄了他

的黑色的煙斗，又把牠夾在耳後，把他那穿着捲到踝節邊的骯髒的袴子的有力的瘦腿伸直了，搭起來，他便把那整個的故事告訴了我。

那個孩子是很規矩，而且是一個好工人。在他長大了的時候，路加斯大叔想把他送到學校裏去唸書，但是，肚子餓得發叫的窮人是不能唸書的。

路加思大叔是已結婚了的。他有許多兒女。

他的女人有了那窮人的最要命的毛病——多產。有許多嗷嗷待哺的嘴，有許多滾在泥濘裏的小傢伙，有許多冷得發抖的瘦弱的身體——他必須找東西給他們吃，找破衣給他們穿，爲了這些，於是他不得不毫無趣味地生活，不得不像牛一樣地做工。

當他的兒子長大了的時候，他便幫助他的父親。一個鄰居的鐵匠要叫他學打鐵，但是他那時身體是那樣地弱，簡直是一副骨頭架子，而打鐵又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他害了病進了醫院。他卻沒有死！那時他們住在那淪落婦人的污穢的區域裏的，一間四壁破爛的又舊又髒的房子裏。那房子裏晚上只點着幾盞小燈，整天發着霉濕的氣味。那裏時時刻刻震響着摩爾人的宴會的呼喊聲，

筊篨聲和手風琴聲，和水手的喧鬧聲。這些經過了海上的長久的禁欲的水手，是由龜鶻領帶着，喝醉得像木桶一樣，又像定了死刑的囚徒一樣地呼嘯，蹂躪。然而在這下流的歡宴的腐敗之中，這年青的孩子卻很快地變成壯健而端正的了。

路加思大叔經過了千萬的困難，終於買了一隻小船。他做漁夫了。在太陽初出的時候，他帶着捕魚具和他的小孩子到海上去。一個划船，一個裝餌。捕完魚後，他們懷着那賣掉他們的捕獲品的熱望，沿着海岸在清颼暗霧中低唱着一曲「悲歌」回來；船橈輕濺着水沫。

如果天氣好，他們晚上便再到海上去。有一個冬天的晚上，忽然起了一陣大風暴。坐在一隻小小的船上的父子，在海上吃盡了風浪的苦頭。靠岸是十分困難的。魚和一切別的東西都掉了到海裏去，所僥倖者是他們還沒有淹死，他們拚命地向岸上掙扎。他們正要近岸了。可是一陣該死的狂風卻使他們撞在一塊岩石上，於是小船便碎成片片了。他們逃了出來，「只稍稍受了一點傷，謝天謝地！」路加思大叔提到這事的時候，便這樣說。

出了這件事以後，他們兩人便都做了船夫。做了繫在從絞架一般的堅實的起重機上像鐵蛇

似地掛下來的鐵鏈上的，那些扁平的黑色的大船上的船夫。別人要他們到那裏他們就得到那裏，在船埠裏從碼頭跑到輪船，從輪船跑到碼頭，叫喊着把些重的貨包推過去繫在那有力的鐵鈎上，於是鐵鈎便把貨包吊起來，像鐘擺一樣地擺動着，這老人和孩子，這父親和兒子，便是這樣地掙扎着爲他們自己和爲家裏的兒女們賺他們每天的口糧的。

他們每天出去做工，穿着舊衣服，束着破腰帶，每人都包着有顏色的頭巾，而當他們走到船角上去躺一會的時候，他們的笨重的大皮鞋一齊地蹀着。他們整天地在小輪船的角上來來去去地裝貨卸貨。

那父親是很小心的。『孩子，當心撞破你的頭！用手扶住一點吧。你要折斷骨頭了。』於是他拿他自己的方法，用老工人和慈父的粗話來教導指揮他的兒子。有一天，路加思大叔不能出門工作了，因爲風濕症使他全身的關節腫脹，又使他的骨頭酸痛。

『哦！要買藥，又要買食物。少不了的事。兒子啊，去做工賺點錢來；今天是禮拜六。』

於是他的兒子便連早飯也沒有吃，急急忙忙地出去做他的每日的工作了。那天天氣很好，天

朗氣清，耀着黃金的太陽。貨車在碼頭的鐵軌上滾着，滑車轆轤地響着，鐵鍊鏘鏘地鳴着。工作中混亂得使人頭昏腦脹，到處都響着鐵器的叮噠聲，飄過樹林的風聲，和許多船隻的機器聲。

路加思大叔的兒子是站在碼頭的一架起重機下面，和別的船夫們在一起，正在急急忙忙地卸一隻貨船。他們必須把那隻裝滿了貨箱的船卸空。那條一頭有鈎子的長鐵鍊不時地降下來，在滑過滑車的時候，牠便像一個多嘴的人似地響着。工人們把這些沈重的貨包用一條雙疊的繩子捆住了，繫在一個大鐵鈎上，於是便將牠拉起來，像是一條上鈎的魚，或是像一個測深索的一端的鉛錘，有時是很穩，有時便像鐘錘一樣地在空中東搖西擺着。貨物已堆積起來了。波浪打着那隻滿裝着貨箱的船。在中間有一隻貨箱呈着金字塔形。那是貨箱中的最大的一隻，又闊又厚，又滿沾了柏油。牠是在船底裏。一個人站在牠的上面，便像是一個在油膩的背景上的小人物。和一切平常的進口貨一樣，牠是用帆布包着，又釘着鐵皮。在這貨箱的邊上，在那些直線和黑色的三角之間，寫着幾個像眼睛一樣的字，路加思大叔所謂「鑽石」的字。牠的鐵皮都是用大頭的粗釘釘着，這樣可以以把裏面所裝的布和紗裹得很結實。

鐵鍊突然落下來，沒有鈎上這貨箱。

「這畜生，」有一個工人說。

「這大肚子，」另一個人跟上去說。

那想趕快回事的路加思大叔的兒子，正預備拿了工錢去吃早飯。他在項頸上結了一塊手帕。在下面，鐵鍊在空中飛舞着。他們在貨箱上打了一個大活結，試了試是否結實。他們喊了一聲『起』。鐵鍊便立刻把貨箱從人羣中拉了起來，軋響着昇到空中去。

船夫們都站着望着那巨大的重貨昇上去，準備一遇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就向岸上跑。那隻貨箱，那隻油膩的貨箱，突然從活結上滑了下來，像一隻從鐵鍊掙出來的狗一樣，牠恰巧落在那立在船沿和大貨堆之間的路加思大叔的兒子身上。牠把他壓得臟破骨斷了；黑色的血從他的嘴裏流出來。那一天在路加思大叔家裏沒有麪包又沒有藥，只有那被壓死的孩子在他的母親和孩子們的哀哭之間，被他的患着風溼症的父親抱着啼哭。以後他們便把他的屍體送到墳場裏去。

我忽忽地離開了這個老船夫，漫步穿過碼頭，一面向家裏走回去，一面用一個詩人的整個緩

慢的心尋思着，在這時候，一片從海上吹過來的寒風，銳利地刺着我的鼻和耳。

提莫尼

伊巴涅思

從古列拉到沙公德，在伐朗西阿的整個平原上，隨便那一個村莊上的人都認識他。

他的風笛聲一起，孩子們便都奔跳着跑過來，婦人們高興地你喊着我我喊着你，男子們也便離開了酒店。

他呢，鼓起了兩頰，眼睛漠漠地瞪望着天空，他在那他用一種偶像的漠然的態度來接受的喝采聲中，便一點也不放鬆地吹起來。他的駁裂的老舊的風笛，也和他一同分得那大衆的贊賞：當這枝風笛不滾在草堆裏或是小酌處的桌下的時候，你便看見牠老是挾在他的腋下，像大自然在過度的音樂癖中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新的肢體一樣。

那些嘲笑着這無賴漢的婦人們，最後覺得他是美好的了。高大，壯健，圓圓的頭顱，高高的前額，短短的頭髮，驕傲地彎曲着的鼻子，在他這平靜又莊嚴的臉相上，是有使人想起羅馬的貴族來的某種神情的：不是那在風俗謹嚴的時候，像斯巴達人一樣地生活着，又在馬爾斯場鍛鍊着體格的羅馬貴族，卻是那在因狂飲大嚼而損了種族遺傳的美點的，衰頹時代的羅馬貴族。

提莫尼是一個酒徒：他的驚人的天才是很出名的（因此他得到那「提莫尼」（註）的綽號，）可是他的可怖的酗酒卻更要出名。

一切的慶會，他都是有份的。你老是看見他靜默地來到，昂着頭，把他的風笛挾在腋下，後面跟着一個小鼓手。那是一個從路上拾來的頑童，他的後腦上的頭髮全脫落了，因為他只要稍稍有點錯誤，提莫尼便毫不憐憫地拔他的頭髮。而後來這頑童之所以疲倦於這種生涯，脫離了他的師傅，也只是因為他也變成了一個和他的師傅一樣的酒徒。

提莫尼當然是本省裏最好的風笛手，可是他一踏進村莊，你便得看守着他，用棍子威嚇他，非

（註）Dimoni 是從 demonio（魔鬼）變化出來的，這是一個給與那弄着中魔似的音樂的音樂家的綽號。

等迎神賽會結束後不准他進酒店去，或者，假如你拘他不過，你便跟住了他，這樣可以止住他每次伸出來搶那尖嘴的小酒瓶傾瓶而飲的手臂。這一切的預防往往是無效的，因為不祇一次，當提莫尼在教會的旗幟之前挺直而嚴肅地走着的時候，會在小酌處的橄欖樹枝前突然吹起「王家進行曲」來引壞那些信徒，接着在當聖像回寺院的時候，又衝破了那悲哀的 *De profundis* (註)

這改不好的游浪人的不專心，在人們卻覺得很有味兒。大羣的兒童奔跳着聚集在他四周。那些老孩子們笑着他那副走在總司鐸的十字架前的神氣；他們遠遠地舉起一杯酒來給他看，他總狡滑地眯着眼睛來回答這邀請，這眯眼似乎是說：留着「等一會兒」來喝。

這「等一會兒」在提莫尼是一個好時光，因為那時慶會已經完畢，他已從一切的監視中解放了出來，他最後可以享受他的自由了。他大模大樣地坐在酒家中，在塗着暗紅色的小酒桶邊，在鋅製的桌子間。他快樂地呼吸着那在櫃檯上很髒的柵子後面的油，大蒜，鱈魚和油煮沙定魚的香味，饑涎欲滴地望着那掛在梁上的燻腸串，停着蒼蠅的燻炙的醬品串，臘腸，和那些灑着粗紅辣椒

(註) *De profundis* 是為死者祈禱之哀曲。

提莫尼

的火腿。

酒店的女東家對於一個跟着那樣多的讚賞者，使她不够手腳去裝滿酒壺的主顧，是十分歡迎的。一種粗羊毛和汁水的濃濁的氣味，是廣佈在空氣中，而在煤油燈的微弱的光線中，你可以看見那可敬的一大團的人：有的坐在稻子豆下的稻橈上，有的蹲在地上，用他們的有力的手掌托着他們的笑得似乎要脫銜的大下頰。

大眾的目光都注射在提莫尼身上：「老婆子！吹個老婆子！」於是他使用他的風笛模倣起兩個老婦人的鼻音的對話來，他的那種滑稽的態度，使那不竭的大笑聲震動了牆壁，驚起了隔院的馬，而馬嘶聲便也加到那喧鬧聲中去。

人們接着便要求他模倣「醉女」，那個從這一村到那一村，賣着手帕，又將自己的收入都用在燒酒上的，一個「簡直不算東西」的女子。最有趣的是她是逢場必到，又是第一個破出笑聲來的。

當他的滑稽的節目完畢之後，提莫尼便在他的靜默而驚服的羣衆前面，任意地吹弄着，模倣

着瓦雀的啁啾聲，微風下麥草的低語聲，遼遠的鐘鳴聲，這一切由於前宵酒醉把他糊塗地領到廣野裏去熟睡，在第二天下午醒過來的時候，觸起他的想像的聲音。

這個天才的游浪人是一個沈默的人，他從來不說起他自己的身世。人們只從大眾的傳聞中知道他是倍尼各法爾人，在那裏他有一所破屋子，因為連四個銅子的買價都沒有肯出，所以他還將那所破屋子保留着沒有賣去；人們還知道他在幾年之內喝完了他的母親的遺產：兩隻騾子，一駕貨車和六塊地。工作沒有那回事！在有風笛的日子，他是永不會沒飯吃的！他像一個王子一樣地睡眠；當慶會既畢，他吹過了風笛又喝過了一整夜之後，他便像一堆泥似地倒睡在酒店的角隅裏，或是在田野中的一堆乾草上；而他的無賴小鼓手，也喝得像他一樣地醉，像一頭好狗似地睡在他腳邊。

二

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那邂逅是如何發生的；但是有這回事是一定的了。一個晚上，這兩顆飄泊

在酒精的煙霧裏的星宿，提莫尼和醉女，發生了他們的際會

他們的酒徒的友情臨了變成了愛情，於是他們便去將他們的幸福藏到那倍尼各法爾的老舊的破屋子裏去了；在那裏，他們夜間貼地而臥着，從屋頂的長着搖曳不定的野草的大罅隙間，他們望着星兒的狡滑的閃礫。在暴風雨的夜間，他們是不得不逃避了，好像在曠野上似地，他們被雨從這一房間追到那一房間，最後在破敗的牲口房裏纔找到了一個小小的安身的角隅。在那裏，塵埃和蛛網之間，他們的愛的春天發狂地開了出來。

從兒時起，提莫尼只愛着酒和他的風笛；忽然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失去了他的麻木不仁的酒徒的貞潔，而在那醉女，那可怕而骯髒的，被酒精所炙枯又燻黑了，但是卻像一條緊張着的琴絃一樣地熱情而顫動的醜婦人的懷裏，嘗着那從未領略過的樂趣；他們從此不離開了；他們無恥得像不識不知的狗一樣地在大路上互相撫愛着；而且有許多次，在到那開着慶會的村莊去的時候，他們逃過了田野，而且正在那緊要關頭，被幾個車夫所瞥見了，圍繞着他們狂呼大笑起來。酒和愛情把提莫尼養胖了；他吃得飽飽地，穿得好好地，安然而滿意地在那醉女的身旁走着。可是她呢，

她卻漸漸地枯下去，黑下去，一心一意只想着服侍他，到處伴着他。人們甚至看見她在迎神賽會的行列前面在他的身旁走着；她不怕蜚語，她向一切的婦女們射出那敵對的眼光來。

有一天，在一個迎神賽會中，人們看見那醉女的肚子已經大了起來，他們不禁絕倒了。提莫尼凱旋似地走着，昂着頭，風笛臨空轟起，像一個極大的鼻子一樣；在他身旁，那頑童打着鼓，在另一邊，那個醉女滿意地邁着，她的極大的肚子像是第二張小鼓；那大肚子的重量緩慢了她的腳步，使她蹣跚地走着，又使她的裙子不客氣地聳了起來，露出那搖動在舊鞋子裏的腫脹的腳，和她的兩條像那正在打着的鼓槌似的，黝黑，枯乾而骯髒的腿。

這是一個醜聞，一件瀆神的事……村莊裏的教士們諄告這音樂師！

「那麼，大魔鬼，你們至少也結了婚罷，既然那女無賴硬要跟你，甚至在迎神賽會中也跟着你。我們會供給你必要的證紙的。」

他老是說着「是」，可是在他的心裏，卻把這些話丟開了理也不理。結婚好一齣滑稽的戲！讓別人去嘲笑罷！不，還是我行我素的好。

隨他如何固執，人們總不把他從慶會中除了名，因為他是本地最好的風笛手，又是取價最廉的那個；可是人們卻剝奪了他的一切繫附於他的職業上的光榮：他已不更在教區理事員的桌上進食了，人們也不更給他祝福的麪包了，人們禁止這一對不信教的男女進教堂了。

三

醉女沒有做成母親。人們須得從她的發燒的肚子裏一塊塊地將那孩子取出來；於是這個可憐的不幸的女人，隨後便在提莫尼的驚惶的眼底死去了；他看着她既沒有痛苦又沒有拘攣地死去，他不知道他的侶伴還是永遠地去了呢，或者還祇不過是像在空中酒瓶滾到她腳邊的時候似地睡着了。

這件事傳了出去；倍尼各法爾的好管閑事的婦人們都擁擠到那所破屋子的門前來，來遠遠地看看那個躺在窮人的棺材上的醉女，和那個在她旁邊蹲踞着，號哭着，像一頭沈鬱的牛似地垂倒了頭的提莫尼。

村莊裏的人誰也不屑進去。在那治喪的屋子裏，祇有六個提莫尼的朋友，——衣衫襤褸的乞丐，和他一樣的酒鬼，還有那個倍尼各法爾的墳工。

他們看守着這死人過夜，輪流着每隔兩點鐘去敲一次酒店的門，裝滿那一大壺的酒。當太陽從屋頂的罅隙間射進來的時候，他們都在死人的周圍清醒過來。他們是都直躺在地上，正如當他們在禮拜日的夜裏，從酒店裏出來，倒臥在什麼草堆上的時候一樣。

大家都哭着。說是那個可憐的女子在那裏，在窮人的棺中，平靜地，好像睡着了一般，不能起來要求她自己的一份吧！哦！生命是多麼地不值得什麼啊！這就是我們大家都要到達的地步啊！他們哭得那麼長久，甚至當他伴着屍體到墓地去的時候，他們的悲哀和他們的醉意還沒有銷歇。

全村的人都遠遠地前來參與這個葬儀。有些人狂笑着這幅如此滑稽的影像。提莫尼的朋友們，揹着棺材走着，一聳一聳的將那喪葬的盒子粗暴地擺動着，像一隻折了桅杆的老舊的船一樣。提莫尼走在後面，腋下挾着他的離不開的樂器，老是表現着一頭剛在頸上狠狠地吃了一刀的垂死的神氣。

頑童們在棺材的周圍喊着又跳着，好像這是一個節日一樣；有些人笑着，咬定說那養孩子的故事是一個笑話，而那醉女之死，無非是因為燒酒喝得太多了而已。

提莫尼的粗大的眼淚也使人發笑。啊！這該死的流氓！他的昨夜的酒意還沒有消，而他的眼淚，也只是那從他的眼睛裏流出來的酒……

人們看見他從墓地回來（在那裏，人們爲了可憐他纔准他葬這「女無賴」）然後伴着他的朋友們和墳工一同走進酒店去……

從此以後，提莫尼不是從前的那個人了：他變成消瘦，襤褸，骯髒，又漸漸地爲酗酒所中傷了……

永別了！那些光榮的旅行，酒店裏的凱旋，廣場上的夜曲，迎神賽會中的激昂的音樂！他不願再走出倍尼各法爾了，他不願再在慶會中吹笛了；他的最後的鼓手也被打發走了，因爲他一看見他就要生氣。

或許在他的憂鬱的醉人的夢裏，看着醉女的大肚子的時候，他曾經想過以後會有一個坐着

無賴的頭顱的頑童，一個小提莫尼，打着小鼓，合着他的風笛的顫動的音律嗎……現在，只有他獨自一個人了！他認識過幸福而重又墮入一個更壞的境遇中；他認識過愛情而又認識了失望；這幸福和愛情是他在未認識醉女以前所不知道的東西。

在有陽光的時候，他總是像一隻貓頭鷹似地躲在家裏。一到了夜間，他便像一個小竊一樣地偷偷地走出村莊；他從一個牆缺溜到墓地去，於是，當那些遲歸的農夫們負着鋤頭回家的時候，他們便聽到一種微細的音樂，溫柔又纏綿，似乎是從墳墓裏出來的。

「提莫尼，是你嗎……」

那音樂師聽到了那些訊問着他來壯自己的膽的迷信的人們的呼聲，便默不作聲了。

接着，一等那腳步走遠，而夜的沈默又重臨的時候，音樂便又響了，悲哀得好像是一片慘哭。好像是一個喚着自己的永遠不會回來的母親的小孩子的遼遠的嗚咽聲……

沙里奧

阿左林

那個名人的朋友和崇拜者，讀了這篇東西的時候，會茫然若失的了。沙里奧病了；沙里奧隱沒了……我在早晨來到這平靜而明亮的小村子裏；太陽照耀着那片廣場；青色的，新鮮的影子從房屋的披簷墜下來，浴着門戶；教堂和牠的平平的石閣，古舊的閣，金色的閣，在遠處聳立着，映在鮮明的光耀的長天上。在中央，流泉讓牠的潺潺的水從四條水管流出來，瀉落到雕刻的石盆裏。我留連了一會兒，玩味着這青色的影子，閉着的窗戶，深沈的靜默，泉水的幽韻，樓閣，飛燕和古鐘的有節律的悠長的報時聲。接着我便去敲這偉人的門：『噹，噹。』門是虛掩着；進去不能算是大意。客室是闕無一人；在桌子上我看見有插着半支殘燭的燭臺，一個空的杯子——這或許是用來吃藥的——和一大堆的束着原封的外省報紙。一種深深的靜默管領着全個屋子；傢伙全披滿了塵埃；一兩張椅子已經壞了。有些像是極度的任棄，像是極度的疲乏，像是不可救藥的失望的感覺，在空氣中浮動

着，而你又可以在此一切瑣細的地方看出來。我想着：「這真奇怪，」於是我便在桌子邊坐了一會兒，已經有點悲哀了，已經被那將大憂患顯給我們看的不可言狀的憂鬱所侵佔住了。我又想着：「這真奇怪。」於是我站了起來；後面露出着通花園的門，我望見了橙樹的鮮碧色和石榴樹的暗綠色。可是一個人也沒有出來，在屋子裏一點輕微的聲音都沒有。於是我便使勁拍了幾下手，我照鄉下規矩高聲喊着問：

「有人嗎？」

可是一個人也不來。我知道這些好像是荒廢，而其中卻住着一個鄉村的憤世者的屋子；這些有老舊殘破的傢具，深閉而塵滿的客廳，永遠不生火的廚房，野草蔓生的小園的屋子；這些永遠沒有人，卻時聞門聲軋軋，而在那裏你可以看見那個惟一的居人的靜默的黑影飄然而過的屋子。我知道這些屋子。一種不幸的預感開始侵入我的心靈來了，我再用力很響地拍着手。於是，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一個僕人從花園門走了進來。你曾經注意這些奇怪的屋子裏的僕人的特別的神色過嗎？他們好像是那種希望着什麼，同時又畏懼着什麼的人們；他們的臉上帶着一種憂慮，沈哀，和神

祕的恐懼的表情你可以說他們在每個壁角裏嗅着藏金他們在想着遺產遺囑而他們又私下感覺到因某種尚未到的事情而惱燥着。

我問這個僕人：

「陸蘭若先生呢？」

他回答我：

「他正睡着。」

已是上午十一點鐘了；這句簡單的話使我十分地驚愕。

「難道他害病了嗎？」

他並不直接地回答我的問話，他對我說：

「他早上三點鐘起身，接着他又睡了。」

我驚詫了。沙里奧三點鐘起身接着又睡？這簡直是出乎意外，聞所未聞的。而當我的驚詫平靜了一些的時候，我便想起了我的這位出名的朋友的三個漂亮的女兒：珈爾曼，珞拉和貝比坦。珈爾

曼是纖瘦而細小的，生着淺色的頭髮，青色的眼睛。我問：

「那麼珈爾曼小姐呢？」

「她嫁了，」僕人回答我。

我感到一陣輕微的幻滅。於是我想到了珞拉。珞拉是高大的，生着金色的頭髮，細小的潔白的牙齒。

「那麼珞拉小姐呢？」

「她也嫁了。」

我又感到了一種迷茫的失望的情感。於是我便想到貝比姐是怎樣了。貝比姐是三個之中的最漂亮的一個。貝比姐是我的最要好的女友。貝比姐用着一種舒緩而憂鬱的手勢，在鋼琴上奏着「歌人的祈禱」。貝比姐有那使女子賦有一種不可抵抗的魅力的兩種美麗的東西：貝比姐有美麗的手和美麗的聲音。關於聲音，有一個希臘人——柴諾——曾經說過「是美之花」關於手，現在我想不出任何哲人的佳句來，可是要感覺到被那長長的，細細的，白白的，絹一般的，飾着勻整的，

彎彎的桃色的指甲的手指所征服，是用不到請古代和近代的哲學來幫忙的。我便再問，心頭有點躊躇和恐慌了：

「那麼貝比姐小姐呢？」

「她已經死了，那個僕人回答。」

我帶着一種無量而難言的情感聽到了這句話。在這所荒廢的屋子裏飄浮着的這種氛圍氣的神祕，現在是很明顯地呈現在我眼前了。那些我們曾經愛過的人們怎樣會這樣快這樣兀突地消隱了呢？在這我們的愛和我們的偏愛的世界上，難道沒有一樣是固定的，不變易的嗎？被悲哀所中傷了，我漫然地凝望着那半枝殘燭，空杯，原封不動的報紙堆。忽然，我聽到有一種趑然的腳步聲從樓上起來，我辨出一種呼喚僕人的嘎的聲音，喘氣着的聲音，悲傷的聲音。這是沙里奧的聲音。幾分鐘過去了；那位偉人在扶梯頂上現身出來了。這是他嗎？這不是他嗎？沙里奧曳着腳步走着。以前，他總是把鬚鬚刮得光光的；現在，他卻長着一嘴不加修飾的密密的鬚鬚了。以前，他是佩着一根垂着珠寶的很粗的銀錶鏈的；現在，他已不佩着牠了。以前，他是永遠不變地穿着一件在胸前氣派十

足地膨起着的，上過漿的耀眼的襯衫的；現在他卻穿着一件軟襯衫了。我曾經在另一個地方說過，凡是一個不穿硬而白的襯衫的人，是不會有才能和毅力的；當我發表這個意見的時候，有幾位可敬的婦人，我的女友，都生氣了。婦女是不會相信男子缺少了這種必要的附屬品便會沒有了毅力和才能的。然而有幾女人卻信服了；可是已遲了一點了……

一向是那樣整飾的沙里奧，現在已不再考究襯衫了。你們要知道他的可悲的式微的詳情嗎？我在他面前又感到一種深切的悲哀，這種悲哀來到我心頭，加到我那已經感受到的悲哀上。沙里奧扶着手杖，慢慢地走下樓梯來。我驚詫地望着他。有些曾經以親切的態度和單純的話使你心醉的，卑陋粗野的男子和婦人，他們的死去會像一個英雄或一個大藝術家的死去一樣，使你們起一種同樣的悲悼。我們在童年或少年時代所認識的那些貝德羅，安東紐，路易思，拉斐爾，阿爾貝多，現在都到那裏去了？或許他們已在我們出門的時候，在我們忘記了他們的可愛的音容的時候，都已死去了；或許，其中的一個——有如這位沙里奧——還在他的家室的式微中，在他的朋友的死亡中，在一切造成他的時代環境的消失中獨活着。於是你便看到這種悲劇的，苦痛的，孤獨的生存，在

鄉村的住宅中，在生和死之間，垂垂欲滅地經過兩年，三年，六年。均勢和平衡都消失了；這種衰落或許是由一種輕微的不適意開始的；接着，精神上的不幸，疲倦，患難，便都來壓到心靈上了。於是，慢慢地，正如在惡夢中所遇到的一樣，我們便覺得我們從那想擺脫的斷崖上不由自主地滑下去。這樣，有一天，我們忽略了我們的衣飾；又一天，我們忽略了屋子的整潔；另一天，吃飯也沒有秩序了；又一天，我們愛好的娛樂——打獵，音樂——我們也漸漸地忘了……於是，在家的零亂中，在我們個人的放任中，神經的虛弱將可怕地厲害起來，而已經無望了的我們，便聽憑那將我們引到必然的銷亡去的定命之流擺佈，銷蝕。或許朋友們親戚們會作一番最後的努力；他們會到遠方去求訪一位名醫；他們會試着某種或某種的療治法……可是全沒有用。年歲過去了；青春的精力消失了；那將把我們湮沒了的氛圍氣已經形成，而我們的一切援救的努力，也是徒勞而無補的了。

現在你們已懂得沙里奧的悲劇嗎？他走下了樓梯，在我面前走過，卻不認得我。我走到他面前去，向他這樣喊：

「沙里奧！沙里奧！」

於是，他沈思了一會，用他的沒有光彩的軟弱的眼睛注視着我；接着，他張開了嘴，好像有什麼話要說而說不出似的，最後，他用一種沈着的，冷淡的聲音喊出來：

「啊，是了！阿左林……」

於是一種深深的可怕的沈默又籠罩着這客室了。我們什麼話也不能談。我們要談些什麼呢？我們隨便談什麼話都沒有必要的。在生涯中的有些時候——例如，當經過了長久的歲月，你碰到了你曾經愛過的人，——在生涯中的有些時候，你以為你有許多話要說，你以為你有一大堆的紛亂的感情要表白，然而，你卻會連最俗套的話也不能說出來……

我悲哀而虛幻地守着沈默，對着這位偉人。而當我走出了這所屋子的時候，我又看見了那平靜的廣場，愉快而青色的影子，平平的閣，閉着門的露臺；我又聽見了流水的潺潺聲，那飛快地穿過天空的燕語，和那報着時刻的，有節律的，永恆的，對世人的沈哀漫不經心的老舊的時鐘的鳴聲

……

一個農人的生活

阿左林

我要用少少的幾行來寫一個可憐的人的故事。這個可憐的人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沒有姓名，有些人在稱呼他的時候說「一個人」；有些人說「那傢伙」；還有些人卻親密地稱他爲「大叔」。然而，這個可憐的人卻並不是誰的大叔；至於「一個人」呢，世界上有的是很多；至於「那傢伙」呢，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說是「那傢伙」；這一切都可以使讀者知道這個可憐的人是無足重輕的；他是什麼也不受人注意；在他死去的時候也不會有人輕視他；他甚至連姓名也沒有一個。

現在我們來瞧瞧他的住所吧。這個人住在鄉間。他的屋子離城很遠。他的屋子是很小，很簡陋。牠是由幾面石灰牆，一張床，幾把椅子，一面桌子和幾隻廚房用的櫈子組成的。在屋子後面有一個圍着石牆的小園。在過慣安適的生活的讀者們看來，這也許覺得是堅苦，鄙陋難受；在這位可憐的人呢，這卻似乎既不好又不壞；他漠不關心地生活着，也不想別的東西。

這位可憐的人的生活是很簡單的：日出之前起身；日落之後兩三小時睡覺。在這時間之中，他到田裏去，他耕田，他掘地，他修樹，他刈草，他埽地，他糞田，他除莠，他收穫，他打麥，他搭葡萄棚和瓜棚，他耕種他自己所有的三四塊地。他不磨橄欖油，因為他沒有磨子；他不榨葡萄，因為他沒有榨床。他把橄欖和葡萄「照別人願給他的價錢」賣給那些投機商。這位可憐的人的飲食是很淡泊的：他吃白菜，番薯，黑麪包，葱，蒜，有時候，一年內只兩三次，他吃肉；一手把的核桃或杏仁是他的無上的盛饌。在工作得暇的時候，這位可憐的人便和另一個像他一樣可憐的人談談話，手裏還編着筐子。他所談的事是有點無聊的：他談到天氣，雨，風，霜，霰。有時候他也數說起那他在年輕的時候遭遇到的，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這可憐的人的知識祇限於很少的事情內：他從雲上推測出天要不要下雨；他約略知道一點某一塊地或某一塊地能出多少穀，和一雙騾子一天能耕多少地；他能看出一隻羊有沒有病；他認識田裏和山上的一切的草和植物——四季花，野薄荷，山蘿蔔，拉房德香草，美鳩蘭草，海露草，甘菊，丹參，尤斯加姆草，金雀花；他從毛羽，飛翔和啼聲辨別出鄉間的一切鳥兒——烏鴉，鵪鶉，小鴉，百靈，啄木鳥，鵲，梅花雀，畫眉鳥，綠雀。他的政治概念是很模糊，不清楚的；他有時聽到別

人說到那些治理的大人物；但是他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做些什麼事。他的修身正則是不爲人害，克盡己力。

有的時候他的收成不好，或是死了一頭驢子，或是他家裏有一個人生病，或是沒有錢納稅。這位可憐的人也不悲嘆也不咒詛；他說：『呃！我們怎麼辦呢？上帝曉得，上帝會救我們出來。』這位可憐的人忍耐着而微笑了，他拿出他的裝着骯髒的煙草的煙袋，捲了一枝紙煙，搖擺着兩次，便開始抽煙了。

這位可憐的人已經是一個小老人了。他的女人也是一個小老婦人。他們有過三個兒女；一個死在古巴戰爭中；一個是站上的腳夫，也死了，轆死在兩輛貨車之間。第三個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有一天她和她的未婚夫進京去，便一去不復返了。這位可憐的人有時想起了這些事情，便吐出一聲嘆息來；但是不久他又振作起精神，他微笑着，喊出來，像平時一樣：『呃！怎樣辦呢？天意如此啊！』

這位可憐的人毫無對於將來的觀念。將來是許多人的夢魘和苦痛。這位可憐的人是不關心明天的。福音書上說：『每一個日子都帶了苦難來。』我們今天的苦難是否還不够多嗎？如果我們

去關心明天，我們可不是會有兩重的苦難嗎？這位可憐的人既無希望又無欲求地生活着。他的眼界祇是羣山，田野，天空。

時候一天一天地過去，這位可憐的人也將死去了，或是他的女人在他之前死去了。如果他先死，他的女人便將孤獨地一個人剩在世上。他的女人將祈禱而嘆息；她或許將到村子裏去；他將貧窮而伸着她的黃手向過路的人求乞。如果他的女人先死，他也將孤獨地一個人剩在世上；他的可愛的安命，他的可憐的樂天，不會離開了他。一聲嘆息將不時地來到他的嘴唇邊，接着他將喊着：「呃！你們怎樣辦呢？一切全憑天意。」

小學教員

米羅

學校的門敞開着，因為那是夏天。那快樂的幾個月的假期，不久就要來到這裏了。孩子們從他們的長櫬上眺望着那金色的，成熟的田野底光耀而沈靜的黃昏，又看着那長天清明地降到平原上去。

那學校是建築在村莊梢頭的一個舊圍場的牆裏面。幾隻從那到野外去吃草的羊羣中溜出來的山羊，向圍場內部窺探着，輕輕地咬着在角隅中和罅隙中蔓生着的野草。樵夫從山上走下來，負着他們的綠色的發甜香的囊，把一陣黃昏，薰醉，自由和高原的遼遠底芬芳的感覺，帶到了這個圍場中來。一隻大蝙蝠的飛入，一隻蜜蜂的沈沈欲睡的嗡嗡聲，和兩隻橫飛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圍的白蛾兒，都使小學生們感到有趣，而又使他們喧譁起來；可是教員卻似乎並不介意。

那時是已經過了散課的時候了，可是那滔滔不絕地講着的老教員，卻不肯放他們走。他們不

大注意他，偷偷地預備着和他搗亂；他們商量着去用石子把加爾代里山上的雛鳥打下來，或是交頭接耳地講着築巢在某個教堂的承露口上的鶻鳥。

那教員反復地說着他的每日的訓誡，虔誠地播着種子：『你們爲什麼一定要去探那些鳥巢呢？我對你們說，如果你們以爲那些小鳥在樹上或是在田野間找不到蔽身之處和糧食，而把牠們捉了去，——那麼或許還可以原諒……不要吵，多雷格洛沙……可是現在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們把一隻可憐的鳥兒捉來，然後把牠縛起來，使牠沒有空中的自由……你們可不是這樣嗎？……』

孩子們用腳擦着地，咳嗽，槌着長橈……於是先生就放他們去了。他們歡呼着奔出去。

那老人從門口望着他們爬到荒墟上去，散佈在果樹園中。一株樹在那些小強盜們的重量之下傾斜着。接着他們便跑遠去，一邊跑一邊向學校這邊望着。

『哦，主啊，他們已探了另一個鳥巢了！』那教師的憂愁的眼睛遙望着那輕輕地滑到暗黑之中去的鄉野。他走進屋子裏去，點旺了他的油燈，俯在那他正在寫的那篇詩體論上打盹。

從那些書桌之間，突然發出了一種刮爪的聲音和沈重地振翼的聲音。那教員留意地望着那幽暗的課堂。

「過來，可憐的老朋友，過來！」他一邊笑一邊說。他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了一手把微紅色的麥粒，把牠們撒在他的桌子上……「過來，阿爾都羅，我的孩子；過來，他們都已經走了！」

一隻巨大的鳥兒把翼翅拙笨地伸張着，在地上跳了過來；當牠飛上桌子去的時候，牠的翼翅的拍動着發着反響；於是在那位教員的起皺紋的手的旁邊，便顯出了一隻非常溫和的烏鴉。

在今年落在那四月底芬芳的潮濕中的聖禮拜四底沈靜，溫暖而青色的早晨中，那教師從他的山上的村莊中走下來，走到那伸展在山下的廣闊的平原中。他覺得鄉野從來也沒有像這天那樣地安靜，清朗和可愛過。沒有一點粗俗的聲音來打破沈寂，連樹也不動一動。就是那沈重地成熟了的麥子，也不大搖曳翻動，空氣的澄清使一切的東西都變成純潔而接近，好像是置在一個水晶的框子裏似的。

那教師在田野中徘徊着，越過了那從壩邊流過來的灌溉泉，然後在那有羊羣自由地吃着草的草地上徬徨着。那些比孩子都小的牧童，都躺在地上，隨便地說笑着。在不遠的草地上，橫着一束束的布篷帳，他們的毛毯和盛着糧食等等的小囊。

帶着一片柔和的微笑，像一個矮小的老住持似地，這位教師和他們招呼。

「你們今日都不放假嗎——連教堂裏也不去嗎？」

「沒有我們的份兒，先生；我們的事是永遠沒有完的。」

「這些山羊之中沒有一頭是你們自己的嗎？」當教師看見他們向那些山羊投着石子——不是警告牠們，卻是存心要傷害牠們——的時候，便這樣地問他們。

「如果是我們的就好了——如果是我們的就好了！牠們都是城裏的一個人所有的。」

三隻烏鴉在那青色的天上飛了過去。牠們慢慢地從從容容地在草地的上面拍着翼翅。鄉野似乎更偏僻了，牠的平靜比平時格外地深沈，格外地爽朗。

「這些是最壞的壞東西，」一個牧童望着那些飛着的烏鴉說。

「一切的生物都有牠們的壞處，」那教師回答，「但是牠們也都各有牠們的好處；而今天，我們是應該把任何東西都看做是神聖的」——於是他仰望着長天。

「牠們是骯髒的強盜，我說！」那牧童怒氣沖沖地說；「牠們甚至不能在鄉野間飛着而不偷盜我們！」

那幾隻黑色的鳥兒已停止了牠們的飛翔，向地上撲下來。兩個牧童奔到深草中去，匍匐爬行着。一塊石子破空飛起。人們都握着曲柄牧杖跑過去。兩隻烏鴉從新飛了起來，一聲慘哀的鴉鳴聲在空中消散了，接着有一個興奮的高聲喊着：「打下一隻了；可時牠還活着，這壞東西！」

「讓牠去，讓牠去，叫我的狗來收拾牠！」

他們大家都急忙跑過去看。那隻鳥兒傷了一個翅膀，斷了一個腳爪，而當牠在地上拍着的時，血和草都黏在牠的羽毛上。

那教師請求他們不要弄死牠，卻讓他帶回去養。他把那隻流血的烏鴉帶到他的學校裏去，像對一個生病的朋友似地對牠說着話，飼養着牠，在他的手中溫着牠的傷碎的身體。

那烏鴉用那忠誠的友誼報答那個孤居着的教師。他的妻子是已經死了，他的獨養子是一個教士，在伐朗西亞教區的一個寒館的教會裏做管理人。

他把這烏鴉養好了，但是牠的一隻腳卻已經跛了，牠不大能飛得高。可是牠總還能飛到那教師的桌上和牀上那麼高。

那烏鴉不但是他的朋友，並且還是他的學生。牠懂得兩個字——「麪包」和「水」。起初，牠出來到那些小學生之間，啼着並和他們玩。這些遊戲和騷擾很合那教師的趣味，甚至還在他的教條和教授的制度上佔一個地位；因為他相信憐愛生物會消滅兒童殘忍心和獸性。

可是後來一個壞孩子使那烏鴉學會了一個下流字眼；這下流字眼變成了牠的口頭禪；接着那些孩子又開始虐待牠起來。於是那隻烏鴉便漸漸地恨他們了。一聽到那些孩子的吶喊聲，牠就躲到他的主人的臥房裏去，跳出窗戶，到山頂上的荒墟間去啄食並啄理羽毛。

那教師在給他的朋友取一個名字之前躊躇地想了長久。可是在一個冬天的星期日，當他坐

在門口把那烏鴉放在膝上曝日的時候，那虔誠的老人的心頭忽然想起了一個傳說的故事，於是那隻殘廢的鳥兒便得到了牠的名字。

『我將把你叫作阿爾都魯，作為古時的那隻受傷的鳥兒的紀念。』那老人莊嚴地說。

『今天沒有課，今天沒有課！』當孩子們看見校門閉着的時候齊聲地喊着。

那是因為教師的兒子來了。他們父子二人分別了許多年。那個幸福的父親充滿了情感地大清早去接他的兒子；而當他到了的時候，當他的兒子果真來了的時候，他的眼睛便不能離開他的兒子了。他是一個多麼美好多麼高大的人啊！

那教士是一個臉色淺黑的壯健的人，顎骨闊大，頰兒上鬚鬚剃得光光地發着青色，一雙小眼睛炯炯發光，頭髮是鬚曲而深黑。

『你呢，父親——你雖則臉色太蒼白一點，可是你也似乎很康健。在我住在你這裏的時期中，我必須使你把身體鍛鍊得強一點。我們必須去散步和騎馬……這裏別人做什麼運動？』

那教師並沒有聽見他的話，因為他們已走到了校門口，而他又急急忙忙地去喚起那個替他燒飯的老婆子了。他們坐下來吃飯。接着那兒子走到他的房間裏去打開他的行李，安頓他的臥所，那父親到村莊裏去，找那些以為今天整天放假而不忙着來上學的學生。

當他帶着幾個學生回來的時候，他的兒子已經不在那兒了。他開始上課；但是那些學生是老講着話，沒有一刻安靜。那教師倦於講書了，便開始向學生們講起憐憫的美德和善舉來。

「我曾經看見你們很殘忍地拔一隻鳥兒的毛。你們自己也願意項頸被扭斷嗎……」

「先生，聽我說，」一個細小的聲音說，「你看見我們的那一晚，他們把罪名加在我身上；但其實不是我，是多雷格洛沙。」

「這是謊話，那的確是他！」那另一個頭髮剪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罩衫的孩子嚷着。

「誰說謊？」那前者威脅地回答；接着他放低了他的聲音，對後者說他很可以告訴他的母親，可是在他們散學了的時候……

「算了吧，算了吧，靜一點，靜一點！」那教師疲倦地命令着，用手無效果地敲着桌子。

外面，在黃昏的寂靜中，一聲槍聲震響着。

「又是一個人類的殘忍行爲！」那教師太息着說，接着他把他的教誨做了一個總結。可是那個被人稱爲說謊的人的那個孩子，卻還不肯干休。

「在你走了之後，那把鳥兒——那是一隻麻雀——丟到加奈羅溝裏去，讓狗把牠活活地撕碎的，不是多雷格洛沙那癩皮狗是誰……」

「聖母啊，多麼地狠心！」那受了刺激的老人喃喃地說。

突然，一個黑色的影子把門口遮暗了，那教士走進屋子來。

「你帶着一桿槍？」

「是的，是我；我整個下午都消磨在打這個害鳥上。」於是那教士不屑地把一隻死鳥鴉丟在地上。

「我的阿爾都魯，我的阿爾都……！」那教師嗚咽着。

黎蒙家的沒落

阿耶拉

一

我要敘述的故事是發生在幾年之前。我試想把牠底情況和關鍵弄清楚，因為我先就知道了的這故事的終局，使我強有力地發生興味。

那時我在法學院預備我底博士學位。因為在那地方很生疏，又不知道馬德里的灣曲，我是隨遇而安地住在旅館中，客棧中，寄宿舍中，公寓中和無數性質相同的寄身處中的。那些地方，在住了幾天之後，我總是立刻就急着要離開的，因為我覺得牠們不是太貴，便是太難看，否則便是太髒。最後，我便寄居到特里納夫人底屋子裏去；她是阿爾加里亞地方的出色的婦人，肌肉豐腴，心地慈悲，而她底食櫃也是可算得豐富的。

在公共的食桌上，平常我們總約有三十個房客，好一些人是久居的，大部分卻是暫住的，大家都很安逸，又都有規則地付房錢。

我記起了這所屋子底一個特點。牠從來也不會缺少到馬德里來受外科治療，或是醫過了之後回去的病人的；因此，那組成西班牙的家庭底特別香味——薰香——的煎炒的油臭，便不得不將自己一部分的領域，讓給了沃度仿姆底氣味。人們不知道這真正是最糟的了。也常常有幾對來作蜜月旅行的下省的新婚夫婦，到那裏去寄住，來受我們的嘲笑和我們的豔羨。

由於習慣法，食桌的席位是由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地方的一個下省議員排定的。他是一個愛誇口的人，又可說是一個傻子。他誇口說他和許多鬪牛人和政客很熟；有又有一個別人看不厭的鼻子，在那些受人一般地承認的人類的鼻子底一切雛型或主型之間，這鼻子是那廢地與衆不同的。

公共食桌上的關係是極端和睦的。凡是新到的人，在吃完飯之後，沒有一個不把自己底話夾到大衆的閑讀中，而對於每個同席人直呼其姓名。

那些暫住的客人大部分是單淳的鄉下人，他們以為一晤面就必須仔仔細細地把他們自己底生活講出來，又以爲反過來探聽別的同席人底生活是理應正當的。

有一天，在吃中飯的時候，我們看見有兩個面目很相像的可以算是中年的婦人，坐在食桌上，在桌子的一邊的中間。在進食的時候，這兩個陌生的婦人老是低倒了頭，眼睛儘望着她們底食盤，她們吃得很少。她們並不躡進談話中來，而且甚至顯得她們是在避免談話。我們簡直可以說她們是兩個斯芬克思。她們似乎對於她們周圍的事漠不關心。那位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因饒舌及山羊乳狀的五縷長鬚出名的公民——徒然地向這兩位沈默的婦人開了三次火。她們卻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於是那個發話人便只好自認霉氣。那位很溫良很熱心的阿都卻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也一樣碰到這種釘子。因而談話便開始沈滯下去，像沒有風的帆船一樣。每個人都感到有點束縛。人們不停地凝視着那兩個婦人，先是謹慎地，偷偷地，後來便一點也不客氣的了。

飯一吃完，大家便都去包圍那特里納夫人，想探聽一點關於那兩個陌生女子的事。然而那位

特里納夫人（她當然有許多各種不同的美德，但她卻決不是小心謹慎的，）卻和習慣相反，用那種巧妙而模稜兩可的答話來敷衍。其中是有一個大神祕在着。

在吃晚飯的時候，那兩個婦人保持着她們底牢不可破的態度。以後的幾天也仍然是那個樣子。到後來，便沒有人去注意她們了；可是在我呢，她們繼續地使我不安；不久，我便弄得心神不寧了。在食桌上，使着詭計又帶着固執，我一心一意地去偵探她們，希望發現什麼能使我深入到她們底祕底蘊奧中去的導線。

她們底年齡是看不出的。她們兩人都是在一個女子開始失去青春底魅力和光輝的時候起，到那一切動人的風韻和一切的美底消隱爲止的那一段時期之內的——那段時期是從三十歲起（或許還要小一點）到五十歲止（或許更大一點，）牠依着那麼微妙又那麼各別的層次遞進着的，那時，推測年齡幾乎是不可能的；婦女們懂得利用牠來矯飾年齡，減縮年齡。這兩個婦人的年齡可能有五歲，十歲或二十歲的差別。她們十分相像，她們底膚色是暗褐色的，麪包皮的顏色。雖然並不疲，她們底臉兒卻使勁地把腦蓋骨從皮膚下顯露出來，她們底兩道羅馬雕像式的直眉毛，

是由一個毫毛稀少的中立區連接着的。她們底腫起的，睫毛稀少的，沈重的眼皮，使人想起一張生着那半開的貪吃的嘴唇的嘴。她們生着很遲地保持着孩子氣的出神的表情，而在中年突然變成了起粒而柔軟的老婦人底眼睛的那種眼睛。她們的嘴是緊抿着的；一片可以算得濃密的茸毛，遮住了她們的上脣和她們的腮。我們從一個比較乾癟，另一個比較肥胖這件事實上，分出年齡的區別來；一個的眼皮還保持着豐滿，好像是張緊似地，而另一個的眼皮卻開始寬弛了；這一個臉兒上的柔細的茸毛，和別一個臉兒上的粗硬的毛，正成了一個對照。她們兩人底頭髮都是在頭頂上分開，貼着兩鬢；她們底臉兒嚴肅地框範在頭髮間。她們都是謙然地悲苦的。

他們底沈痛，不論牠底原因是怎樣，總使人想起她們沒有好好地現實女性的定命。這好像是老去的童貞底悲哀；正如我們日常刻薄的話中所說的一樣，她們具有老處女底一切。顯然地，她們是出身於下省的一個良家，並且是不大到馬德里來的。她們穿着僧衣色的簡單的衣服，而且從某幾處小地方，她們顯出了她們底審美力的大高明。

二

那時是在五月的上半個月。在下午，我總常躲在房間裏預備我底考試。在讀完了一篇文章預備去讀第二篇的時候，我總跑到特里納夫人底縫紉室裏去尋幾分鐘的消遣和休息。在這個時期，那差不多已結婚了一年的，名叫瑪梨姬妲的特里納夫人的獨養女兒，就在當月要生她底第一胎的孩子。在縫紉室中，但見勤勉，快樂和白色，因為人們在預備嬰兒底搖籃。特里納夫人是高興得發狂，而我呢，看着又聽着這位好婦人，我也心裏很快活。

特里納夫人是非常慈愛而好靜的。她底脾氣底這兩種特出的性格，被兩種生理上的符合，像透明的直喻似地顯露出來：上半身底巨大和下半身底巨大。在襯衣，金珠，花邊和繡花帶底這種混亂中，她把她自己莊嚴而暗黑地襯托出來，像圍着浪花的高舷的船一樣。

那攪擾這種白色的和平的惟一的東西，便是那關於孩子底男女性的辯論和爭執。瑪梨姬妲願意生一個男孩子；特里納夫人卻不能同意。她們互相爭論着。有一天，瑪梨姬妲下了這樣的一個

結論：

「我願意生一個男孩子！我願意如此，如此而已。」

於是她便帶着一種調笑而揶揄的神氣扮了一個鬼臉。

「閉嘴吧，閉嘴吧，小瘋子，你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特里納夫人面色不愉口氣嚴厲地說。

特里納夫人會不愉嗎？特里納夫人會嚴厲嗎？這在我看來是奇怪而可詫的。她接下去說：

「一個男孩子嗎？那就是說一個男人……多麼可怕！你可不是眼前就有那兩個可憐的婦女
的例子嗎？誰知道了男孩子會不像那個人一樣呢？」

她看見我到了。把手放在嘴上，她便打斷了話頭。

有一天下午，在走進縫紉室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立刻使我吃驚的改變。那裏有羊毛和緞子底黑色的衣料，和白色的衣料混在一起。那兩個陌生女子和一個女裁縫，正在剪裁喪服的布。特里納夫人和瑪梨姬姐勤勉地在縫着白色的麗服。她們不時地和那兩個神祕的婦人談話。我因而知

道年齡較長的名叫費囊姐，較小的名叫陀米尼珈。我縮在一隻角落上，免得引起注意。

「祇少要有兩身衣服——一人一身——須得在禮拜六正午准時做好，」陀米尼珈說。

「十點鐘就可以預備好了，」那女裁縫回答。

「在十點鐘，爲什麼呢？是在正午要啊：在正午啊，費囊姐！」

陀米尼珈歎了一口氣。

「在正午，陀米尼珈，」費囊姐簡捷地覆說了一遍。

一個長時間的沈默。我回到我底房裏去，但是我不能用功。我沒有安息，一直到把瑪梨姬姐叫了過來，這樣問着她的時候：

「對我說，瑪梨姬姐，那兩個婦人底話怎講？爲什麼要「正午准時」？」

「呃，那就是因爲她們在正午之前不穿喪服，而從正午起，她們卻要穿喪服了。」

我默不作聲，沈思而煩悶。瑪梨姬姐又接着說下去：

「你不懂嗎？我對你說，使你引起那麼大的好奇心的這兩個姑娘，是黎蒙家底姑娘，瓜達爾弗

朗哥的黎蒙家底姑娘，現在你懂了吧。」

三

瓜達爾弗朗哥是西班牙底一個古城，瓜達爾弗朗哥省底省會。這省份的全部都是崎嶇而多山的，有高原和類似瀑布的險峻的河流。那座古城，是聳立在山底中央，在鑿成壁立的山巖上的；雖則坐落在祇離京城不到二十哩遠的地方，這古城卻是那麼地偏僻，我們必須要走一天一夜，纔能達到那裏；坐半天疲乏喘氣的火車達到當提拉·德·羅斯·步爾德加諾思，然後從那裏再坐半天的不大上勁的馬車。

爲要了解那在從前聞名於全世界的瓜達爾弗朗哥省和瓜達爾弗朗哥城，已墜入到怎樣的輕蔑和怎樣的黑暗，我們可以借重這兒的一個單純的事實，牠顯示出這個省份和這個城現在是怎樣地竟不爲西班牙本國人所知道：

在一個馬德里人的集會中，談話之間偶然提起了瓜達爾弗朗哥這個名字，那時便有一個在

場的人，一個以機智出名的人，驕進來說道：

「別說下去！如果我們談談瓜達爾弗朗哥做笑話資料，那是好的。如果我們要認真地談牠，那末我可答應了，因為我是知道其中的祕密的。」

「什麼祕密？」

「什麼祕密嗎？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是不存在的。」

「牠是不存在的嗎？」

「對啦，先生，牠是不存在的；是呀，瓜達爾弗朗哥省是沒有的。你曾經到瓜達爾弗朗哥省去過嗎？」

「當然沒有去過囉；但是我也沒有到北京去過呀。」

「但是據說瓜達爾弗朗哥是在馬德里的附近，而不是在中國。你認識什麼到瓜達爾弗朗哥去過的人嗎？」

「現在呢……我卻找不到……」

「你認識一個瓜達爾弗朗哥底男的或是女的土著嗎？」

「實際上，讓我瞧……」

那位知道其中祕密的人，向在場的人一個個地發着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人曾經到過瓜達爾弗朗哥，沒有一個人認識到那裏去過或是生長在那裏的人。

「你瞧，」那個很認真地繼續開玩笑的調笑人說。『瓜達爾弗朗哥是不存在的。這是沙加斯達所杜撰出來的一個省份。牠存在於政府底預算表中，牠有一個想像的存在，但是牠卻沒有真實的存在。你們到一切的火車時刻表上去找找吧，你便會看見沒有一條鐵路通到瓜達爾弗朗哥省去的，牠們沿着牠的邊界走……想像的邊界。人們會出錢到那莫須有之鄉去嗎？沙加斯達杜撰了這個省份，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他重復掌了權，而且，因為他一朝權在手，他便拚命把預算推測所容他支配的一切的位置和一切的小職司，大大地分攤給他的同黨，朋友，下手和熟人；但是這一次他沒有充分的位置來派給那一切向他伸手的人；他受到無數的怨言，甚至還有恐嚇。然而他是一位妙策無窮奇想豐富的政治家。在這樣的一個沒辦法的環境中，他居然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西班牙

牙底土地重新劃分了一下，而給牠加了一個完全出於他底奇想的省份：那就是瓜達爾弗朗哥省以及牠底舒適而很光輝的主教區，牠底招待週到的教務會，牠的行政署和財務署，全塞滿了謄錄生以及其他等等。這樣，他便能使他底那些什麼也還未曾到手過的朋友們滿足了。瓜達爾弗朗哥省底職司是最鮮美最舒適的，因為去就職是用不到離開馬德里。一切的雇員都像這教區的主教一樣，是素餐尸位的職員。」

有幾個不大熟悉地理的聽者，聽了這個粗俗的諧謔，當做是一件真實的事。他們劃着十字，喊着：

「這個可憐的地方多麼糟！」

有那麼許多的西班牙的城市都好像是由沙加斯達杜撰出來的！那些從前是英武，善戰，興盛而繁榮的城市，現在祇有一種不真實而朦朧的存在了。

根據一個溯源到斐力浦二世的調查，瓜達爾弗朗哥城底堅強的城垣中，是有四萬人家和同樣多的家族。牠是以牠底羊毛和布匹，鍊鋼鐵和製琥珀色皮革聞名於全世界的。司教的高官，弗洛

倫斯的藩侯，威尼市的元老，法蘭西，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貴族，都矜誇地帶着瓜達爾弗朗哥的手套。農業因爲靠了『摩爾人的』無數灌溉和耕耘底妙技，是異常的發達；那地方是特別豐饒於輓木。現在瓜達爾弗朗哥祇有二萬居民了。布匹，鋼鐵，皮革底工業已消滅了，農業也已荒廢了。許多屋子都沒有入住，坍塌了，而在這些屋子間，還有幾家有紋徽的府邸。在城廂中有六十個教堂，大部分都改作別用了，還有一百多個修道院，差不多都是爲女人修隱住的。昔日的富庶繁榮，現在所殘餘的祇有那些輓木了。

在瓜達爾弗朗哥，還存留着幾家世族，但是牠們都已那麼地敗落，所以一般都已放棄了對於貴族的抱負了。那始自約翰二世朝的烏賽達家，由於牠世系的久長和血統底顯貴，是高出於一切世族的。這世系底祖先是愛烏特羅比奧·德·烏賽達；他遺了許多兒女下來，全是私生子，因爲他底妻子鳩瑪爾·德·羅斯·阿爾戈斯並沒有替他生兒女。

華娜·奧爾巴奈哈那個來歷不明的女人，爲了要做鳩瑪爾夫人底侍女，從阿維拉·德·羅斯·加巴列羅斯來到了瓜達爾弗朗哥。愛烏特羅比奧看看他底家脈將隨他而斷絕，而他底產業

又將歸於他弟兄底子孫，心中悒悒不樂，便和華娜·奧爾巴奈哈發生了曖昧的關係；這是雙料地犯姦的，因為既然鳩瑪爾夫人是活着，而那女人又是洛貝·倍拉萊何底妻子，他們生了許多的兒女——這場戀愛底果實，因王恩而被認為正式的女子。

在許多世紀之中，這份人家有葬在聖巴多羅美與聖諦阿戈寺（現在已改作憲兵營底馬房了）的特權，又有在禮拜堂的唱詩座中佔兩個特別座位（一個是家長坐的，一個是他底妻子坐的）的特權。這家顯貴的世家，經過了無數的變遷，喪失了許多產業，長久地曳着一種隱藏、陰暗而卑屈的式微。在前世紀的後半葉，男的支系是斷絕了，這家族便祇贖了那費囊妲·德·烏賽達；她是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美麗而有貴族風，住在那老舊的府邸中，和一位姑母一位嬸母在一起；一個是菲羅蘭諦納·德·烏賽達，亦是沒有出嫁的，一個是盎芭羅·烏爾比納，烏賽達家的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那兩個老婦人和這少女困苦地生活着，十分節省，並不和任何人來往。就是她們稍稍出門去，那也不過是一清早到禮拜堂裏去而已。

且說有一個輓木塞底企業團員，一天跑到瓜達爾弗朗哥來採集那生長在這個區域中的大

宗的輓木。他的姓名是安里葛·黎蒙。他是一個青年人，面貌堂堂，能夠到處受人歡迎。安里葛·黎蒙底來到瓜達爾弗朗哥那個老舊的城可，算是一個歷史新紀元底大事件。他建立了一家小工廠，爲了這件事，他不得不從外方去招了些工匠來，因爲在瓜達爾弗朗哥人們已忘記了泥水和建造底技術了。

從很悠久的歲月以來，居民都像窟中的野兔似地過着他們底潛伏生涯。人們什麼游藝，什麼簡陋的公共娛樂也沒有見識過。黎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創立一個俱樂部，並用咖啡底愉快，鬪紙牌底情緒，和談論國家大事底豪興，去感染那些瓜達爾弗朗哥人。他到馬德里去定了報紙，甚至還去請了一個戲班子來。他被選爲議員，而不久便變成這城市和這省份底主人和盟主了。

有一天黎蒙出門很早，他在路上碰到了那做禮拜回來的烏賽達家底三個女子。那條路是那麼地狹，如果你伸開了你底兩臂，你底手便會碰到了兩壁的。黎蒙可以隨心所欲而又不顯得太魯莽地仔細看着費囊姐底臉兒。這一下，他便愛上了那少女，而決心要娶她爲妻。而費囊姐呢，她也迷上了那個異鄉人。

在婚姻未決定之前，那位姑母和那位嬸母之間曾起了一個大齟齬，一個嚴重的爭論；因為她們之中有一個不贊成那個求婚者，反對和他結親，說他的血統是微賤的。這種褊狹而苛刻的觀點，是那出身和黎蒙不相上下的盎芭羅那寡婦底觀點。菲蘿蘭諦卻相反，她很正確地認為家世和門閥祇是空心湯糰和沒有實質的陳腐的東西；既然黎蒙是一個面貌堂堂的男子，既然他熱烈地愛費囊妲，並又有充分的錢能使本族底光彩重新煥發，那麼便毫無推開他底請求的理由了。菲蘿蘭諦納當然是終於勝利的。

費囊妲在二十一歲的時候結了婚。她底丈夫要比她大十歲。費囊妲是很美麗的。她底最大的魅力是在她底眼睛中；那雙眼睛底形式和輪廓，使人想起孩子底嘴，那生着微微腫脹着的，像嘴唇一樣的酡紅的眼皮的孩子底嘴。當她向你擡起眼來的時候，你可以說她在用牠們聽着話語，飲着話語，而如果牠底目光是溫柔的，那竟是飲着靈魂了。

結婚之後兒女很多。那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取了她母親底名字。他們每年養一個孩子。你可以說烏賽達家庭系統，會因這種遲發的繁盛而加速牠底消滅，正如那個受傷者在垂死之時像泉

湧地流血一樣。那第一胎生下來的女兒費囊姐是養大的。她底弟弟們卻都生下地不久就死了。三個孩子都是這樣地死了；最後另一個女兒陀米尼珈，也是養大的。那母親那時已四十歲了。她已經衰老而消疲了；她祇賸了一張皮一副骨頭。那位漸漸地厭倦了瓜達爾弗朗哥和家庭生活的安里葛·黎蒙，常常住在馬德里，不大經心於他底事業。他所殘留的唯一的關心之事，便是不停地維持並鞏固他底豪紳的地位。

在陀米尼珈出世以後六年，出人意料之外地，黎蒙夫人卻又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男孩子，取名爲阿里亞斯，爲的是紀念那一個在西印度征服了許多廣大的王國的光榮的祖先。母親是因生產而死了。那個小小的生物，雖則軟弱而多病，卻固執着活下去。

瓜達爾弗朗哥的黎蒙家，便這樣地減縮成父親和三個兒女。

四

當阿里亞斯生下地來的時候，那二十二歲了的費囊姐是正當結婚的年齡。求婚的人是不缺

少的；大部分是有錢的地主和附近富有的農家。但是，或許是因為她不愛她底那些求婚者底態度，或許是因為她不喜歡他們底低微的身份，她祇向他們表示着輕蔑。她底天性是乾燥而高傲的。她用簡單的句子說話。從她做小姑娘的時代起，她已習慣於參加她父親在家裏和他底代理官們，他底告密者們，他底受任者們，他底豪紳的領地底一切從屬和助理等所開的密會了。她是一個很小的姑娘，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她蹲在一件傢具後面，聽着那些談話（不如說是飲着牠們罷，）向着每一個人把她底那形狀像嘴一般的眼睛，貪婪地伸出去。接着，有一天，她成年了，她便站在她父親面前，用一種乾脆而有把握的口氣對他說，在某種嚴重的事情中，是應當怎樣怎樣辦，因為她是比任何人都認識那『豪紳階級』的地位。

這是真的。自從這一次談論起，那黎蒙家的家主，便把他對於瓜達爾弗朗哥省的治理權，和他底女兒費囊姐分平了。

阿里亞斯底遲緩而不意的出世，很使費囊姐困苦。母親是死了，怎樣去耐心擔當那照料這脆弱的小弟弟的種種麻煩和顧慮呢？費囊姐去雇了一個奶媽來，把她和陀米尼珈以及一個老女僕

安頓在那所大宅第底最遠的一端上，在那座落在和花園相連的最後一進底房間中，免得那個小東西來耗費她底時間，攪擾了她底家務。

黎蒙一點點地老下去，費囊妲便一點點地變成真正的「豪紳」了。她去望那孩子的時候愈隔愈稀，最多一天一次，有時竟一星期不去看他；並不是她不愛他，但卻因為她老是有許多事情要做。那嬰兒是使人看了高興的：雖然軟弱，但總笑嘻嘻的，溫柔而可愛。當費囊妲出於例外地把他抱在懷裏而吻他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底心也酥了。這是她生平所感受到的最初的溫情。漸漸地，她愛他起來了。她對他懷着一種雖則在外表不大顯露，但卻很堅固的愛。

陀米尼珈鍾愛她底幼弟。她一刻也不願離開他。在睡熟之前，她要他在她床中，在她身邊，又抓住他底小手兒。把他抱在懷裏，便是她底樂事；從那少女底年輕和力弱上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同時，阿里亞斯對於陀米尼珈也很依戀。

陀米尼珈所鍾愛的另一樣東西是一頭名叫代爾芬的灰色長毛的哈吧狗。調皮的小畜生當牠直立起來的時候，你竟可以說那是一個滿嘴鬚鬚的快樂的侏儒。

當阿里亞斯兩歲了的時候（兩歲之前人們是不能給他斷乳的），那奶媽還留着做乾奶媽，而把她自己寄養在鄉間的兒子，阿里亞斯底同乳弟兄，領到那所大廈中來。那孩子名叫培爾摩多；阿里亞斯是那麼地軟弱而嬌嫩，他卻是那麼地康健，臉色紅潤而發育健全。培爾摩多是教得很聽話而且很和氣的，有着某幾種家畜所有的那種靜默而不變的謙卑。不論阿里亞斯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或是像代爾芬一樣地躺在他底腳邊。

阿里亞斯底身上，無疑地放射出一種奇異的魅力。一切在他周圍的人，都對於他有一種崇拜。他好像是崇拜底一個神祕的中心點。

住在府邸後部的人們，是一天到晚在花園裏的。這種露天、太陽和自由底生活，好像是和阿里亞斯適合的。他漸漸地結實起來了。

這樣單調地過了幾年。阿里亞斯是一位神仙的王子，又心好又漂亮。陀米尼珈，出於一種優美的奇蹟，是母后，同時地做着母親和少女。培爾摩多是王子底守衛犬。那裏還有一個多毛而滑稽的侏儒；其次是那老奶媽，一個化身為老女僕的和善而有見識的仙女——在這一羣平靜的人之外，

是那由費囊妲領頭的，爭辯和暴風雨底一羣人，以及那隔了長久纔到瓜達爾弗朗哥來看一次自己底家產和子女的，年老的父親。

五

阿里亞斯是疏懶而羸弱的；他歡喜夢想甜密的幻想和荒誕的奇遇。他很快地學會了讀書作文；他不倦地看着書。他把他書中所看來和他底想像中想出來的東西講給她底姊姊陀米尼珈和培爾摩多聽。當夕暮和陰暗降落下來的時候，他們三人都坐在花園中一株桃樹下的草地上，於是阿里亞斯使用一種那麼有聲勢又那麼別緻的說話，描摹那些空想的奇遇，以致有時陀米尼珈不禁打斷了他底話，用一種喉音喃喃地說：

『阿里亞斯，你所講的是多麼地美！而且又多麼地真切！我簡直好像親眼看見一樣。』

培爾摩多一句話也不說。他抿緊了嘴唇聽着。他不能懂得，但是他感到心中好像有一種騷亂的狂熱，一種要無限情深地把阿里亞斯抱在自己懷裏而狂呼起來的願望。在這個時期，阿里亞斯

和培爾摩多都是十歲。

接着阿里亞斯開始寫詩了。當他在桃樹邊諷誦着他的詩的時候，他自己都哭了；陀米尼珈和培爾摩多也哭了起來。

有一天，阿里亞斯手頭有一部新西班牙底征略史。靈魂被一種豪氣所燃燒着，他便向他底姊姊和他底朋友宣佈，他決意要脫逃家庭去發現並征服國土，然後交給他底姊姊費囊姐和西班牙王治理。他願意掩過祖先底光榮。陀米尼珈大大地吃了一驚。她努力想阻止阿里亞斯底這種危險的企圖；但是他是不願意別人牴觸他的。他看見別人不服他底計劃，他十分地惱怒。

『我不向你請教什麼，尤其不向你請求准許；更不要你伴我同去，』他怒喊着。

他緘默了一會兒。接着，懊悔自己不該這樣兇暴地對待自己底姊姊，他便去安撫她，討好她，一邊還用着神氣活現的動人的話語，對她講着那他們都是英雄和著名的戰士的未來時代。於是那顛了下來的陀米尼珈，便快樂地信從阿里亞斯底狂妄和迷誤了。

『我會像瑪里娜·德·費爾囊·高爾代思郡主一樣，』她歎着氣說。『我們將航行在那據』

說有金色的大魚的銀海上。我們將經過赤道，那裏是有一邊飛一邊睡的海鳥的，因為那些張開兩翼來有三米突長的那麼大的鳥兒，牠們是從來也不休息的……」

那些像大家一樣地賦有說話的本能，但好像割讓了使用權的培爾摩多，第一次在花園的密會中開始發言了。

「是呀……是呀……那麼我呢，我幹些什麼呢？你們把我贖在瓜達爾弗朗哥嗎？」他用一種好像是含黏液的聲音；一種凝凍的聲音，這樣喃喃地說。

「你和我們同去，」阿里亞斯一邊說一邊帶着一種夢想者底疏忽，把手放在那生着短髮的頭顱上，像是在行成聖禮式。「你就做我底背小旗背大纛旗的人。」

培爾摩多一躍而起。他開始跳起一個野蠻的舞來，同時還發着那騷亂的愉快底喘不過氣來的喃喃聲。

「你們這些小流氓到那裏去了呀？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培爾摩多！」那奶媽開了一扇窗子，在窗口喊着，「吃飯的時候到了。」

就在當天晚上，那姑娘和兩個男孩子，便向那要去爲了國王和費囊妲而征略的新土地進發了。那是一個明月之夜。他們走到山谷中。他們放了一隻小船，因爲他們不懂得駕駛，流水便把他們飄蕩了幾哩遠，一直到他們底小船觸到了一個磨坊底水閘的時候纔爲止。第二天人們便在那裏找到了他們。

這是他們底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的見諸行動的歷險。以後，那祇有花園中夕暮底昏冥裏的幻想底歷險了。阿里亞斯朗誦詩章是常事。

六

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一生祇太鬧過一次。像頑童或侏儒那樣頑皮的那隻哈吧狗，便是那場大鬧底主因。代爾芬已經老弱而又有風症；可是牠並不因年紀大了而累贅起來，可厭起來，這滑頭反而不停地做出些新的獸事，並且發明些前無古人的把戲，來討陀米尼珈底愛撫和歡喜。

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那兩個孩子，卻對於那快樂而有風症的侏儒公然地仇視着。對於培爾

摩多，牠祇是不討喜歡而已。他認爲代爾芬是一個虛榮，無禮，諂媚，卑鄙而陰險的生物。阿里亞斯底情感可格外複雜了。第一，他妒忌代爾芬，因爲陀米尼珈愛牠；其次，他感到一種迷信的恐懼。代爾芬一年年地老下去，牠底鬚鬚也一年年地白下去。祇有一種老人是不受人尊敬的：那便是年老的魔法師底。魔法師年紀愈老愈討厭。阿里亞斯知道這回事。這孩子似乎覺得那隻毛狗身上附着一種有意的邪惡的精靈，是一個巧妙地幻化成一個哈吧狗底無害的外形的魔法師。代爾芬底炯炯的揶揄的綠眼睛，使阿里亞斯看了害怕。最後，恐懼便變成了憎恨。

那隻很伶俐的代爾芬帶着一種小心翼翼的機警，施行着那種不斷地在陀米尼珈裙邊廝纏的策略。他經驗到如果牠離開了這座救命的堡壘，這個保護的避難所，而碰到了阿里亞斯的時候，則牠立刻就會吃到最厲害的腳踢。因此，代爾芬便挑選了阿里亞斯睡熟了的時候，或是他和陀米尼珈及培爾摩多正談得上勁，不注意別的東西的時候，來做牠底惡戰和胡鬧；這混蛋的毛狗，已經很精確地觀察出這種現象了。

從阿里亞斯和代爾芬互相觀看着的神氣上，陀米尼珈就看出他們兩人是不懷好主意了。有

一天，那個老侏儒在空中兜了一個猛烈的拋物線的圈子，落到了陀米尼珈底膝上。因為飛翔並不是狗底天性所具的固有特權，陀米尼珈看見代爾芬從那麼微妙那麼不常見的路途向她而來，不禁十分驚愕。另一方面，代爾芬並不用那急遽的尖吠聲，來慶祝牠那對於引力律的暫時的勝利；反之，他卻悲哀地鳴號着，呻吟着，把尾巴夾在兩腿之間。代爾芬並沒有出於自願地自己飛翔過；原動力是和牠底意志及能力不相干的，那就是阿里亞斯底腳。當那隻狗掉落到她底裙子裏去的時候，陀米尼珈隨着代爾芬底濡濕而悲苦的眼睛所偷偷地斜看着的地方望過去，於是她便在紫丁香花叢的後面，看見了那帶着一種殘忍的歡快微笑着的阿里亞斯底臉兒。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卑怯地欺侮這頭無抵抗的可憐的畜生，自己不害羞嗎？」

這樣說着，陀米尼珈用手撫着那個不幸的侏儒，接着她便站了起來，覺得她向阿里亞斯所表示的愛和重視，都落了一場空。

阿里亞斯底臉兒發了青。他分開了枝葉走上前來。

「這是一隻討厭我而我又討厭的畜生。我總有一天要弄死牠。」

『你說什麼，阿里亞斯？我不准你如此。』

『我偏要這樣辦，而且要立刻就這樣辦。』

那個暴怒而憤激的阿里亞斯，抓住了代爾芬底項頸，用盡全力把牠向牆上丟過去。那隻狗底頭觸着了牆壁，倒在地上，受了傷，像垂死一般。從牠所寂寂地躺着的地方，牠用一種含忍，懇切而哀訴的目光望着阿里亞斯，好像在對他說：『我死了不要緊。我已經那麼老了，我是快要死了……可是我，我在什麼地方冒犯了你呢？你爲什麼老是虐待我？你爲什麼那麼不愛我呢？我呢，我卻老是愛着你的啊，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底弟弟。我還記得……當你像我一樣幼小的時候，當你還不會走路的時候，我是常常逗着你笑，而你也常常和我一塊兒玩耍的啊……』

陀米尼珈用手掩住了臉，喊着：

『去罷，阿里亞斯！去罷！我不要再看見你了。去罷！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阿里亞斯不聽陀米尼珈底話。十分痛悔着自己底憤怒的舉動，他跑到代爾芬旁邊跪了下來，

哭着對牠說：

「原諒了我罷，代爾芬，原諒了我使你吃了許多苦罷！這隻丟你過的手，我會截了牠讓你活下去！」

他底聲音是那麼地誠懇，所以代爾芬便振作起全力來，搖了搖牠底尾巴和耳朵，表示着牠底感激和原諒。代爾芬也已經原諒了，陀米尼珈怎樣會不效法牠呢？姊弟二人哭泣着互相擁抱，俯身下去抱起那頭完全昏迷傷折了的狗；在這個嚴重的時際，阿里亞斯看來牠已不是一個魔法師，而是一個聖使徒和殉道者了。

這一下代爾芬並沒有死，但是牠卻已殘廢而跛缺了。在牠死以前最後的幾個月，牠對於阿里亞斯的友誼或許要比陀米尼珈都好。

七

阿里亞斯，靠了他父親的有力的推薦，在學校裏作爲一個特別生，既沒有碰一碰什麼研究的書，又沒有學到一點什麼有用的東西，就得到了他的學士學位和他的文科修業證書。他拚命在詩

歌上用功夫。他的野心就是住到馬德里去，並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詩歌。白天大部分的時間，他留在屋子裏，躺在一張沙發上，有時讀着詩歌小說，有時在他的頭腦裏盤旋着那些辦不到的願望，有時在白紙上亂寫着。那現在已變成一個背上肉很厚的結實的胖小夥子的培爾摩多，是縮成了一團，睡在沙發邊的地上。陀米尼珈在窗邊作女紅。陀米尼珈對於阿里亞斯的崇拜並不會受了什麼損傷。他們兩人都是肯爲他而犧牲的。

阿里亞斯沒有朋友。當他出去的時候，他很快地走過了城中的路而到了鄉野間。培爾摩多在他後面走着，像一隻狗一樣。祇有在夜裏他纔歡喜在城中慢步。人家樓下的窗戶是開着的；裏面住着的人被映照得很亮。在深深的內部，人們辨別出一些家庭的畫圖來。他們聽到平靜的閑談的微聲，大笑，爭吵，一個孩子的哭聲，一個鋼琴的聲音，一個六弦琴的聲音，一片歌聲。那時他所接觸到的，不是一個用石頭和泥土做的城，卻是一個用活的肉體做的城，是一片攤開的胸膛，是一顆坦露的心。而這整個複雜而祕密的生活底力量，可以說是從他父親和他姊姊費囊妲的意志中取得的。那操着幸福與不幸福的權的，便是他們；或許那自己父親的領地的承繼者阿里亞斯做這個血和肉

的城的最高主權人的日子，不久就會來到。

那些守夜人，在他走過的時候，卑屈地請着安：

「晚安，阿里亞斯爺。」

但是那位沈迷在他的虛幻的想像之雲中的阿里亞斯爺，不知道父親的領地是在龜裂着，崩壞着。這城和這省憎恨着豪紳的壓迫。叛亂的力量在地下怒吼着，快要爆發出來。有一種祕密的報「豪紳媽媽」流行着，上面充滿了對於費囊姐的粗俗的侮辱；無數的徵兆都預測着黎蒙家的沒落。這些事阿思亞斯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一點也不疑心。那個什麼事情都跟着他的培爾摩多，也像他一樣地盲目。陀米尼隱約地看出了些模糊的徵兆。安里葛爺和費囊姐卻深深地估量到病的最深的根，而覺得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他們知道那個病會很快地擴大起來，他們又預先見到了牠同時帶來的那些不幸。他們失望地掙扎着，想避免了不運的轉變。在瓜達爾弗朗哥他們腳底下的地已是不堅實了的時候，他們便加倍使勁地攀住了他們的馬德里的保護者，又在他們的領地中增加了他們的威權的證據，想使那領地聽他們的擺佈。但是那些保護或許會一下子沒有了的。他

呢，他是已經很老了；她呢，她是一個軟弱的女子。誰知在他們在意料不到的時候，他們卻得到了一枝生力軍。

那位志望很高，又聰慧又善說話的青年律師，泊洛思貝爾·美爾洛，開始勤勉地到黎蒙家來走動了。他盤算着利益，決意地加入了他們的那一派，而在城中，在地方上做了那「豪紳們」的訴訟的最善辯最熱心的擁護者。他向那任何願意聽他的話的人證明「豪紳階級」是一種最可尊最有益，最合適的制度。

有一天晚上，安里葛爺把他的兒女們都叫了過來，對他們這樣說：

「我年紀很老了，我的孩子們。我活也活得差不多了。不久我就要離開了你們。我很爲你們的將來擔心。我傳給你們的遺產很有限。費囊姐是知道的，費囊姐總是什麼都很知道的。她真是一粒掌珠，一粒掌上的真珠。你們呢，陀米尼珈和阿里亞斯，我希望你們聽她的話；她年紀已經比你們大了，而她的才能更比你們高，所以你們是應該聽她的話的。我從前是要比現在更有錢；我並不會浪費了我的家產——那也是你們的家產——我卻用了家產去給你們換一點比財產更值錢的

東西：權力。權力之所以比財產更值錢者，就因為財產不能常常有權力，而有權力的人，如果他希望財產而以財產為目的，那麼他得到財產是不難的。如果我爲了要得到權力和支配權而失去了我的家產，如果我不能在握到了權力之後重新得到財產，那就是因爲先應當鞏固我的權能。那是要你們，特別是費囊妲去利用牠的。如果你們合在一起，那麼不論那和你們戰鬥的人們的力量是多麼地大，你們是怎樣也不會被推翻的。如果你們互相分開了，黎蒙家在瓜達爾弗朗哥就不會有從來那樣的地位了；你們的仇敵拚命地想你們沒落；你們會失去了你們的財產，你們會沿街去乞食。你呢，阿里亞斯，你是有一種豐富想像的；藝術的光榮，和在報紙上的成功，遠遠地使你眼花撩亂，又使你不勝豔羨。但是，用了我的長久的世故和我的長久的經驗，我可以對你說那是不着實際的，那都祇是假的光澤和謊語。爲了你的姊姊們的利害起見，爲了你自己的利害起見，你聽着我罷。在我去世的時候，如果費囊妲沒有一個親骨肉的男子來出面來往，在外面擔當黨派的指導，那麼她怎樣辦呢？我願意你像繼承了我的姓氏一樣地繼承了我的事業和我的威權，我很希望上帝使你登上比我更高的地位，把你坐在我所爲你們鞏固了的位置上。我的孩子，在政界上露點頭角罷；你將

看見那些報紙會怎樣地把你所寫的一切東西都發表出來，即使你祇寫一些傻話；你將看見他們會怎樣地把你推崇爲天才，而且如果你願意答應，你甚至會做國家學院會員。我不願意瞞你，我覺得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的友誼是可寶貴的，我希望看見這種友誼變成了戚誼。」——這時候，陀米尼垂倒了眼睛。阿里亞斯向她轉身過去，帶着一種驚愕和忿怒的神情望着她。——「陀米尼，溫柔的好陀米尼。你垂倒了眼睛嗎？什麼東西能瞞住一個父親，特別是一個因爲接觸過許多人而心靈尖銳了的父親呢？然而，我應該聲明，美爾洛親自曾經間接地隱約說起過，但卻已够明白了。」

「但是，爸爸，他還沒有對我說過……」陀米尼訥訥地說。

「但是他當然已把你另眼看待了。」

陀米尼臉兒紅了。

「我看來美爾洛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口才很好，這就等於把未來握在掌握之中。此外，他無可異議地是一個漂亮的人。他愛你，那是當然的事。你還能希望什麼更好的丈夫呢？想想罷，溫柔而

天真的陀米尼珈，年歲一年年地過去，你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而且別人到了你那像的年紀，是已經拋開了嫁人的希望了。我斷定你們會結婚，我又可以看見行婚禮。照這個樣子，四個人聯合在一個意志中，聯合在一個相互的好的願望中，你們便會受人尊敬受人畏懼了；與榮會從一切門戶中走到你們那兒來，你們將在瓜達爾弗朗哥維持着權勢，而為黎蒙家掙氣。」

一種靜默的情感在這房間裏統治着。在房間外面，培爾摩多坐在地上，靠身在門上，從門縫裏竊聽着又拭着眼淚。哦！那些在祕密的報上把安里葛爺和費囊姐稱為「民衆的吸血鬼」，「老土地神」，「豪紳媽媽」，「主教太太」或更壞的名稱的那些人們，如果能夠看見安里葛爺和費囊姐那麼地高貴，那麼地不屈不撓，那麼地明顯地充滿了家庭和公民的德行，那就好了！

當祇賸了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兩個人的時候，阿里亞斯便站到他姊姊的面前，用一種斷斷續續的聲音呼叱着她，眼睛裏發着火。

「你爲什麼一點也沒有對我說起過？你這偽善人！」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那委屈而柔順的陀米尼珈像禱告似地合着掌回答，「我向你發

誓說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他注視我，那是真的，他與衆不同地注視我，而當他注視我的時候，我便不知所措了；我是十分着忙了。我不能够想他是在愛我。天呀，他從來也沒有對我說過，從來也沒有向我示意過！我怎樣能告訴你呢？告訴你他注視我嗎？告訴你他單戀着我嗎？如果這樣對你說了，你準會罵我傻子，臭美，發瘋，而你總是有理的。我已經二十八歲了。我從來也沒有想過男子，從來也沒有希望過嫁人。現在呢，爸爸……你也像我一樣地聽見的。但是，如果你不願意，如果你不歡喜泊洛思貝爾，我就不嫁人；我不嫁人，阿里亞斯。」

「你要我怎樣去歡喜他呢？祇有把眼睛用一條布蒙住了纔會歡喜他！他是一個傻子，一個陰謀家，一個只求成事的無恥之徒。可是你對我說吧，你以爲他有點愛你嗎？」

於是阿里亞斯暴怒地指手劃腳着。

「不要發脾氣，阿里亞斯，不要對我發脾氣，你的話是不錯的，」陀米尼珈悲哀地說。「我瞎了眼睛。他怎樣會愛我呢？我既不年青又不漂亮。」

「並不是這樣，陀米尼珈。你是漂亮的，你要出嫁也够得上年青。事實卻因爲美爾洛祇是一個

無賴，一個無賴，一個無賴！

說完了這話，阿里亞斯便跑到街上去，後面跟着那個沈默而忠心的倍爾摩多。他回來的時候已經遲了。在陀米尼珈臥房門口走過的時候，他在門下面看見有光。在暴怒之後，阿里亞斯突然陷入於一種孩子氣的柔情和犧牲之境中。他敲着他姊姊的門。

「你幹麼，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問。她的眼睛是紅了。

「陀米尼珈，我剛纔傷觸了你。我不知道我自己說些什麼話。你原諒我吧。我祇不過希望你幸福。消息的兀突，失去你的恐懼，和離開你的苦痛，都使我失去了理性。」

「失去我的恐懼……離開我的苦痛……就是我嫁了，你也不會失去我的，我們是不會離開的。但是我卻決不結婚。」

「你要結婚的。如果我以前對你說過美爾洛是無賴，那麼現在我收回這句話。剛纔說話的不是我；那是一個狡惡的精髓替我說的，牠有時佔據了我，附在我身上，硬要我說那些並非出於我心裏的話。那支配着我，又使我發狂的是一個魔鬼。現在，我平靜了；現在我自己替自己說話了，我帶着

我整個的判斷力說話了。」

「我不會嫁人的，阿里亞斯。我並不以為美爾洛是一個無賴。但是我認為他不會愛我。我已經老了，而且一點也不漂亮。」

「在看見你過之後，在對你說過話之後，誰能不發狂地愛你呢……」阿里亞斯喊着，一邊把陀米尼珈的兩鬢捧在手裏，把她的頭拉過來吻她的額角。

陀米尼珈微笑了。

「這個，這是一種兄弟的熱情。沒有人會像我夢想受人愛一樣地愛我的。」

「他會愛你的，陀米尼珈。他一定已經像你所願望一樣地愛你了。你一定會幸福的。」
接着，沈默了一會兒：

「那麼你呢，你愛他嗎？」

「我，我不……」陀米尼珈訥訥地說，嘴唇顫動着。

阿里亞斯笑起來了；那是一種溫柔的，魅惑的，從臟腑的深處昇上來的笑。

「好，好。我覺得這不會有一個壞結果的。」

他把她抱在懷裏，重新吻着她的前額。

「晚安，陀米尼珈。」

「晚安，阿里亞斯。」

八

每天晚上六點鐘光景，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總跑到馬賽達家裏去，和陀米尼珈去作情話，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纔爲止。吉期已擇定在秋天十月之初舉行了。那時還是七月。在瓜達爾弗朗哥省中，氣候是酷熱的。但是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晤談的那間房間，卻是涼爽，潮溼而幽陰。牆壁是用石灰塗白的，天花板上排列着淡黑色的木樑；各樑木間的空隙是穹窿形的。房間是寬大的，堂皇的；我們簡直可以說那是一個古時的大客廳，或是一間禮堂。一套疏疏朗朗的簡單的傢具。地上鋪着紅色的磚石，灑上了水；圓形的草蓆東也放着西也放着。兩扇大格扇從地上昇起來，顯出了主牆

的厚度。在窗腳邊，幾個花盆。在窗格子後面，一條岑寂而狹窄的路。一道塗成黃色的牆堵住了那條路。一片溼泥和蜀葵的氣味昇了上來。人們聽到大伽藍的鐘聲和瓦雀的啁啾聲。

泊洛思貝爾和陀米尼珈坐在那放在一個幽暗的角隅裏的兩張搖動圈椅上。那阿里亞斯的老乳母，培爾摩多的母親，是可以聽這種情話的。安里葛爺和費囊姐也常常在那間房裏，低聲談着重要的事。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是不大出來的。阿里亞斯帶着他的忠心而嚴謹的僕人到那裏去了呢？誰也不知道。誰也不去打探。

在黎蒙氏的歷史上，一個幸福而有希望的紀元，是已經預告出來了。等到下次的議會開會的時候，安里葛爺便打算把他的兒子和未來的女婿弄進議院裏去。搗亂的活動已隨着暑氣消隱了。祕密的報紙已沒有了。在瓜達爾弗朗哥之上，一片沃大維的和平伸展着。主教是平靜而沈思的，教士們是默想而說話中聽的，文官是一個嚴肅的下級貴族，武官是一個膽大的兵士，憲兵上尉是一個粗手橫眉的生物：一切社會的棟樑，總之都是安里葛爺的夾袋中的人物，他們祇由於他的意志而維持着一種臨時的平衡和一種臨時的凝聚力，正如建築師為要建造他的大廈而搭的鷹架一

樣。安里葛爺和費囊姐是滿意了。泊洛思貝爾·美爾洛是滿意了。那些訴訟人都跑到他的辦事處去；訟事自動地於他有利地解決了；美爾洛要做議員了。但是那最滿意的，卻是陀米尼珈。

美爾洛總是準時來到的。他穿着一套豌豆色的細呢衣服，一雙布鞋子。他走進來，上衣和襯衫的領都沒有扣上。從襯衫沒有扣好的地方，一叢叢的火紅色的彎曲的長毛，便顯露了出來：這律師真是一位有三叢毛的好漢！他一隻手拿着草帽，一隻手拿着一把櫻葉扇，他在扇着他的流滿了汗珠的臉兒。他身材不能算高，肚子稍稍有一點大；他的皮膚是深櫻色的；他的鬚鬚威脅着天和人的牙齒是又齊又白；他的那一雙眼睛，是專為煽起女子的靈魂的。他至少煽起了陀米尼珈的靈魂，他使她煽起了一種苦痛着，使心靈快樂得融融的難消的火燄。

當美爾洛不在屋子裏的時候，陀米尼珈便坐立不安了；她從這一間廳到那一間廳地來來往往地走着，好像在找尋一件遺忘了的東西；她走到花園裏去，咬幾片薄荷的葉子，回到屋子裏來，坐下去，但又立刻站起來。她同時地又想笑又想嘆氣。她夜裏睡不着。當美爾洛來到的時候，她的熱度便加倍高了。她想仔仔細細地看他，看他的眼睛，然而她卻不敢把她的目光從地上舉起來。如果她

看了他，她就立刻想把她的眼睛離開泊洛思貝爾，以便喘一喘氣，然而她卻沒有把眼睛移開去的力量。

泊洛思貝爾說着話。泊洛思貝爾老是說着話。他的舌頭是有着一種永遠的活動的天賦的。那是一根銀的舌頭，像是中了春天的昏迷似地，不停地響着。那是一個不變的燦爛的復活節。他對陀米尼珈說了多少的好聽的話！她一心一意地聽着他。美爾洛不時去握陀米尼珈的手。陀米尼珈把手縮回去，眼睛裏顯着懇求的表情；你可以說她就要身體不舒適，她苦痛着，她快要死了，如果訂婚期再延長下去，陀米尼珈是要死了。她消瘦下去，憔悴下去；她枯萎而衰弱了。在兩個月之中，她竟老了好多歲。

但是，在陀米尼珈的心靈的這種光榮而悲哀的化體之中，有一種不變性的核心在着：那就是她的全生命的崇拜，她的青春時代的純粹的精華，她對於阿里亞斯的愛。在不眠之夜的熱狂的時分中，陀米尼珈往往想起：『如果阿里亞斯對泊洛思貝爾發了脾氣，我就要悲傷而死了。』然而阿里亞斯卻高興地鼓勵着她和美爾洛的戀愛，這在陀米尼珈真是大幸。他像他姊姊愛他一樣地愛

他的姊姊。他也鍾愛陀米尼珈。他祇願望她幸福。所以，在她面前的時候，他微笑着，他戲謔着，他對於將來的日子發着預言。——但是，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阿里亞斯就苦痛非凡。

他的姊姊的戀愛的情景，把他的靈魂和肉體都打開了去接受戀愛。他不斷地五體如焚；他的精神和他的軀體都緊張着，苦痛着，好像狂人的精神和軀體一樣。爲了這個原故，他躲避着別人。那先是一種理想的，絕對的，沒有肉身化的愛：對於女子的愛。他悒悒不樂地在街路上徘徊着。他自以爲覺得突然單戀着他所看見的一切女子。他寫着熱情而肉感的，交替地狂暴而煩怨的詩句。最後這種無羈又無目的的愛，集中到一個女子身上去了。阿里亞斯不是道她是誰。他曾經在一個窗子的鐵柵裏見過她三次。已經發狂地單戀着了的他，不敢打從那個地方走過。他躲在自己的房間裏。他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拔着自己的頭髮；他獨自個說話；他沈悶地吼着。培爾摩多在外面，耳朵貼着門，握緊了拳頭，翻滾着使人見了害怕的眼睛，注意地聽着。這可憐的培爾摩多能想出一個什麼辦法來安慰阿里亞斯呢？誰使他苦痛哦！祇要培爾摩多能够把那使阿呈亞斯這樣受罪的惡人抓在他的巨靈之掌中，那就好了！但是那可憐的培爾摩多不能够深切地懂得那舞臺中的隱祕的機

構，最後，他便決意把語言來使用一下：語言是一個他所不肯去請的援救。

「你怎樣了，阿里亞斯？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我可以幫你一點忙嗎？」

「你怎樣能幫忙呢？」

「誰知道？看上帝面上，對我說出來吧。」

「我單戀着，培爾摩多。」

「單戀着誰？」

「你說要單戀誰呢？單戀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誰？」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爲什麼不對她說你愛她呢？她應該也在單戀着你。那是無疑的。」

「我不敢，培爾摩多；我不敢，阿里亞斯搔着頰兒喃喃地說。

「對我說她住在什麼地方吧：我要搶了她來，把她帶到此地。我發誓去辦。」

「閉嘴，蠢人！這些事情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我向你發誓，阿里亞斯，你什麼時候要，我就什麼時候把她帶到此地來。」

九

夏季一天天天地過去。美爾洛照常在晚飯之後到陀米尼珈窗前去會她。八月之末的有一個下午，可巧黎蒙全家都在客廳中，美爾洛在告別的時候說：

「今天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我須得到寡婦剛德萊羅家裏去，她是剛和她的女兒從鄉間回來的。」

「她們回來了嗎？」安里葛爺問。

「她們是什麼時候到的？」阿里亞斯問。

那個年青的剛德萊羅正就是阿里亞斯發狂地單戀着的那個女子。他在不久之前，偶然打聽到她的名字。

「我想就在今天下午吧，」美爾洛回答。「那寡婦寫信給我，她請我今晚立刻去。是爲了她和她的哥哥的訟事。她對我說，她已帶了不知什麼說明或是什麼證據來。她是一個老婦人；她是不安靜又不耐煩的。」

「但是她卻有錢，她可以活動到一百張選舉票以上，」費囊妲說着。

「而且恰巧在你的投票區域中，泊洛思貝爾，」安里葛爺這樣補說了一句。

「她是有錢而慳吝的。爲了要省錢起見，她簡直連僕人也不用。她和她的女兒兩人一起生活着。」

「祇有她們兩個人嗎？」阿里亞斯帶着一種焦急的驚愕問。

「據我所知道的，完全祇有她們兩個人，」泊洛思貝爾回答。

「在黎蒙家的慈善的保護之下，兩個女人，無論她們怎樣有錢，也是可以孤單地無須恐怕地生活在瓜達爾弗朗哥的。」安里葛爺這樣說。

沈默了一會兒之後，他又說：

「我似乎聽說那女兒是很可愛的。」

「在我呢，老實說我還沒有注意她過。」美爾洛高聲說着，同時向陀米尼珈贖罪地望了一眼。他告辭而去了。

第二天，人們發見寡婦剛德萊羅和她的女兒在屋子裏被人殺死了，身上中了無數刀。那女兒身上有二十七處刀傷，還有強姦的顯然的痕跡。在屋子裏，人們找到了美爾洛的櫻葉扇和手杖，以及其他屬於他的東西。守夜人宣稱他曾經看見美爾洛在半夜裏從那屋子裏出來。

泊洛思貝爾·美爾洛立刻被捕入獄了；輿論把這件罪案歸到政治的動機去。城中起了一番騷擾。激怒的羣衆都在「打倒黎蒙家！」「處死黎蒙家！」的呼聲中跑到烏賽達的邸宅去。那是非得用憲兵來守衛邸宅不可了。

陀米尼珈病了。除了阿里亞斯之外，她不願意任何別人在她旁邊。她啼哭着，什麼也不能安慰她。

「阿里亞斯，你想會不會有這種事的？我可是不在做夢嗎？這難道不是一個可怕的惡夢嗎？我

的上帝，把我弄醒來罷，就是我必須在死的暗影中醒來我也願意。」陀米尼珈氣盡力竭地嗚咽着說。

「我可以斷定泊洛思貝爾不是罪人，」阿里亞斯回答。「我並不是這樣說着來寬寬你的心的。我斷定那不是他。其中無疑地有一個不幸的錯誤在着。可是你不要害怕吧。即使人們發現不出那經過情形（因為我覺得那是太神祕了，）什麼都可以由我們在馬德里的戚友安排好的。」

安里葛爺也當胸受了一個打擊。

「完了，費囊姐。什麼都完了。這是我的末路，因為這件不幸的事把我的生命奪去了。我們在瓜達爾弗朗哥的權勢是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的可憐的孩子們啊！那麼得力那麼聰明的費囊姐啊！溫柔的陀米尼珈啊！軟弱而天真的阿里亞斯啊！」

「不，爸爸，不，」費囊姐很有勁兒地說。「歸根結底說一句，我們和那個糟糕的美爾洛打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幸而他還沒有娶了那可憐的陀米尼珈！那不幸的事祇給了陀米尼珈一個打擊，而我們卻祇不過被她的苦痛打動了我們的靈魂而已。可是要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大不幸呢，嘿，從

那裏說起！」

美爾洛在牢獄裏寫了一封有力的長信給安里葛爺，在那封寫下，他辯護着他的無辜；他等候着上帝揭發出那真正的罪犯來，而在真正的罪犯未揭發出以前，他謙恭地懇求安里葛爺保護；他把他的案子交托給他的萬能的手。

安里葛爺暴怒地撕碎了那封信，喃喃地詛咒着美爾洛那個奸謀的屠夫。阿里亞斯那麼激昂那麼善辯地替他辯護，終於安里葛爺和費囊姐也都爲他所動了。安里葛爺說：

「好吧，我承認他是無辜的。那麼我們能辦點什麼呢？」

「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利用我們在馬德里的全部勢力，把這件事壓下去，把美爾洛釋放出來。」

「這是辦不到的。先應該找出罪犯來。」

「不，先在馬德里把事情安排停當了。」

「我的孩子，這是一種我的力量所辦不到的野心，況且我的力量也已經開始消滅下去了。我

把這件事托付於你。你到馬德里去。用盡你的青春和你的智慧所提示你的一切方法去辦。你用我的名義出門去；就好像我親自出場去一樣。」

「我嗎？不，這種事我幹不了，爹爹。」阿里亞斯這樣回答，游移着，垂倒了頭。

「如果你願意去幹，你也會幹得出一點事來的。你應該開始來一次。我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的命運和你的姊姊們的命運，都是靠在你身上。你仔細想一想啊。」

陀米尼珈寫信對美爾洛說，她不相信他是一個殺人犯，她永遠愛他。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法官們要開庭預審了。一切的證據都是對美爾洛不利的。那動了公怒的全城，都沸沸騰騰起來了。小衝突是常有的。人們傳說着黎蒙家預備去賄賂法官。

陀米尼珈老是躺在床上；她的病狀不斷地重下去。安里葛是一天天地格外頹唐了。那羞怯而懶惰的阿里亞斯，延展着到馬德里去行期。三個月這樣地過去了。正在這個時候，安里葛爺死了。

十

夕暮降了下來。侵進來的暗影浸着陀米尼珈床頭。突然，暗影似乎厚了起來，密了起來。阿里亞斯出來了，一聲也不響，煩亂着，打着寒噤。

「你怎樣了，阿里亞斯？」陀米尼珈從床上坐起來問。

阿里亞斯在床腳邊坐了下來。

「你平靜點吧，陀米尼珈。你平靜點，讓我也把自己平靜下來。我應得對你說話。給我一點水喝吧。」

陀米尼珈把一杯放在床頭小桌上的糖水遞給了她的弟弟。阿里亞斯繼續說下去：

「陀米尼珈，你知道我是多麼地愛你，我一向多麼地愛過你。我不願意讓你不幸。我要你去和泊洛思貝爾結婚；我要你立刻結婚。我要使他就今天釋放出來。」

陀米尼珈聽着，但並不完全懂得那她所聽到的話。她不禁露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來。阿里亞

斯繼續說：

「等幾秒鐘你就會明白了。在走出此地之後，我就要到法官那裏去，我要對他聲明那寡婦剛

「德萊羅和她的女兒是我殺死的。」

陀米尼珈彎身下去，抓住了她弟弟的手腕。

「阿里亞斯！阿里亞斯！阿里亞斯！你神經錯亂了嗎？你發狂了嗎？弟弟，你要去幹什麼？誰會相信你？我不接受你的犧牲。我要說這是假話。誰都會看出這是你杜撰出來的。醒來吧，阿里亞斯，醒來吧！」

「你把你自已安靜下來罷，陀米尼珈。這不是一個犧牲。這不是一個杜撰的事。這都是事實。」
床頭邊很暗黑。阿里亞斯已融解在黑暗中了：一片似乎應該是永恆的黑暗。祇有陀米尼珈聽到他，好像阿里亞斯的聲音是從另一個世界中傳來似的。而且他的聲音也已不是那親愛而熟稔的聲音了。

「是我叫培爾摩多幫着忙將她們殺死了的。那在泊洛思貝爾走了不久之後替我們開門的守夜人，會證實我的說話。我不知道那件事怎樣會做出來的。我那時發了狂。我那時已不是我自己。我記得我想弄死那可憐的代爾芬的時候嗎？呢，正就是同樣的情形。在我走進那屋子去的時候，我

並不想把她們殺死，我可以憑着我對於你的愛發誓。後來，在出事情以後的第一個月中，我也已忘記了我是殺人犯了。當我聽別人說起那件可怕的事情的時候，我的心靈間便有了一些模糊的影子，好像是在霧裏似的，好像我是什麼也都夢見過似的。我竟至想到我曾經夢見過，想到這夢是像一件事實似地加在我身上，想到我的理性有點不穩定。我害怕了。昨天，我問培爾摩多：「培爾摩多，我做夢嗎？」我祇問他這話。這已够了。培爾摩多搖頭回答我：「不。」現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地整塊地呈現在我面前了。是呀，這是真的！」——他沈默了一會兒繼續說：「我單戀着那個女子，單戀這兩個字不大妥當。我愛她比你愛美洛爾還厲害。加之，因為你的戀愛是收到一個和你的戀愛相似的戀愛作報償的。我的戀愛是一種辦不到的戀愛。為什麼辦不到？我怎樣知道呢？那是一種比我的意志更強的東西。我不敢向她承認我愛她。我試想寫信給她過一千次。我把一切的信都撕碎了。我很想注視她，使她懂得我的意思；我不能夠，我的姊姊，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一想到她或許會不愛我，我的血就凝結了起來，接着又在我的兩鬢上，在我的眼睛裏旋轉着，使我在舌頭上留着一種特別的味兒。我甚至不敢問隣人她是誰，她的名字叫什麼。那一月她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那時候培爾

摩多纔打聽到她是寡婦剛德萊羅的女兒。每天晚上，陀米尼珈，每天晚上我到她的門口去，俯身在地上吻那她攔過腳的門檻，而在天上沒有星的時候，我把她的屋子的柵門吻過許多次。」

又靜默了。

「那天晚上，我們等待着泊洛思貝爾的出發。我先想敲窗。但我立刻換了主意。還是進去的好。可是在我躊躇未決的當兒，已過了一些時候了。守夜人替我們開了門。我們走進去。因為屋子裏的路我不熟悉，因為我不是像一個賊似地偷偷地進去的，我便擦旺了一根火柴；我們穿過了門軒，我們走上樓梯去。她在樓梯頂上現身出來。她穿着內衣。從我們站着的地方望上去，我們可以看見她的腿。我立刻猜出蘿拉（我不知道有沒有對你說過她名叫蘿拉）就要逃走，跑到窗邊去喚醒鄰舍們。「抓住她！」我這樣吩咐着培爾摩多。我現在也還看見他當時的樣子。他像一隻野獸似地跳上去，他從後面抓住了她，捫住了她的嘴。」

「我跑上去親自把她抱在懷裏。她是那麼地微溫，那麼地柔軟，那麼地細緻……一想起這種情形，我的胸膛就融化了，我好像現在也還把她抱在我懷裏一樣。我拚命地吻着她，而且，爲要不使

她叫喊，我一邊吻她一邊咬住她的嘴唇。這都是在黑暗之中幹的事。我失去了理性。我已不能克制住自己了。我叫倍爾摩多幫我的忙，我便滿足了我的慾望。那時我簡直有點糊塗了。那母親的聲音從屋子底裏傳了出來。她說：「蘿拉，噲，你在幹什麼，你在那裏？」這話現在也好像還在我的耳邊。因為沒有人回答，她便不再等待，走了過來了。她手裏拿着一個蠟燭臺。她一聲也不響地呆住了。蠟燭掉落到地上，但仍繼續燃燒着。我發覺自己糟了。全世界都會來攻擊我。我便親手拿出了培爾摩多袋子裏的刀，我對準那老婦人刺了一刀。蘿拉翻身起來。她離開我差不多有三步。她睡着我的臉，接着向我撲過來，好像要來挖我的眼睛似地。這些都一句話也不說地做着的。她從頭就沒有說一句話過。我永遠也不能聽到她的聲音。如果她說了話，我相信我是不會把她殺死的；我心中會清楚起來。但是她不說話，她不說話。在她還沒有撲到我之前，她已經在胸頭狠狠地吃了一刀了……我刺了長久……長久……長久……長久……」

充滿了那房間的濃厚的黑暗，在阿里亞斯和陀米尼珈看去是滿佈着幻像。

「我是從來也不想加惡於人的。我的奢望是寬洪而尊貴的。我曾經感到過多少次被壓制着，

好像我的胸膛不能容我的心似的這顆太大又太猛烈的心使我窒了息。我是一種懶惰的人，因為我知道我永不會完成像我所希望一樣高的那些事業。我爲什麼殺死了蘿拉？我怎樣會殺死了她？……培爾摩多和我，我們走出了那所屋子；我們互相一句話也不說，就回家來睡覺，我睡得像死人一樣地熟。第二天，我什麼都忘記了。當我聽到了那罪案的消息的時候，我好像模模糊糊地記起來。我想：「別人說夢都是謊語！」因爲我以爲在夢中有了一個預感。許多日子都是這樣地過去的。但是現在已經完了。永別吧，陀米尼珈，快樂點吧；去做了泊洛思貝爾的妻子吧。永別了，陀米尼珈。」

阿里亞斯吻了一吻他姊姊的前額，便奔跑了出去。陀米尼珈先是嚇呆了，她想跑上去抓住他。她昏了過去，在床邊倒了下來。

美爾洛被釋放出來了，但是他不要陀米尼珈。他寫了一封信給她，信上這樣說：「你是知道的，在經過了這種情形之後，你對於我已不存在了。泊洛思貝爾·美爾洛上。」

當着這許多的不幸，陀米尼珈竟振作起她的精力，竟克服了那厄運。

訟事鬧了一年多。阿里亞斯和培爾摩多都被判處了死刑。知道了那判決的時候，費囊姐和陀

米尼珈到監獄裏去最後一次探望她們的弟弟，然後離開了瓜達爾弗朗哥。

十一

那一天早上，沒有人喚我，我就醒了。別的日子，我的早餐照例是由特里納夫人的一個女僕端到我床邊來的；那女僕名叫泊麗絲珈，是一個阿爾加里亞地方的年輕女人，生着球形的臉兒，立方體的頸背，圓柱形的胴體，又穿着圓錐形的裙裾。用了這些幾何學的形容詞，我要使你們知道，泊麗絲珈並不給人一種合理的生物的印象，又甚至不給人一種不合理的生物的印象，像別的家事上用的生物一樣。我們毋寧說她是一件外表顯示着某幾種象徵的特質的無生物：堅固，正確，有力量，規則。她可以說是自然之中爲人所用的那些隱晦、慈惠或無責任的原動力的一種結晶。

我望着我的錶。時候差不多是正午了。我是曾叫他們在八點鐘送上我的早餐來的。我暴怒地拉着喚人鈴的繩。泊麗絲珈跑來了。在她的臉兒的球形上，顯着幾條皺紋，一些差不多和人類感情底騷動的表现相似的，瞬間的痙攣。冒險亂猜着，我認爲這種表情是表示高興的。這是那麼地新奇，

使我怒氣也消了。

「解釋個明白吧，泊麗絲珈。」

泊麗絲珈解釋個明白？我要問她些什麼！

「噲，泊麗絲珈，幫忙我懂一懂那回事吧。」

泊麗絲珈搖擺着胳膊，帶着那種神經質之顫動和小小的尖呼聲笑將起來。接着她對我做手勢，叫我不作聲。我聽着。在走廊中有急促的腳步聲。泊麗絲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着便吐出這句話來：

「瑪梨姬姐受着苦痛。」

於是她又帶着那她所固有的態度笑了起來。

「我瞧不透你爲什麼覺得瑪梨姬姐受苦痛可笑。」

但是泊麗絲珈繼續笑着。我停下來注視她。這不是一種真正的快樂的笑。這是一種興奮的，感動的笑。

「我猜着了，泊麗絲珈，我猜着了，你的意思是說瑪梨姬姐要養孩子的時候是快要到了嗎？」
泊麗絲珈點了點頭，表示是的。

我起身。我穿衣。我走到走廊中去，在那裏碰到了特里納夫人；她似乎變了容似的，一點也不注意我。後來我出門去，到吃飯的時候纔回來。瑪梨姬姐的分娩顯得很忙碌。那天的飯很馬虎。僕役們聽着特里尼夫人的吩咐，跑到東跑到西地奔走着，好像屋子裏已沒有了住客似的。我們必須自己來安排食桌，到廚房裏去取出鍋子來替我們自己盛菜，像在最下等的小飯店裏一樣，當然，談話資料總老是瑪梨姬姐所經過的痛苦。因此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那兩個神祕的女子沒有來吃飯。

在傍晚六點鐘，瑪梨姬姐辛苦地，但是幸運地，生下了一個兒子。晚餐是比較招待得周到一點了。那兩個謎一般的女子仍然沒有出來，沒有一個人對於此事介意。那是禮拜六。

在臨睡之前，我看着一些晚報。各晚報上都詳細地載着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及其僕人培爾摩多受絞刑的消息。這種記載使我看了出一身冷汗。自從一個不可記憶的時候起，在瓜達爾弗朗哥是沒有死刑的，這一次便不得不請一個臨時的劊子手來；那人是一個門外漢，一個把死囚

的臨終的苦痛延長到一小時之久的，糟糕的，外行劊子手。在宣判那兩個罪犯的時候，全城的人都圍在牢獄的周圍。人們看看那通告死刑的黑旗，還遲遲地不豎起來，便譁噪着，要攻打牢獄。當那陰淒淒的旗豎了起來的時候，紛擾卻格外厲害了。羣衆怕受了欺騙。他們疑心那祇是假作的處死刑，讓那可恨的豪紳的兒子可以安安穩穩地逃到葡萄牙去。爲要監督起見，羣衆湧進監牢裏去。於是，瓜達爾弗朗哥的居民，便一個個地親眼看見了那兩個絞死的人。有的人辱罵他們，有的人笑着，有的人對着他們的臉吐痰。

在禮拜日中飯的時候，特里納夫人另外添了一道菜給她的寓客們：煎餅，糖菓，賽雷斯葡萄酒和幾小杯白蘭地酒。那兩個陌生的女子（別的客人看去是陌生的，我卻不然，）穿着喪服來吃飯。奧雷哈的高爾美拿爾的議員帶了一個初出道兒的年青鬪牛人來做客人，那人的假名是威維略斯七世。那議員頗矜誇着有這樣的人做朋友。他帶着一種明白的驕傲態度對我們預定說，在幾個月之後，威維略斯七世便要把彭比達和馬卻季多生生地吃下肚子裏去了。（彭比達和馬卻季多是西班牙的有名的鬪牛者——譯者）

達拉索拿的共和黨首領，那個生着像山羊的乳房一樣又密又分叉的鬍鬚的人，那天攤開了一嘴特別地豐饒而厚密的鬍子；那鬍子真像是在那擠乳之前幾分鐘的山羊的好乳房。大家都起勁地指手舞腳：大家都同時地說着話，笑着。大家都替瑪梨姬姐和嬰兒的康健和幸福許着願心。當特里納夫人走進飯堂來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向她祝賀。這屋子裏，祇有快樂，喜悅和饒舌。

但是那兩個陌生的女子的眼睛，卻老釘住她的的碟子，她們簡直沒有吃了幾口。

飯後，有了一瞬間的靜默和疲勞。那位現在把肘子撐在桌上，用手托住前額的修道者雷蒙圖·貝雷西爾先生，開始沈思地說了。

「這就是生活！我們大家在這兒都十分快樂。然而！你們沒有在報上瞧見瓜達爾弗朗哥死刑的記載嗎？」

「這正是我所謂自作孽不可活，」那共和黨的首領用了一種很不議員氣的口氣說。——

別人把喉嚨絞了一個多鐘頭，可是那兩隻豬卻還不肯死！

那兩個戴孝的女子急急地站了起來，踉蹌地走了出去。

她們還能聽到那生着密密的鬍子的人的最後一句話：

「這真算不能算數。他們是死有餘辜的。一切的豪紳就都該這麼對付。」

特里納夫人臉兒發青了。她格格不吐地說：

「但是……諸位……不知道……這兩位女士就是阿里亞斯·黎蒙·烏賽達的姊姊嗎？」

除了那個共和黨人，大家都口定目呆了；那共和黨首領在桌上敲了一拳，把眼睛埋伏在他的眉毛間，用一種兇猛的音調說：

「那麼那個假聖人，那個年紀更老一點的，就是那報紙上稱爲「豪紳媽媽」的，那黎蒙全家中最壞的人了？我沒有早一點知道真是憾事，我準會立刻給她點顏面瞧瞧！人們早應該把她也絞死了！而還有一個，那個小蠢女人，也該一起絞死。她好像也是一個同謀人。在這國家，簡直是沒有公理的！」

他的腳邊的阿非利加

費爾囊代思

當里亞諾不上差的時候，我們常在他的本區的屋子裏會面，喝喝茶，抽抽阿拉伯煙，貝德羅·努涅思，阿爾都魯·貝雷達和我，是差不多常常到那裏去的。我們都是耶穌會學校裏的同學，而且，除了里亞諾以外，當二十一年發動員令的時候，我們都在學法政科。里亞諾是一個有錢的少年人，他新近昇了少尉，在他看來，一切東西都是一種『作樂』——作戰，守衛職務，野營或司令部。

當他的聯隊排成散兵線或是縱隊上陣的時候，里亞諾的馬弁總在聯隊的輜重車中裝兩三箱的上等白蘭地酒，又裝兩三箱上等的啤酒，這都是瞞着司令官偷運出去的。接着，在野營中或甚至在火線下，里亞諾便臨時開起一家比隨軍的酒肆存貨更充足的酒肆。

他曾經有一次被監禁起來過，因為他帶了一個女人到前線去，犯了軍隊的紀律和道德。還有一次他曾受過上尉的嚴重的責罰，因為他叫一個俘虜喝醉了，對他講叫他忘記了可蘭經的戒律。

但是他確實是一個好人，他做這些事情都是帶着一種孩子的快樂的天真很簡單地做出來的。機會又使我們遇在一起，而且，雖則軍官是不准和庶人來往的，里亞諾卻和我們一同上咖啡店去，上戲院子去，絕對不把碰到值日軍官這件事放在心上。他特別和貝德羅·努涅思說得來，因為他們對於踢足球和騎馬有着同樣的嗜好。

在另一方面，當貝雷達和我辯論起文學或是政治來的時候，里亞諾總會出來反對：『別說啦，別說啦，你們這些人我真不懂你們爲什麼要用這些東西來把生活弄得更難堪一點。』

里亞諾的驕傲的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情婦。她使他在德屯出了名，而當里亞諾挾着阿非利加旋轉着他的馬鞭經過西班牙廣場的時候，許多放蕩的軍官都妬忌得臉都發青。

在那個時候，德屯是一個罪惡、圖利和奇遇底醞釀之地。像一切戰區中的城市一樣，德屯是趁機會放浪起來，又從那每天用流血的肩擦着城市的死亡中找出快樂來。我們須得說，那些把傷兵和死人悄悄地載去拋掉的輸送器，那些被兵士們的乾了的血所塗黑了的昇床，都是這個城的食料。在這個城中，當倍尼阿羅斯的防舍四周起了戰事的時候，當在胸牆上的兵士在黎明時感到那

寒冷的巨大的章魚纏住了他們的肉體的時候，人們還依然在俱樂部裏賭輪盤，在阿爾加沙跳舞。貝雷達把這德屯稱爲『吃人肉的城市。』

里亞諾的情婦是一個真正的摩爾人。這種的侈靡就是連阿刺伯話說得很好，而又和城市著名人物一起喝茶的那些常備兵的首領，也是得不到的。里亞諾因他的漂亮的情婦而聞名，甚至竟超過了他的戰績。飯館裏的那些侍者，都稱他爲『帶摩爾姑娘的那個少尉。』而里亞諾又歡喜叫她穿着法國時裝帶她到西班牙廣場的散步場上走去，奚落那些守鎮軍隊的青年婦人。那些婦人都是良家婦女，是從跑馬場回來，（神氣好像是從巴黎跑馬場回來似的，）或是打過網球回來的（摹做着遠遠的馬德里的中等階級的人們。）

阿非利加帶着一種她在一個冬天在巴黎學來的傲慢態度，對於那聚在一起聽西班牙的最近的音樂喜劇的人們，連瞟也不瞟一眼。她超然地走着，眼睛凝望着她的失去了的部落那一面的遠遠的屋頂。

她的真姓名當然不是阿非利加；那或許是亞蘇莎或是蘇麗瑪。里亞諾是在唐希爾的一個酒

場裏認識她的，那時她剛被一個費茲的外交官拋棄了。（那外交官會把她當作一株異國風味的殖民地植物似地帶她到巴黎去炫人，終於對於她厭倦了。）這穿着歐洲的服裝，卻有着摩爾姑娘的一切迷人之處的阿非利加，從她的本村逃了出來，引起無數少年人的注意，並向她求愛。

我們真不知道她爲什麼看中了里亞諾；對於里亞諾，她祇不過是一個有錢的少年人的玩具而已。我們這些他的朋友很少看見她。在里亞諾的藏嬌的金屋之中（那是一所院子裏有一個流泉的摩爾式的屋子，）她好像一個祕密似地靜靜地在那裏。在那分隔房間的薄牆後面，老是有一片芬芳，一種絳縷聲，一個神祕的存在：那便是從屋頂到窗扉，或是從浴室到花園去的阿非利加。有時候，我們會從門口的垂帷間，瞥見一眼綢睡衣和微黑光澤，而野蠻風的蓬鬆的頭髮。

里亞諾對我們說，阿非利加起初常常穿着她的歐洲服裝到屋頂上去；可是鄰近的摩爾婦人們高聲狂咒着她，稱她爲「猶太女人，猶太女人！」於是，爲了可以安安靜靜地眺望着那生活着那些死有餘辜的「羊駝」的她的羣山和險要的山峽起見，爲了可以安安靜靜地聽那西第·賽第的尖塔上呼報祈禱時刻的人起見，同時又爲了從那歸順了基督教徒的城的責難中卸脫了她的

罪惡起見，她便穿上了她的鄉土的服裝，她的像雲一樣蓬鬆而不透明的長衫。她吃着她的本鄉菜，喝着她的加琥珀香料的茶，又和一個臂上刺花的黑女奴混在一起。

「她似乎不慣於在飯館裏吃飯，」里亞諾對我們說。「她寧可吃那種部落中吃的菜蔬。我對她厭倦起來了，因為她並不風騷。她什麼事也不能做，祇會像一隻狗似地躲在我腳邊。」

可是有一天貝雷達卻猝然碰到了阿非利加的冷冰冰的有打算的眼睛……

貝雷達並不是一個像我們那樣不負責任的人。現在，他已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了，我很願意把這幾句話獻納給他：「帶玳瑁眼鏡的軍人，帶玳瑁眼鏡的同伴，現在你一定會因為脫離了塵世而很快樂了；你一定會因為忘記一切而很快樂了。」

雖則你穿着你的茶褐色的長衣和你的因僕僕風塵而破爛的外套，我卻很快地知道了你的靈魂的精細的組織。正像在那些峨特式的浮雕上和怪獸交錯着的聖人們一樣，在我的一隊中，你獨特地顯得是高貴和精雅的人物——你，以及你的玳瑁眼鏡，你的被雪凍裂的手和你的來福鎗。爲了這個原故，你的生命纔出其不意地搖滅了，正像看見過你的近視眼中的最後的光的醫院中

的一個電燈泡一樣。

「你是一個懶蟲，一隻死蒼蠅！」那發怒的隊長常常這樣喊。

這就是因為他不能擔當你的忠直和你的冷漠的原故。你全然不把守護，運輜重，運石頭，或是一口氣走五十基羅米突那種野蠻的行軍等事放在心上。

在你到摩洛哥去之前，隊長對你說：

「你是一個律師，你應該脫離行伍生活而去另謀高就。」

「不，隊長。」

「不爲什麼不？」

「因爲我志不在此。」

「那麼我要你曉得，」那觸怒了的隊長喊，「當兵是一種宗教。是的，先生（即使在兵營中，加爾德龍也是一種經典，）是一種可敬的人們的宗教。」

有一天晚上，摩爾人來襲擊諦米沙爾的那個小軍寨。軍用電話絕望地請援軍。而當那隊長徵

求敢死隊的時候，你便走上前去。

「你嗎？」

「是的，隊長。」

我絕望地向你狂奔過去。我現在也還記得你的蒼白和你的微笑，我的同伴。在那個時候，看見了我的痛苦，你的眼睛準會模糊了吧。

「但是，老兄，你在那兒幹什麼。你要去當敢死隊，一定是發瘋了。那些摩爾人是鷹集着。我可以從我的望遠鏡中看見他們把山都全蔽住了。」

「這有什麼要緊？一個人遲遲早早總要……」

後來你躺在一個昇牀上被運回來，流血流得快死了。我永遠也不會懂得你這種自殺行爲的
原故——雖然也許你可以算是用比一切都好的死法爲這我們在心頭感到牠的緊握在潰爛
的西班牙而犧牲的一個人物。

阿非利加的冷冰冰的有打算的眼睛……里亞諾是一個正直的青年人；別的同伴們用他們的鞭子打他們的情婦，好像她們是馬，或是 *mehalla* 的摩爾人似的，他卻並不像他們那樣，阿非利加可能並不愛他，但是她也並沒有恨他的理由。

阿非利加的眼睛悵望着加比利族的來福鎗和山間的無花果樹的影子——像我們可以在德屯的任何市場中和街坊中看到的眼睛一樣的眼睛，雖然那麼冷淡，那麼仇視，我們還是願意帶去永遠地寶藏起來的；因為牠們指示我們世上總有一些使上帝的工作不完美的不可補救的東西在着。

在倍尼·伊德爾繼續地血戰着。德屯的各醫院都塞滿了傷兵了。每天晚上，人們在山麓的街路上看見有死人擡出去埋。我還得說，那膽大的加比利人竟企圖來攻德屯；於是在城中土人區中便加緊了戒備，祇怕那裏鬧出亂子來。

有一天晚上我在阿爾漢勃拉咖啡店中碰到了里亞諾。他對我說他已被調到一個縱隊中去，那縱隊在第二天要開拔出去補充那從倍尼·合桑市鎮調遣來的軍隊。我們互相擁抱着。這種擁

抱是戰爭中所特有的，就像是一個預期的永訣。

「你帶了你的酒去，是嗎？」

「帶了不少。我在這裏住厭了。」

「那麼阿非利加呢？」

「哦，這可憐蟲……我想我還是留一些錢給她等我回來好。」

第二天，那可怕的消息傳到了我們的營裏。一個少尉在自己的屋子裏被殺死了。那就是里亞諾。阿非利加用了那一把他在唐希爾買得的銀柄的短刀刺了他的心。然後，穿着土人的服裝，她逃得無影無踪了。或許當四個軍佐捐着棺材經過的時候，她的冷冰冰的眼睛是在一個格子窗後面望着。

寒夜

阿爾代留思

午夜和霜。天是一塊塗了綠釉的木雕。月亮是一個臭蟲，呈着牠所吸的天使們的血的顏色。牠發狂地想躲到木頭裏去，可是綠釉的天卻不讓牠躲進去，於是牠敗退了。霜。

在那在這個時候呈着乾燥了的臟腑的顏色的微紅的山上，葡萄的枝條都均齊一致地聳立着，好像是一些穿着灰色衣裳的凍僵了的哨兵。

那遮住了這些山頂以及牠的種着葡萄的山坡的，開着花的杏樹叢，都是半透明的，祇染着幾大塊看去像是打散的蛋白似的白色的月光。

一切東西都沈睡着——就連空氣也沈睡着了。夜是透明，光耀，爽朗而寧靜的。

『這該死的夜！』梅爾卻從他的茅舍門邊望着天說。

『結冰了嗎，梅爾卻？』屋子裏面一個婦人的聲音說。

「冰結得很厚了，波羅尼。」

「我們的運氣多麼壞，梅爾卻！」那婦人嘆息着說。

「一點風絲兒也沒有。」

「去看看雞槽吧！」

梅爾卻走到院子裏去。

「水已結冰結得很厚了！」

「一個杏子也不會賸了。」

「牠們在天亮的時候全要被凍壞了。」

梅爾卻回到茅舍中去，隨手把門帶上了。他點旺了一枝蠟燭，他的妻子蹲踞在地上。那間房子被一點微弱的光暗沈沈的照耀着。顯出了磚牆上的潮濕的痕跡。梅爾卻在爐子上丟了一根枯乾的刺梨木，把蠟燭湊過去。牠不斷地冒着煙。接着起了幾個小火燄，後來牠終於燒旺了。

那婦人咳嗽着。在她懷抱中的孩子咳嗽着。那大兒子咳嗽着。那男子咳嗽着。

「你弄了那麼許多煙！我們都要被煙窒住了！」

「波羅尼，我真想把那邊的杏樹也拿來這樣燻一燻呢！」

「這真叫我心痛，梅爾卻。多麼不幸啊！」

她隔着那開着的門在隔壁房裏這樣說。

「這樣一下霜，今年我們的運氣又壞了！什麼時候纔會完結啊？」

「或許上面的杏子還不會凍死。」

「那麼下面的那些怎樣呢？兩年之前，在山頂上的都凍壞了，在山谷中的卻沒有凍壞。你還記

得嗎？波羅尼，對霜是無話可講的。去年呢？你記得去年天冷得多麼厲害嗎？你是怎樣也說不出來的。

去年有許多地方也凍得够糟呢。」

「臨海的那些是永遠不會凍的。可不是嗎，梅爾卻？」

「除非冷得了不得纔會凍！可是東風一起，牠們便都從樹上吹下來了。」

「杏樹能够安全的唯一的地方是倉裏。」

「杏樹是很值錢的，可是牠們卻是像海一樣地不可靠。牠們會在噴一個紙煙的時間使你破產。這簡直就像賭錢一樣，波羅尼。」

「我們祇要能够到克拉雷拉區去租一點兒地就好了！」

「哦，你做夢嗎，波羅尼？我們的份兒是受窮。買用水權和付地租這兩件事，把我們所得到的一切全拿去了。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工作，而且如果你付一年……」

「倒帳是不能還的，梅爾卻！」

他吸着他的煙斗，用他的鞋尖兒踢着刺梨木。蠟燭的火焰閃搖着。從火爐旁閉着的門外面，傳進了一片豬叫聲和一隻咀嚼着芻秣的牲口的鬧聲。

他們都不說話。那婦人在隔壁房間裏繼續咳嗽着，而她懷裏的孩子也和她一起咳嗽。梅爾卻從壁爐架上拿起了一本小冊子。他用拳頭敲着書頁。他把牠顛倒拿着。他皺着他的眉毛，閃着他的眼睛，努力想辨出那些他所不能懂的記號來。

那婦人在脫衣服。

「你還不上床嗎，梅爾卻？」

「我睡不着。」

「我也這樣。我也不想睡。」

「你想杏子會凍壞嗎？你的感覺怎樣？我們就什麼事都不順手。」

「要遭到的事情是總要遭到的。」

他們又沈默了，梅爾卻繼續瞎摸着他的那本小冊子，把牠東翻西轉着。

「你在那兒幹什麼，梅爾卻？」幾分鐘之後波羅尼問。

「沒有什麼。今天早上在克拉雷拉的市集中，有一個人走到我面前來說：「你要解放你自己嗎？」」

「這話怎麼說，梅爾卻？」

「我怎樣會曉得？我沒有說什麼話，於是他便給了我一本書。他說，「拿去讀讀，照上面所說的去，讀過了轉送給別人，那時你便會獨立成人了。」我把牠塞在袋子裏，現在我在這裏看牠。這一

定是一本藥書。那人一定是騙子一類的人。」

「你不識字看牠做什麼？」

「就是拿來也是傻事！」

他把那本小冊子丟在火裏。又沈寂了。接着他聽見她在床上轉動着，搔着她的頭皮。梅爾卻繼續抽着煙，皺着眉呆望着火。

「梅爾卻！」

「什麼事？」

「把你的頭伸到門外去瞧瞧，看有沒有風。或許多點兒風是好現象。霜是常常在沈靜中越結越牢的，可不是嗎，梅爾卻？」

「是的，除非刮起北風來，那就不同了！」

「你爲什麼不到外面去瞧瞧呢？」

梅爾卻站了起來，開了門，走到院子裏去。

「一絲兒風也沒有，波羅尼！」

他回了進來，關上了門。

「天很冷嗎？」

「冷得够把牲口變成冰塊！樹都凍殭了，——一片葉子也不動。牠們殭直得像我們在隊長眼前排隊的兵一樣。」

「多麼不幸，梅爾卻！」

「別忙吧，着實會叫你傷心呢！讓他凍吧！讓霜把杏樹連根都凍壞吧！讓他來一陣把牠們一掃而光的霜吧！一陣真正的霜——一陣會從現在起一直落到世界末日的霜，一陣會把牠們連根鏟盡又把我們斷送了的霜！」

「你知道我在這裏想什麼，梅爾卻？」那婦人打斷了那男子的暴怒問着。
「什麼？」

「我想祇要我們身體康健……我們可以靠託上帝，一切別的事都會很順手。」

梅爾卻並不回答，又裝滿了他的煙斗。幾分鐘之後，他問：「孩子們都已睡着了嗎？」

「勃拉思已睡着了，加亦達諾也很靜。他在他的床上一動也不動。」

「我不喜歡這孩子的睡相——你喜歡嗎，波羅尼？」

「我也不喜歡。這使我想像到有什麼人會來在他醒以前把他的生命偷了去。」

「是的，我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過。」

當她咳嗽着又在床上輾轉着的時候，他悄悄地剝着他手上的胼胝。

「梅爾卻！」

「什麼，老婆？」

「聽我說。」

「什麼？」

「你欠尼高拉思爺多少錢？」

「四十塊錢。」

「聽我說，梅爾卻！」

「我聽着。」

「四十加十二是多少？」

「五十二。」

「再加二呢？」

「五十四。」

「如果你再加六呢？」

「六十。」

「六……你說多少，梅爾卻？」

「六十，老婆。」

「六十塊錢是幾張像他們付你母豬的錢時的那種鈔票？」

「有那麼樣的三張鈔票。」

「我們欠別人的就是那麼樣的三張鈔票。」

「你怎樣算出來的？」

「你自己算吧。」

梅爾卻在腦子裏計算着。

「是的，六十塊錢，尼高拉思爺給我們播種的那三畝地還不算在內。」

「那三畝地他要你給他什麼？」

「每畝地五斗穀光景。」

「可是這是要在打穀的時候交付的，是嗎？」

「波羅尼，你問着這種話簡直好像是一個陌生人！」

「可是難道不是這樣嗎——在打穀的時候交付？」

「在打穀的時候——如果穀並不像杏子那麼樣。」

「那麼結果就是這樣，梅爾卻。」

「怎麼樣，老婆？」

「這四十塊錢和我們所欠他的三張票子——我們可不是除了杏子以外沒有東西可以償付他了嗎？」

「我看來杏子是一個也不會有。」

「如果這樣便怎麼辦呢，梅爾卻？」

「那時我便祇得給他做牛做馬去償還了。」

「梅爾卻，我看上去事情不妙。」

「那麼你在你眼睛上打一拳吧，那時你看起來就會妙了！」

「你應該要求他等到收成的時候。」

「是的，尼高拉思真是那麼的一個大好人！」

「我願意他能够得到他所應得的！我們決不能替他白做工償還他啊。我們和孩子們吃什麼呢？」

「吃糞，像尼高拉思爺對那些向他要求什麼東西的人所說的似的。」

「好吧，這次可要叫他等着了，因為你的工作做是我們的麵包。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們餓死哪！」

「你不願意讓他們餓死，我也不願意他們餓死；可是他卻願意，他甚至不把這當作一回事。」

「一天的工也不要替他做！」

「他會叫我替他做工。替他做工！他寧願這麼辦而不願什麼別的。」

「這人比加因都惡！」

「可是他有錢。」

「這對於他有很多好處！」

「他主有了整個鄉下的一半。」

「他自己也應該做做苦工！」

「他還是照老法子辦。」

「這人是一個魔鬼……加亦達諾，孩子，你怎樣了？」當那孩子哭出聲來的時候，波羅尼突然驚住了。

「他怎樣了？他真是一個哭貓！」

「你自己是哭貓？這可憐的寶貝病了。」

加亦達諾繼續在他的床上啼泣着，那是一種低弱的，哀痛的啼泣。

「到我的床裏來，孩子。」

他繼續哭着，一動也不動。

「什麼事啊？到媽媽這兒來吧！」

「去看看這孩子吧。每夜這個時候，他總是這樣地哭起來。」

「他一定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梅爾卻。」

那孩子呻吟着。斜欹的木牀軋響着。赤着的腳在地上敲着。那婦人咳嗽着。那男子詛咒着。

「噲，孩子，起來。」波羅尼說。那孩子身上似乎有一個重量壓上去漸漸地壓倒他似的，而他的

哭聲，也好像是他的身體被壓榨時所發的聲音。

波羅尼抱着勃拉思帶着加亦達諾在門口顯身出來了。那個裹在一塊小綿羊皮裏的嬰孩，是靜臥在他的媽媽的懷裏，他的嘴唇在找着她的乳頭。波羅尼推着加亦達諾向梅爾卻走過去。當她把他們帶出臥房來的時候，他儘向後退。

加亦達諾……一個巨大的骨頭發青色的頭顱，頭顱上包着一層塗蠟一般的薄皮，凸出了兩個額骨。加亦達諾用他的胳膊悶住了他的頭，用他的穿着稻草色的法蘭絨褲的瘦腿，茫然向前蹣跚地走着。他的嗚咽有一種淒切的聲音。

當波羅尼走到了梅爾卻身旁的時候，她便放開了她的手。那孩子急忙跑到一隻角隅上去躲着，背向着他的父母。他的啼哭是永遠沒有休止的。

「波羅尼，他的舉動真奇怪。」

「他一定做了一個惡夢。寶寶，走過來讓我來替你擦乾淨臉吧！」

「隨他去吧！如果你惹了他，他便更鬧不清了。他一會兒就會不哭了。」

「你抱一抱他好嗎？你要吃一點東西喝一點水。」波羅尼把勃拉思向梅爾卻遞過去。
「等我把煙點着了。」

當梅爾卻在點他的煙斗的時候，波羅尼抱着那嬰孩等待着。他穿着一件紅色法蘭絨的裙子和一身骯髒的長衣。她的頭髮是番紅花色的，她的臉上滿是雀斑。她是一個矮小的婦人，但卻那麼地胖，使人起了一種脫落的假髮的印象。那緊貼着她的坦露着的乳頭的嬰孩，像是一個她不得不用的臂膊抱住免得垂下去的一隻極大的乳房。

「抱着他。」她把勃拉思遞了過去，好像一個人是能夠像除出假牙齒一樣地擺脫了一隻乳房似的。她走到一個水壺邊去，喝了一點水。接着，她不自禁地開了門。

「你幹什麼？」

她已經在門外了。

夜仍然是像一條冰河似地爽朗，清澈。波羅尼的眼睛掠過了天而凝住在月亮上。一種不可捉

摸的夜籟聲把她的月光又吸引到地上去。到處都是山丘。她的屋子也是築在一個山坡上的。她從她屋子的門口望着遠景——這包在長天的綠色的圍垣中的杏花而呈着白色的遠景。她從這一座山望到那一座山。她想繼續地看着看着，一直到看出那寒冷所從來的那一個地點；可是天涯的綠色的圍垣，卻把她包圍了進去。山，山。她的眼睛重又在那遠景上徘徊着。

這鄉婦感到了一種憎恨——一種因歲月悠久而蒼老了的憎恨；一種比那些山都老舊的憎恨；一種從那還沒有什麼山的時候的平原上來的憎恨；因為山就是人類的憎恨從地上昇起來的怨氣。

她用她的赤露的腳頓着地，歎着氣。

『拉代阿尼略的杏樹是不會凍壞的。即使凍壞，也不至於全沒有收成。那片地是那麼地大，而杏樹又那麼多。即使那邊也一個杏子也不賸，這在那些地主們有什麼關係呢？那麼好的一個農場——麥子，畜產，葡萄酒，橄欖，蘆葦草，什麼都有！他們什麼都不缺，什麼都不缺！即使祇收一次租，也够他們過得舒舒服服了。』

嫉妬使她去作着比較。山，山！她凝望着一叢開着花的杏樹；那叢杏樹使那像一個人似地身上蓋着白布而躺着的又長又低的山，變成了白色。

「我的杏樹啊，這凍殭你們的寒冷真該死！」當她的眼睛像兩片素響花瓣落在一個身體上似地落到山上去的時候，她這樣說。

這樣說着，她離開了像關在牲口欄裏的牲口一樣地包在長天的綠色的圍垣中的，那些白體的羣山的遠景。

「你嘴裏的話也會凍住了，梅爾卻！」她回進茅屋的時候說。「什麼，加亦達諾還在那裏嗎？不
要哭了！」

「隨他去吧，哭到後來自然會不哭了。」

「你有心嗎，梅爾卻，你有心嗎？到媽媽這兒來，寶寶！」

「嘿，勃拉思比你還乖！」梅爾卻說。

「他不乖，」加亦達諾一邊嗚咽一邊說。

「孩子，如果你不哭，我便給你點麵包吃。」

「我要一點！」他向火爐那邊作了一個手勢說。

「可是這完全被灰弄髒了。」

「媽媽，如果你給我一點兒，我就不哭了。」

他向父母轉望着，他的病弱的整個身體都因他的猛烈的嗚咽而震動着。

「你不能吃灰啊。這會叫你把肚子裏的東西全吐出來！」

「我要，媽媽，我要！」

「哦，給他吧！」梅爾卻喊着。「我不相信灰會吃壞他的肚子。」

「呃，燒焦的木頭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

「他們還在有些藥裏用牠呢。」

「現在不要再哭了，坐在這張椅子上吧。」

「媽媽要給我一點兒嗎？」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那邊的灰都吃下去；可是閉你的嘴吧！」加亦達諾坐了下來，貪饞地望着灰。波羅尼從壁爐架上取下了一瓶油和一張包過青魚的廢紙。她把灰灑在那張廢紙上面，用油拌着。

「拿去吧，我不知道你怎樣會喜歡吃牠。好像這簡直就是砂糖似的……」加亦達諾像一個用一塊餅乾滲到朱古律茶裏去的人似地，用他的指頭蘸着油灰，送到嘴邊很有滋味地吮着。當他吃完了的時候，他貪饞地舐着那張紙。

「我還要一點！」加亦達諾把那張紙遞給他的母親，機械地說。她還沒有拿那張紙之前，他已讓牠落在地上了。他雖然眼睛大開着，可是卻似乎已經睡熟了。

「他怎樣了？」梅爾卻喊着。

「孩子，孩子！你可不是還要一點兒嗎？」波羅尼搖着他的胳膊問他。那孩子一點表示也沒有。他的身體漸漸地冷下去，他的臉兒有一種屍體的難以言傳的表情。他無知覺地坐在那裏，好像他受了一個打擊似的。他一動也不動，而他的身體又像死人一樣的殭硬。他的眼睛是大張着——張

得很大很大。

「這麼樣的一夜啊，波羅尼！」梅爾卻驚跳起來喊着。

「別着急，梅爾卻！加亦達諾是不會出什麼事的。」

「你難道是上帝麼？」

「我不是上帝，但是我對你說，這種孩子的癩厥是一會兒就會好了的。」

「假使加亦達諾……」他搔着他的頭說。

「安靜點吧，梅爾卻！不要說這種話！」

「難道我連保留我的兒子的運氣都沒有嗎？你瞧他，波羅尼！他不說話……他比水還冷。」他

神經質地踢着火爐說。

波羅尼抓住了加亦達諾，摸着他的筋肉。她吻着他的額角，撫着他的頭髮。梅爾卻抱在懷裏的

勃拉思這時哭起來了。

「把他抱到床上去，梅爾卻！」

「如果你不抱住他，他會哭個不停。」

「他會哭倦了的。」

「現在怎樣了？」當梅爾卻把勃拉思抱到臥房裏去回來的時候，帶着一種無可如何的焦慮問。

「不要着急。這孩子復元過來了。他似乎已經稍稍暖了一點兒了。」

梅爾卻把他的又大又粗的手放在他兒子的頰上。他是一個身子很長，骨格粗大，三十歲的拙魯的男子。他的頭髮低低地一直掛到他的笨拙的眼睛的密密的眉毛上。他的容貌是蒼白色，他的永遠也不刮的鬚鬚，把他的臉兒遮住了一半。他有着百里香，蘆葦草，煙草和大蒜的氣味。

懷疑着自己的手的感覺，他彎身下去把他的前額貼着他的兒子的頰兒。

「他還是像剛纔一樣地冷，」他說。

「去把醋和那隻角隅上的草鞋拿來。」

梅爾卻從壁爐架上取下了醋瓶，又從角隅上拾起了一隻破草鞋；可是正當他要把牠們遞給

他的妻子的時候，他突然臉上顯出一種乖戾的表情，手裏拿着醋瓶和草鞋沈思地站住了。

「把醋倒一點在草鞋上，拿到他的鼻子邊來！」

梅爾卻不聽她的話。他乖戾而寂定地呆站在那裏。突然，他跨着沈重的大步子向一張桌子走過去。他把醋瓶和草鞋放在桌子上。接着他走到波蘿尼身邊，用一種低沈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咬得很準地對她說：

「我向你發誓，波蘿尼——你瞧！」（他用他的手指劃着十字又吻了吻他的手指）——「如果這孩子不活過來，那麼我就要拿起我的摺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凡是我在路上碰到的人的喉嚨全割斷——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要把血喝一個飽！我要在刀鋒沒有鈍的時候使勁地亂砍！我生來是一個苦命。我像牛馬一樣地做工。我做得筋疲力盡。打魚也好，偷稅也好，種樹也好，我們在什麼方面都沒有運氣，波蘿尼！」他的聲音漸漸地變成了一種狂呼了。「什麼方面都沒有運氣，波蘿尼——一點什麼也得不到！」

「像我們這樣的窮人是永遠也不會有運氣的，梅爾卻。」

「滾他窮困的蛋吧！我們的這種遭遇比窮還糟。可是我不讓他們弄死我的孩子們，我的加亦達諾……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加亦達諾不活過來，我要去把上帝之子都殺死！」

「他生着病，我們一定要醫好他；可是他會醒過來的。」

「你知道什麼？你難道想來欺騙我嗎？你難道想來欺騙我嗎？對我說吧！」他的手緊扼着她的項頸。

「你扼死我了，梅爾卻！」

「是的，我要扼死你，」他毫不放鬆手地威嚇着她。「如果孩子不活過來，我要把你也弄死。把勃拉思也弄死把……」

波羅尼哭起來了。梅爾卻把他的手放開了，搔着頭，沈思地坐了下來，臉色蒼白而乖戾。

「梅爾卻，」波羅尼說：「這孩子發生這種同樣的情形是從昨天起的。五六天之前這種情形也發生過。他生着病，但是他會好的。」

「你對我說謊！你以前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因為我怕你發脾氣。你看看你自己剛纔的行爲吧。在孩子生病的時候，你總歸罪於我。」

「那麼我歸罪於誰呢？我知道這是誰的錯處嗎？可是他是否曾經有過這種情形，而後來又好

了？」

「當然嘍，梅爾卻！你瞧他立刻就會好了。」

「自從去年他在山澗中受了驚之後，這孩子曾生過病。」

「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他就軟弱了。」

他們兩人互相瞪着眼睛呆望着。他們急促地呼吸着。他們的胸膛像風中吹動着的遮蓬一樣地起伏着。他們一回想起從前的事就臉色蒼白了。

「波羅尼！梅爾卻突然叫喚起來。

「什麼？」

「從……那個時候起……」梅爾卻撫着頭額說。

「從那個時候起，從那個不幸落到你身上來的那時候起，梅爾卻，這屋子裏便沒有好日子過

了。」

他把他的目光離開了他妻子的眼睛，又凝望着火爐。

「這倒是真的，」他喃喃地說。「我做事從來沒有順手過。我栽培的樹枯了。我如果去運私貨，巡丁來查了。魚好像見了我就逃，牠們不肯近我的網。我真是十足的倒楣！你還希望什麼呢，波羅尼？我做了壞事不是沒有報應的！」

她舉起一個指頭來放到嘴唇邊，作爲叫他緘默的表示，接着垂倒了眼睛，叫他看加亦達諾。那孩子正在前前後後地望着他的父親母親。那婦人微笑着，那男孩安然地歎着氣。加亦達諾發出了一片怪笑聲，試想站起來。他的母親幫着他使他安安逸逸地坐在他的椅子上。

「你在笑什麼，孩子？」梅爾卻問他。

「他笑什麼嗎？呢，因爲他覺得好一點，爲了高興而笑吧。可不是嗎，孩子？」

「可是我並沒有覺得不舒服。」

「那麼你剛纔怎樣了呢？」

「我沒有怎樣，媽媽。」

「那麼你裝死了，你這無賴！」梅爾卻拉着他的巨大的耳朵開玩笑似地問。加亦達諾微笑了
一微笑。

「聽着，加亦達諾；你可以對我說實話嗎？當你像前幾次一樣地這樣失去知覺的時候，你怎樣了？」

「沒有什麼，媽媽。我不過到那邊去。」

「那裏？」

「那邊，」於是他又哭起來了。

「你哭什麼？」

「讓他哭吧，波羅尼！儘哭着吧，孩子！我喜歡聽見你哭。儘哭着吧；因為你會哭的時候，你是不會死的。我寧可讓他哭，而不願意看他剛纔的那種樣子。」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梅爾卻，一定是這麼一回事，他受了什麼蠱惑了。」

「把他帶到什麼能解除蠱惑的人那兒去吧。」

「我昨天正要把他帶到安里葛妲太太的手下人胡思都那兒去，可是我沒有功夫。明天我非帶他到那兒去不可。」

「我希望他能像那一天治驢子一樣成功地把這孩子治好……他治大家都詫異得目定口呆，波羅尼！我並不是在說一件我耳朵聽來的事，我在說一件我親眼看見的事。有些事情使一個人弄得莫名其妙，這便是這種事情之一！」

「這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神明的人，梅爾卻。在古時候，可不是也有像他那樣的能使跛子走路，瞎子張眼，岩石裏流出水來的人嗎？」

「明天帶他去吧。不要怠慢。可是，波羅尼，聽我說——關於……那件事，一句也不要提起。當然，你對他說這孩子受過驚；但不要說起那件事……一點口風也不要漏。這是不能對別人說的。」

「好像我會把那件事對他說出來似的，梅爾卻！你發瘋了！」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你可要我背你嗎？」那父親高興地問。加亦達諾進住了一個嗚咽，呆望着他的母親。「你可要我背你嗎？」

加亦達諾沈思地坐了一會兒，接着，他的臉兒改變成無賴的神氣，說道：「好，不錯，背我！」梅爾卻從釘在牆上的一個釘子上除下了一串鈴，套在自己的項頸上。他因為他的兒子活了過來而非常快活。他學着馬嘶聲。他的滑稽的樣子使加亦達諾笑了起來。

「把他放在我的背上，波羅尼。」她把那孩子的手環抱着她的丈夫的項頸。他的父親抓住了他的手，跳了一跳。當他像一個傀儡似地跳着的時候，那孩子格格地笑着。

「當心別讓他跌下來，梅爾卻！」

「他不會讓我跌下去的。向前跑吧，爸爸；再跳！」梅爾卻繞着房間奔躍着。

「把我背到外面院子裏去！」

「孩子，天很冷啊。」

色。

「我不會冷的，媽媽。如果他不帶我出去，我便要哭，便要像剛纔那樣了。」

「波羅尼，披一塊毛毯在他身上，我們要出去看看山。你不歡喜這樣嗎，加亦達諾？」

「可是騾子是不會說話的，爸爸，」加亦達諾笑着說。

波羅尼把毛毯披在他身上，開了門。一杓杓的灰水似乎已經倒在天涯上了，化淡了天上的綠

「天亮起來了，」波羅尼說。

梅爾卻奔跳了出去，在母雞的飲水槽邊站住了。加亦達諾望着夜間在水槽裏凝結成的那一圈泥污的冰。

「媽媽，給我一片冰！」

「孩子，這會把你的肚腸凍壞了！」

「我要，媽媽，我要！」他嚷着，搖擺着他的包着一層薄皮的，骨頭發青色的頭顱。

「哦，給他一片冰吧！」梅爾卻喊着。

波羅尼敲碎了一塊冰，把牠拿給了加亦達諾。梅爾卻裝着馬嘶，開始繞着院子跑，一邊搖着那掛在他頸上的鈴子。他又得到了他的兒子，心中非常快樂，因為不久以前，在他的瘋狂的熱情中他竟以爲他的兒子已經死了。加亦達諾吐出了那塊冰，好像一片碎玻璃刺了他的舌頭似的。

「天多麼冷，梅爾卻！杏子會不會都已凍壞了？」

加亦達諾的父親一邊跑一邊踢起了他的腳跟。

「該死的杏子！」他喊着。

作者生卒年表

加巴立羅 (Fernan Caballero) 生於一七九六年，卒於一八七七年。

阿拉爾公 (Pedro Antonio de Alarcon) 生於一八三三年，卒於一八九一年。

倍克爾 (Gustavo Adolfo Becquer) 生於一八三六年，卒於一八七〇年。

阿拉思 (Leopoldo Alas) 生於一八五二年，卒於一九〇一年。

烏納木諾 (Miguel de Unamuno) 生於一八六四年。

達里歐 (Ruben Darío) 生於一八六七年，卒於一九一六年。

伊巴涅思 (Vicente Blasco Ibañez) 生於一八六九年，卒於一九二八年。

阿左林 (Azorin) 生於一八七四年。

米羅 (Gabriel Miró) 生於一八七九年，卒於一九三〇年。

阿耶拉 (Ramon Perez de Ayala) 生於一八八〇年。

費爾囊代思 (José Diaz Fernández) 生於一八九九年。

阿爾代留思 (Joaquin Arderius) 生於一八九〇年。